

國立台東大學華語文學系
台灣語文教師碩士班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張學謙 先生

原住民的台語經驗

——以台東地區的四大族群為例

研究生：王昱祺 撰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八月



國立台東大學華語文學系
台灣語文教師碩士班碩士論文

原住民的台語經驗
——以台東地區的四大族群為例

研究生：王昱祺 撰

指導教授：張學謙 先生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八月



國立台東大學
學位論文考試委員審定書

系所別：華語文學系台灣語文教師碩士班

本班 王昱祺 君

所提之論文 原住民的台語經驗—以台東地區四大族群為例

業經本委員會通過合於 ☒ 碩士學位論文 條件
☐ 博士學位論文

論文學位考試委員會：

楊允言

(學位考試委員會主席)

李香兒

張學謙

(指導教授)

論文學位考試日期：2008年8月25日

國立台東大學

附註：1. 一式二份經學位考試委員會簽後，送交系所辦公室及註冊組或進修部存查。

2. 本表為日夜學制通用，請依個人學制分送教務處或進修部辦理。



博碩士論文授權書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論文為本人在 國立臺東大學 華語文學 系(所)

語言 組 97 學年度 暑 期取得 碩 士學位之論文。

論文名稱：原住民的台語經驗—以台東地區的四大族群為例

本人具有著作財產權之論文全文資料，授權予下列單位：

同意	不同意	單 位
☒	☐	國家圖書館
☒	☐	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
☒	☐	與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簽訂合作協議之資料庫業者

得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微縮、光碟或其他各種數位化方式重製後散布發行或上載網站，藉由網路傳輸，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

☒同意 ☐不同意 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基於學術傳播之目的，在上述範圍內得再授權第三人進行資料重製。

本論文為本人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專利(未申請者本條款請不予理會)的附件之一，申請文號為：_____，請將全文資料延後半年再公開。

公開時程

立即公開	一年後公開	二年後公開	三年後公開
	☒		

上述授權內容均無須訂立讓與及授權契約書。依本授權之發行權為非專屬性發行權利。依本授權所為之收錄、重製、發行及學術研發利用均為無償。上述同意與不同意之欄位若未勾選，本人同意視同授權。

指導教授姓名：張學謙 (親筆簽名)

研究生簽名：王昱祺 (親筆正楷)

學 號：Q03895007 (務必填寫)

日 期：中華民國 97 年 8 月 25 日

1.本授權書(得自 <http://www.lib.nttu.edu.tw/theses/> 下載)請以黑筆撰寫並影印裝訂於書名頁之次頁。

2.依據 91 學年度第一學期一次教務會議決議:研究生畢業論文「至少需授權學校圖書館數位化，並至遲於三年後上載網路供各界使用及校內瀏覽。」

授權書版本:2008/05/29



謝 誌

三載夏蟬鳴鳴，伴我度過在台東大學三個暑期緊湊的修業課程。謝謝我的指導教授華語文學系張學謙老師，儘管我的論文再怎樣雜亂無緒，您仍是不時給予建議與鼓勵，您的嚴格要求是促使我前進的動力。還有三年暑假不辭辛勞從花蓮大漢技術學院前來授課的楊允言老師，您對於論文格式的詳細解說，並且給予我的關注與建議，多次讓谷底的我可以重拾信心；於研三擔任導師的華語文學系許秀霞主任，您在行政資源上的充份協助，使我在最後一年有充裕的時間及空間可以全力衝刺。感謝台東大學的諸位師長。

我最親愛的先生文頂，辛苦你了！在我需要後盾時你總是為我加油打氣，家事、孩子一手包，還有爸爸，三個暑期來幾乎沒有休息的為我照顧品熏、芸汝，使我即使熬夜也沒有後顧之憂。我親愛的兩個寶貝，在媽媽為論文發愁時，你們的笑靨是我最有力的強心劑。

台文所的各位同學，感謝大家三年來的彼此勉勵。阿水伯的釋迦、後山傳奇的美食、初鹿牧場的遊憩、以及鐵馬驛站的夕陽美景，因為有各位，這三年的暑假才沒有虛度。我們來自台灣的四面八方，未來也要將同窗情誼傳續下去。還要感謝區域所畢業的學良學長，兒文所的逸婷，以及國教所的玲玲，感謝你們在論文初稿完成後為我校稿、潤飾。諸位師長好友之啟發與鼓勵，使我的論文能順利完成，溫暖之情，難以言喻，謹以此文誌之，並獻上無限的祝福。

昱祺寫於東大 2008.08



原住民的台語經驗

--以台東地區的四大族群為例

作者：王昱祺

國立台東大學台灣語文教師碩士班

摘要

本研究透過質性研究的半結構性訪談及文件分析，探討原住民的台語經驗，包括原住民台語使用的狀況、台語學習的過程和策略以及對台語的態度和意識形態、面對母語與台語接觸時所產生的衝突、改變及適應的歷程。除了呈現原住民的台語經驗之外，並分析影響原住民台語學習和使用的相關社會、文化因素。希望提供台語學習時可能遭遇之語言歧視與偏見、語言認同與社會距離等經驗給可能接觸台語的原住民，減少學習時的摸索與嘗試，期盼拓展社會大眾對於原住民第二語言能力新的認識。本研究的研究結果如下：

- 一、台語的選用多出自於因應工具性動機之需求。學習台語的動機多數為適應主流社會、融入漢人的生活圈，更容易取得對方的認同。尤其是在都市工作的原住民因和閩南人接觸機會較頻繁，較不排斥以「台語」做為共通的語言。受訪者若有正面且實質的回饋經驗能其增強台語的學習動機，也較能肯定會說台語是有助益的。
- 二、台語的環境對台語的學習及使用具有關鍵性的地位。居住地若鄰近閩南族群，受到語言環境的浸潤較持久，使用台語的動機則較為主動。台語的選用可能受父母省籍、族籍的影響，基於族群自尊心，也可能對台語存有排斥的心態。
- 三、教育程度及職業類別會影響對台語的認同。教育程度較高者認為一般使用的台語不夠文雅，對於台語的接受度較低，若於勞動職場接觸到的台語多為淺白的語彙，因而認為國語有較高於台語的社會評價。
- 四、台語對於人際互動、就業謀生確有實際的益處。多數受訪者肯定台語於就業謀職的經濟效益，也有助於消除與閩南人互動可能產生的族群隔閡。

關鍵字：原住民、質性研究、台東、語言接觸



The Aboriginal People's Language Experience In Taiwanese—Based On Four Ethnic Groups Of Taitung

Ong Iok-ki

Abstract

This study, through semi-structure interviews and document analysi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discussed the aboriginal people's language experience in Taiwanese, which included the use of Taiwanese, the process and strategy of Taiwanese learning, attitude and ideology towards Taiwanese, and the impact, change, and process of adaptation as the result of clashes between Taiwanese and the mother tongue. In addition to presenting the experience in Taiwanese, this study also analyzed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factors that impacted on their Taiwanese learning and use. This study attempted to provide experiences of possible language discrimination and bias when learning Taiwanese, language identification, and social distance to the aboriginals who might be exposed to Taiwanese, so they could spend less time in trying and discovering the language, as well as to develop and expand the common masses' new understandings on second language competence of the aboriginal people. The research findings are shown as follows:

1. The reason of choosing to use Taiwanese was mostly because of the needs to satisfy instrumental motivations. Most of the motivation to learn Taiwanese was to adapt to the mainstream society, integrate into the Han Chinese's life circle, and acquire acknowledgement more easily. Especially for those who were working in the urban cities, they had higher frequency to be in contact with the Minnan people and thus, they were less likely to reject the use of "Taiwanese" as the lingua franca. If the interviewees had a positive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then their motives of learning Taiwanese were reinforced and they were more likely to acknowledge that being able to speak Taiwanese was beneficial.
2. Taiwanese-speaking environment was crucial to learning and using Taiwanese. If the place of residence of the aboriginal people was close to the Minnan group, then they had more exposure to the language environment, and hence the motivation to use Taiwanese was more initiative. The choice to use Taiwanese might be influenced by the race and origins of the parents. Moreover, the pride of race might also cause one

to repel Taiwanese.

3. The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nd types of professions affected the acknowledgement for Taiwanese. People who had higher education believed that Taiwanese used on a regular basis lacked elegance and the Taiwanese words and phrases used in the labor market were usually rather simple. Consequently, they were more reluctant to accept Taiwanese and believed that Mandarin Chinese had higher social assessment than Taiwanese.
4. Taiwanese did have practical benefits to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employment, and livelihood. Most interviewees confirmed that Taiwanese had economic benefits to employment, as well as an effect on diminishing possible estrangements between the two racial groups.

Keywords:Aboriginal People;Qualitative Research; Taitung; Language

Contact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2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2
第四節 名詞界定.....	4
第二章 文獻探討	7
第一節 台東地區現狀概述	7
一、空間分佈與人口組成	7
二、產業發展及社經特性	9
三、教育現況與族群意象	11
第二節 原住民族的社會語言狀況.....	13
一、台灣原住民族群簡介	13
二、原住民族語言現狀	16
第三節 第二語言學習理論	24
一、第二語言的習得理論	24
二、成人學習第二語言的特點.....	25
三、原住民的雙語現象	26
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歷程.....	29
第一節 質性研究的理論	29
一、質性研究的意義及特點	29
二、採用質性研究的時機	29
三、質性研究的進行方式	30
第二節 研究設計的流程	31
一、確定研究流程及時序	31
二、尋找受訪者	32
三、資料蒐集	34

四、進行訪談	35
五、研究日誌記錄.....	35
第三節 資料編碼與分析整理	35
一、受訪者的台語使用狀況和台語程度分析	35
二、資料編碼與歸類與檢定.....	36
第四章 受訪者的語言自傳	37
第一節 阿美族人的故事	37
一、佩君的故事.....	37
二、阿志的故事.....	39
三、光明的故事.....	40
四、德南的故事.....	41
五、阿英的故事.....	43
第二節 排灣族人的故事	45
一、阿旺的故事.....	45
二、紹文的故事.....	46
三、彩鳳的故事.....	48
第三節 卑南族人的故事	50
一、建忠的故事.....	50
二、呈雄的故事.....	51
三、寶哥的故事.....	52
四、蘭姐的故事.....	55
五、正叔的故事.....	56
六、忠叔的故事.....	58
七、小燕的故事.....	60
第四節 布農族人的故事	63
一、志宏的故事.....	63
二、克強的故事.....	64
三、秀秀的故事.....	66

第五章 結果分析與討論.....	69
第一節 原住民使用台語的範疇分析.....	69
一、使用台語的場所.....	69
二、使用台語的對象.....	72
三、使用台語的經驗.....	75
第二節 原住民學習台語的管道	80
一、傳播媒體	80
二、成長環境	81
三、學校同儕	83
四、工作夥伴	83
五、輔助教材	84
第三節 原住民學習台語的困難點	86
一、口音問題易成笑柄	86
二、台語的艱深成語或俗諺辭句難理解	88
三、缺少語言環境.....	89
第四節 原住民對台語認同的正面與負面印象.....	91
一、原住民對閩南人的看法.....	91
二、原住民對台語的看法	94
第五節 原住民對語言學習的未來期許	101
一、憂心台語的使用加速族語的流失.....	101
二、多學一種語言會更好	104
三、台語和族語應被公平對待.....	105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107
第一節 結論	107
一、台語的選用工具性動機多於整合性動機.....	107
二、正面且實質的回饋經驗能增強台語學習的動機	107
三、台語環境是台語學習、使用的關鍵	108
四、台語的學習受到歧視經驗及語言刻板印象的影響	108

五、教育程度及職業類別會影響對台語的認同.....	109
六、在私人領域幾乎不說台語.....	110
七、台語的使用對於人際互動、就業謀生確有實際的益處	110
第二節 研究者的建議與省思.....	111
一、建議.....	111
二、省思.....	112
參考文獻	115
一、中文部份.....	115
二、西文部份.....	121
附件一 【原住民台語經驗調查問卷】	121
附件二 【訪談同意書】	128
附件三 【原住民的台語學習經驗 訪談稿】	129

表目錄

表 1- 1 訪談人數表	3
表 2- 1 縣市別戶籍登記現住原住民人口	8
表 2- 2 台東縣原住民族人口特徵	10
表 2- 3 台東縣原住民人口與全縣教育程度比較.....	11
表 2- 4 原住民各族群使用各項語言之比例.....	12
表 2- 5 原住民十四族人口方言及地理分佈	14
表 3- 1 訪談對象基本資料	33
表 3- 2 閩南語語言能力自評表	34
表 5- 1 受訪者自評日常生活較常使用語言比例表	75
表 5- 2 族語能力自評表	86



圖目錄

圖 1- 1 台東縣原住民種族別	2
圖 2- 1 台東縣地圖	7
圖 2- 2 台東縣就業者之從業身份	9
圖 2- 3 語言接觸的可能模式	19
圖 2- 4 雙語雙言的關係	20
圖 2- 5 台灣的語言位階	20
圖 3- 1 生命史研究程序圖	32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研究者於民國 93 年由屏東縣調動至台東市近郊某國小任教，與原住民學童及家長的結緣亦在此開始。初任教一年級，許多家長會在放學時刻來到學校，對學童在校的學習情況多所關切。其中一位阿美族的 Fa-i(阿美族語：奶奶之意)，以帶有濃厚原住民口音的國語和研究者對話，因為文法及腔調讓人聽得十分吃力，使得雙方都很費力的猜測彼此所欲表達的意涵。就在兩人溝通得汗流浹背時，Fa-i 突然冒出了一句台語：「chin- hai- o」(國語：真糟糕之意) 使得研究者大吃一驚！原來這位阿美族的 Fa-i 會說台語啊！頓時，台語在我們之間建構起溝通的橋樑，也化解了彼此尷尬與僵局。

其後在幾次接送孩子的過程中與 Fa-i 聊起，才知道 Fa-i 平日除了以阿美語與族人溝通外，因年幼時曾受日本教育，具有基本的生活日語程度；同時年輕時也因在高雄縣六龜地區行走經商，基於與顧客應對的需要，對於客語、台語也能達到聽說自如的程度。後來陸續再與其他幾位原住民家長交談的經驗中，發覺許多原住民成人多具有「雙語」或「多語」的能力，這也激起了研究者想要了解成年人的第二語言學習經驗。本研究以台東地區成年原住民為研究對象，探討原住民成年人基於何種動機，以何種策略，運用哪些資源，學習及使用台語做為第二語言？分析原住民的台語經驗，包括原住民台語使用的狀況、台語學習的過程和策略以及對台語的態度和意識形態。除了呈現原住民的台語經驗之外，本研究還嘗試分析原住民台語學習和使用的相關社會、文化因素，希望從訪談中能夠分析出教育程度、居住地區、職業類別等各項變因是否影響其台語學習及使用的程度。研究所得成果，或許可做為研究者於教育現場中，對於原住民學童各科語言教學課程等提供精進策略之參考，是為本研究之動機。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研究除了描述台東縣原住民的台語經驗外，並以母語和台語作相關比較，目的在於透過質性研究分析社會情境對原住民語言選擇和語言學習可能造成的影響。希望以此經驗，增進對第二語言理論性的了解，並有助於不同族群間相互學習語言有良好的實踐。根據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者提出下列的待答問題：

- 一、原住民學習台語的動機為何？
- 二、影響原住民選用台語的社會因素有哪些？
- 三、原住民使用台語的場合及對象和目的為何？
- 四、台語能力對原住民有何重要性？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有關本研究之研究範圍與限制，以研究對象及研究方法兩部份說明如下：

一、 研究對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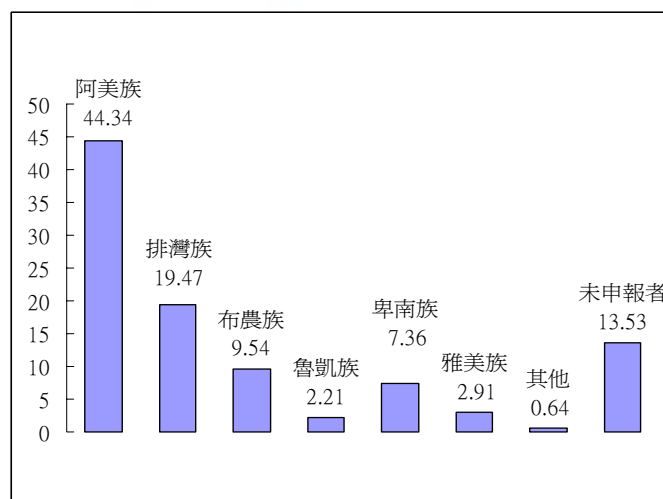


圖 1-1 台東縣原住民種族別¹

圖表製作：研究者

¹資料來源：台東縣政府網站台東縣基本概況，<http://www.taitung.gov.tw/tw/CP/1287/about.aspx> 引用日期 97 年 7 月 17 日。

本研究的受訪對象以目前居住在台東地區的原住民成人為範圍，根據圖 1-1，台東地區阿美族及排灣族人數居於其他族群之上。研究者目前居住台東縣，地利之便及方便取樣的考量下，選擇研究對象以台東地區人口總數居前四位的四大族群：阿美族、排灣族、布農族及卑南族人選為主，訪談人數及族群、男女別如下表所示共十八人。

表 1-1 訪談人數表

	阿美族	排灣族	卑南族	布農族
男	3	2	4	2
女	2	1	3	1
合計	5	3	7	3

二、研究方法及限制

本研究選擇成人而非以兒童為研究對象，是因成人語言學習的歷程較長，接觸的面向較廣，經歷也較為豐富之故，相較之下應能探討出社會環境對其語言學習的影響。至於以原住民為對象，是因原住民屬台灣人口組合中之少數，同時也是權力階層中的弱勢。採用質性的研究，以訪談的方式深入探討，分析及綜合各受訪者的經驗後，了解其學習或使用台語的過程中的主觀經驗、想法、情緒等心理現象，並總結成有意義的結果。本次受訪者有幾點特性：1.年齡層屬年輕的成年人約 30-40 歲；2.學歷均為高中(職)以上；3.目前居住地以台東市居多 4.職業類別多為軍公教，以上幾種特性可能影響他們對台語學習的態度。受訪者陳述內容可能因時空轉變、情境內容的不同而前後不一致，因此研究者需設法提高訪談內容的確證性。另外因研究者本人的漢人身份，無可避免的會加入個人意見，應力求研究分析時的客觀。因深入訪談法，無法以大量樣本進行研究，故研究的結果無法全盤類推於不同年齡、背景、經歷之原住民。

第四節 名詞界定

研究者對於本研究中的重要名詞加以闡釋，以界定該名詞在本研究中所代表之意涵：

一、原住民：

原住民(Aboriginal)係指在一特定國家或地理區域內的原住種族者，其祖先在其他不同文化種族或居統治地位的族群來到前，就已長期在該地理區域生活，迄今他(她)們仍保有自族文化型態，且決心加以維護和發揚 (李明政，1999)。臺灣原住民，在學術分類上屬於「南島民族」(Austronesian)，是指漢人移居台灣前最早抵達台灣定居的族群 (李壬癸，1997)。本研究中的「原住民」係中華民國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所承認的台灣原住民族除了沿襲自日治時期所區分的 9 族以外，尚有邵族、噶瑪蘭族，以及原來被認為是泰雅族之亞族的太魯閣族與受阿美族的支持及庇護的撒奇萊雅族。長久以來經原民會積極爭取正名，日前終於被正式納入台灣原住民第十四族的是分佈於南投、花蓮交界處，人口數有六七千人的賽德克族人²，因此台灣地區目前為官方所承認的原住民族群，總共有 14 個。

二、台語：

廣義的台語定義是指台灣各在地族群所使用的語言，如原住民語、客語、福佬語等都是台語的一種；狹義的台語定義是指台灣最多數人口所說的語言，也就是到目前為止，人口數佔 70%以上的福佬語。而福佬語尚有河洛話，鶴佬話、福佬話等多種別稱，是漢語閩語的次方言。其中，分佈在台灣台語即為閩南語的一支 (林慶勳，2001)，本文所指的台語是採狹義，故受訪者所提之「閩南語」亦指「台語」之義。

三、質性研究

研究方法一般區分為「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與「量化研究」

²根據行政院 97 年 4 月 23 日第 3089 次院會決議，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新聞稿：
http://www.apc.gov.tw/chinese/docDetail/detail_TCA.jsp?docid=PA000000001772&linkRoot=0&linkParent=0&url= 引用日期 97 年 7 月 17 日。

(Quantitative research)兩種不同的探究方式 (王文科、王智弘編譯，2000)。質性研究係指採用歸納法，而非經由統計或其他量化程序產生研究結果的方法，從詳細的資料中分析並建立相關的理論，而非就先預設的演繹或假設作測試和驗證。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台東地區現狀概述

一、空間分佈與人口組成

從台灣的空間結構分佈來看，台東地區位處台灣東部，是屬於偏遠邊緣化的地區，東部地區與西部地區之間有中央山脈橫跨阻隔，造成往來交通不便，又加上地形南北狹長，形成人口分佈零散，因而在開發上遠遠不及西部地區的發展程度。根據統計，台東縣共有十六個鄉市鎮³，總面積3,616.2526 平方公里，約占全台面積十分之一，為本島第三大縣，行政區域的規畫如圖2-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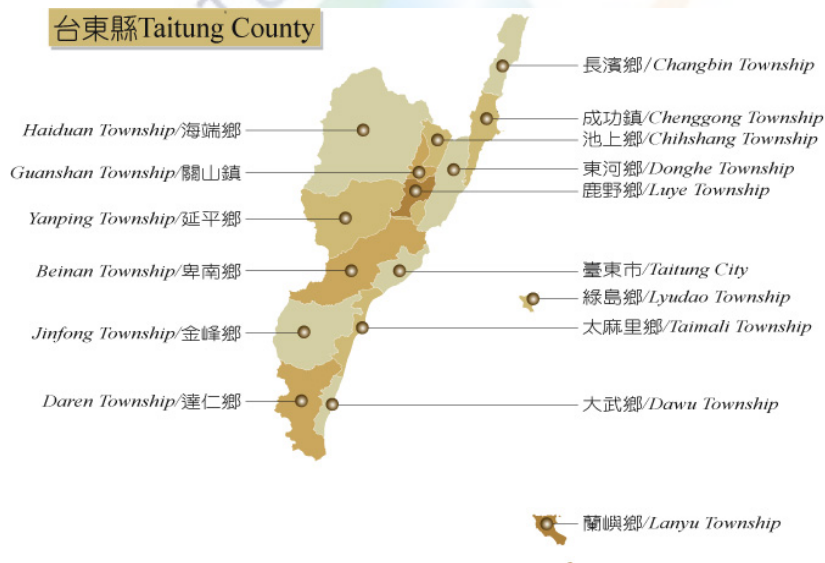


圖 2-1 台東縣地圖
資料來源：內政部地政司⁴

台東縣共有九個平地鄉鎮，面積為 1,443.8385 平方公里，占總面積 41.07%；另有五個山地鄉，面積為 2,071.4168 公里，占 58.93%，可知本縣有一半以上的

³資料來源：台東縣政統計 http://web2.taitung.gov.tw/chinese/exotic/ex_ethnos.php 引用日期 97 年 7 月 17 日。

⁴資料來源：內政部地政司：<http://www.land.moi.gov.tw/translation/> 引用日期 97 年 7 月 18 日。

土地面積是屬於山地，由於地形上多為山坡地，平地甚少，自政府遷台以來即以農牧業為主要的經濟活動。台東縣最大的人口組成是原住民族，擁有七族原住民族群，分別為布農、排灣、魯凱、阿美、卑南、達悟與噶瑪蘭等族，種族與文化歧異度相當高，為全台原住民人口數第二大縣，原住民總數約佔全縣人口三分之一強，而高比率的原住民人口，與濃厚的原住民文化也成為台東特色之一。根據統計，花東地區的原住民人口眾多，兩縣原住民總數合計約 16 萬人左右，各佔全台原住民人口總數的前兩名，如表 2-1。

表 2-1 縣市別戶籍登記現住原住民人口

區域別	原住民人口數	區域別	原住民人口數
台北縣	42962	台東縣	78999
宜蘭縣	14314	花蓮縣	89212
桃園縣	53335	澎湖縣	209
新竹縣	18133	基隆市	7990
苗栗縣	9757	新竹市	2299
台中縣	17940	台中市	6487
彰化縣	4326	嘉義市	745
南投縣	27330	台南市	1689
雲林縣	1446	台北市	12287
嘉義縣	5180	高雄市	10272
台南縣	3188	金門縣	292
高雄縣	16174	連江縣	92
屏東縣	55558		
總計			479216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九十六年第二十九週內政部統計通報 (96 年底原住民人口結構概況)			

台東縣至 94 年底原住民人口數為 79,130 人，其中尚未申報者計 10,707 人。有申報者阿美族為 35,087 人；排灣族為 15,404 人；布農族為 7,546 人；卑南族為 5,823 人；雅美族為 2,304 人；魯凱族為 1,750 人；其餘種族計 509 人。在族群結構上，除了原本定居於此的原住民外，其他居民皆為陸續移居而來的移民後代。民國 38 年底，大陸淪陷後，花、東兩縣外省籍族群的移入，更使東部人口增加，其中退除役官兵多為單身，與原住民通婚，在東部落地生根，民國 45 年政府政策性的移入大陳島義民，陸續輔導退除役官兵移住本縣從事農墾工作，此後境內有原住民族以及閩南、客家、外省籍等移民，形成族群融合的特色（台東縣政府，2001）。

二、產業發展及社經特性

近年來社會、經濟結構改變，中央建設的發展重西部輕東部，使得東部地區的人口、產業外流嚴重，地方財稅資源減少，台東市及週邊鄉鎮人口爲了尋找就業機會逐漸向其他都市遷移，台東地區也逐漸陷入邊緣化的窘境（柳正村，2005）。賴鳳美(1985)在海端鄉的研究發現：山地社會逐年呈現人口外移的現象，除了人口萎縮的危機，各項指標也顯示出山地社會的人口品質與台灣地區整體的發展存有一大段距離。在就業概況部份，由於台東地處偏遠且交通不便，因此工業化程度偏低，以小資本之加工業居多，根據台東縣政統計，至民國 95 年底，台東地區工廠約 230 家，以食品製造及金屬製品業爲主⁵，就業者身份別多爲私人雇用，如圖 2-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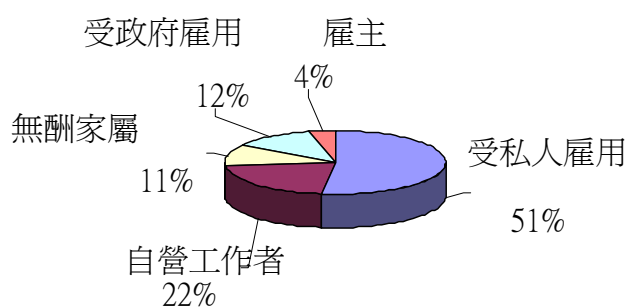


圖 2-2 台東縣就業者之從業身份

由於青壯年多向外覓職，人口外流嚴重，留在台東的依賴人口比例相對較高，可能衍生出的問題包括：家戶規模簡單化，人口成長遲緩甚至負成長、隔代或單親教養產生教育問題、女性就業者明顯增加，成爲主要家計負擔者。⁶另外根據表 2-2，民國 89 年所做戶口普查各項統計資料觀察，台東縣原住民人數隨年齡層愈大而呈減少，未滿 15 歲者計 1 萬 4,234 人，占 23.52% 最多；而 35 至 44 歲占 15.74%；直至 5 至 64 歲占 9.68%，可見台東縣原住民的人口特徵漸趨年輕化。教育程度方面，台東縣原住民十五歲以上人口在國(初)中以下程度（含國小及國(初)中、自修及不識字）者，計 3 萬 3,984 人，占 73.41%，而高中（職）占 22.68%，至於大專及以上只占 3.92%，可見台東縣原住民的教育程度偏低。按原住民十五歲以上人口工作狀況觀察，有工作者計 2 萬 9,706 人或占 64.17%；總工作人

⁵資料來源：台東縣政統計 <http://web2.taitung.gov.tw/department/> 引用日期 97 年 7 月 17 日。

⁶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89 年戶口及住宅普查報告。

口中，從事農業人口占 26.61%，其次為服務業占 25.72%，工業占 11.83%，平均每 4 位原住民就業者就有 1 位務農，可以推論台東縣原住民主要從事職業別以勞動性質居多。

表 2-2 台東縣原住民族人口特徵
民國八十九年底 單位：％

	總計		阿美族	泰雅族	排灣族	布農族	卑南族	鄒族	魯凱族	賽夏族	雅美族	其他
總計	###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按性別分												
男	###	50.94	51.45	45.18	49.32	50.08	52.36	23.33	49.34	47.83	53.93	44.54
女	###	49.06	48.55	54.82	50.68	49.92	47.64	76.67	50.66	52.17	46.07	55.46
按年齡分												
未滿 15 歲	###	23.52	22.17	19.56	24.91	27.99	23.39	23.33	23.77	21.74	26.30	17.99
15-24 歲	8215	13.57	13.43	27.82	12.84	14.64	13.48	10.00	14.03	21.74	14.03	14.13
25-34 歲	8520	14.08	13.68	20.94	13.99	16.08	14.20	20.00	15.34	17.39	12.71	14.13
35-44 歲	9528	15.74	14.54	14.60	17.93	16.18	17.54	33.33	17.48	8.70	14.92	17.13
45-54 歲	7485	12.37	12.59	8.54	12.13	11.58	12.45	-	12.85	13.04	13.06	10.49
55-64 歲	5860	9.68	11.21	4.96	8.09	6.26	9.53	10.00	9.26	8.70	5.69	10.71
65 歲以上	6688	11.05	12.40	3.58	10.11	7.28	9.41	3.33	7.26	8.70	13.28	15.42
按教育程度分(註)	###	###										
不識字	2169	4.69										
國中以下	###	68.72										
高中(職)	###	22.68										
大專及以上	1814	3.92										
按工作狀況分	###	###										
有工作	###	64.17										
農業	###	26.61										
工業	5476	11.83										
服務業	###	25.72										
無工作	###	35.83										

註：按教育程度及按工作皆系指十五歲以上人口。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89 年度戶口及住宅普查報告

三、教育現況與族群意象

根據民國八十五年間所做調查，針對台東地區原住民人口與全縣教育程度比較(表2-3)，結果顯示，原住民於國中以下學歷與全縣並無明顯差別，但在高中以上受教育人口則明顯居於弱勢。台東縣在民國七十七年大專院校數量為一，到了民國九十二年仍然只有一所台東大學，直到民國九十六年始再增加一所由台東農校升格的專科學校。台東縣明顯缺乏大專以上之大學技職院校，由於受限於可選擇的校院數偏少，為了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多數就學人口必須向外縣市遷移。近五年來，台東縣人口遷入及增加的狀況平均為負8.84%，居全台之冠，人口流失的嚴重可見一般⁷。

表 2-3 台東縣原住民人口與全縣教育程度比較

	人口 總數	不識字	自修	國小	國（初）中	高中（職）	大專 以上
台東縣	255536	5.77	1.74	38.49	22.65	25.36	6.01
台東縣原住民	77966	3.42	2.10	36.80	23.38	14.75	3.26

資料來源：台東縣統計要覽及原住民教育改革報告書，民國八十五年

近 20 年來，台灣的教育水平總體往上提升，但由台東縣與其他縣市的比較發現，直至 95 年，台東縣的人口教育水平、人口素質仍居於最弱勢。一般而言，在漢人眼中，原住民的政、經地位都明顯不及其他族群，傳統對於原住民的族群意象不外乎有：好吃懶做、不愛讀書、容易受到外界誘惑，能歌善舞、喜好飲酒等（許木柱，1991），而這也使得原住民的自我評價也偏向負面。李馥如(2007)提到長久以來漢人對原住民存有負面的刻板印象不利於多元文化社會的和諧發展，她的研究從族群關係課程的場域中來瞭解漢人對原住民族群態度的轉變。刻板印象的產生在日常生活中很難避免，所以陳麗華(1996)的研究發現受訪者對原住民持有正面的刻板印象、有原住民朋友特質者以及本身為原住民者，跟原住民的交往較頻繁，由此可知，刻板印象會影響人際互動。一個族群的式微，不外乎種族的同化或滅絕，謝世忠(1987)認為認同是同化的過程之一，隨著文化認同之後，就是族群認同。語言是族群認同重要元素之一，建立族群認同有時也與所處

⁷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通報96年第五十一週，<http://www.moi.gov.tw/stat/> 引用日期97年8月26日。

社會環境脈絡中的重要利益相關聯，譬如身處都市中的原住民學習台語的動機，而非主流的族群文化就易被族群中心主義所遺忘。

張善楠(1998)認為，都市的原住民因為沒有母語學習環境，因此有被漢化的危機，除了在學校使用國語之外，家庭若鄰近閩南族群的居住地，語言又容易為強勢的台語所影響，阿美族和卑南族人的主要家庭語言，閩南語的使用比例明顯高於其他族群。阿美族人說台語有 11.76%的使用率；卑南族人說台語的比例更高達 12.64%，見表 2-4。

表 2-4 原住民各族群使用各項語言之比例

族別	總計		母語	國語	閩南語	客家語	日語	其他
	實數	百分比						
阿美族	62572	100.00	39.00%	49.05%	11.76%	-	0.08%	0.11%
泰雅族	17177	100.00	41.52%	55.52%	1.26%	0.08%	0.29%	1.34%
排灣族	8657	100.00	43.74%	51.35%	4.42%	0.06%	0.06%	0.37%
魯凱族	1267	100.00	48.38%	51.07%	0.55%	-	-	-
布農族	3471	100.00	53.67%	43.53%	2.05%	0.14%	-	0.61%
賽夏族	1317	100.00	13.90%	84.21%	-	1.90%	-	-
雅美族	473	100.00	49.26%	50.53%	0.21%	-	-	-
卑南族	5413	100.00	39.20%	48.16%	12.64%	-	-	-
鄒族	835	100.00	32.10%	54.73%	11.98%	0.06%	-	0.06%
其他族	25	100.00	8.00%	20.00%	64.00%	8.00%	-	-
總計	101207	100.00	40.12%	39.00%	8.73%	0.05%	0.10%	0.35%
資料來源：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1998） 八十七年度台灣原住民生活狀況調查報告，頁 13								

從表 2-4 可以看出除了母語外，原住民還大量使用社會的強勢語作為第二語言，其中國語最為強勢，各族群都有近一半的人口學習、使用國語，台語做為台灣人口優勢語言則不到 10%的人口學習使用。同樣是台灣社會通行的語言，為什麼原住民學習、使用國語的比例遠多於台語？國語透過制式教育推廣，台語則是經由非正式的管道傳播。原住民為何、如何學習使用台語，什麼社會、文化因素促進或阻礙其台語的學習及使用？

由上論述發現，台東縣獨特的地理位置，擁有得天獨厚的海洋資源，另一方面卻也造成交通來往不便，文化經濟發展封閉的缺陷。台東縣原住民族群大多居住於山區，地區偏遠，交通不便，發展緩慢，使原住民社會、經濟、政治、醫療與知識長久以來一直處於台灣社會的弱勢族群，且整體發展因地區關係遭受諸多困境。而都市原住民的經濟狀況普遍不良，離婚、單親或隔代教養者多，間接影響教育發展，漢化的影響造成母語流失現狀。根據鄭良偉(1990)的觀察，台灣各族語消失的徵兆，可從以下三方面看出來：母語使用的範圍(人口，場所)愈來愈少、使用母語的能力減退、母語失傳，其中以原住民的母語流失的情形最為嚴重(黃宜範，1993；張善楠，1997)。語言的學習是傳承文化最好的工具，由於社會的急速變遷，原住民族人必須學習社會強勢的語言以符合生存需求。

第二節 原住民族的社會語言狀況

本節首先介紹原住民族群分布及語言種類，其次談論原住民族的語言現狀，包括語言能力和語言態度、語言流失和語言活力、語言選擇和語言遷就，最後是原住民的語言政策和語言教育。

一、台灣原住民族群簡介

臺灣原住民，係指在十七世紀中國大陸沿海地區人民尚未大量移入前，已經居住在臺灣及其鄰邊島嶼的住民，包括日治時期稱為高山番以及稱作平埔番的原住民，二次戰後國民政府稱之「高山族」或「山胞」，而政府在 1994 年時，將憲法中的「山胞」改稱為「原住民」，表示對這些人民的尊重(陳雨嵐，2004)。目前政府認定的原住民共有十四族，約占臺灣總人口數的百分之二，依據語言學的調查分析，臺灣原住民族屬於南島民族(Austronesian)或馬來民族(李王癸，1997)。

根據陳紹馨(1964)著「台灣省通誌人民誌人口篇」的研究，1647-1655 年間，原住民人口約為 15-20 萬人，而依行政院原民會資料顯示，截至 97 年二月底止，台閩地區原住民人口數有 485687 人(表 2-5)，同時間漢人卻由 12 萬左右增加至

2020 萬的局面，可知原住民人口成長極為有限。而原住民人口的分布情形，花蓮縣占原住民總人口 19.10%最多，臺東縣占 17.02%居次，屏東縣占 11.79%再次之，合計 47.92%之原住民分布在花蓮縣、臺東縣及屏東縣境內。

臺灣境內原住民族群現今共十四族，台灣原住民族的分類大致是沿用日治時期學者移川子之藏等人 (1935)的 9 族分類外，截至 2008 年 4 月 23 日止，行政院公佈的台灣原住民計有 14 族，各族群所使用的語言及分布如表 2-5 所示：

表 2-5 原住民十四族人口方言及地理分佈

族別	人口	方言群	分佈地
阿美	173, 446	(1) Sakizaya (2)北部方言(南勢群) (3)Tavalong-Vata'an (馬太鞍) (4)中部方言(海岸群和秀姑巒群) (5)南部方言(卑南群和恆春群)	分布在台灣的東海岸一帶，包括花蓮、台東、屏東三縣的縱谷平原；而近年有不少阿美族人到台北縣市作，成為都市原住民的一群
泰雅	81, 748	(1)泰雅語(Atayal)又分做賽考利克(Squliq)和澤敖利(Ts'ole')兩個方言群	北起烏來鄉，南至南投縣的仁愛鄉
		(2)賽德克語(Sediq)分做都克達雅 Tkdaya (或稱巴蘭 Parān)、多達 Toda 和太魯閣 Taruku	主要居住於台灣中北部的山區，包括了南投縣仁愛鄉的六個部落和花蓮縣的秀林、萬榮、卓溪三個鄉
排灣	83, 745	分做兩個方言群：東南支和西北支	分布地點是在屏東、台東兩縣的金峰、達仁鄉山區
布農	49, 169	北部： (1) Takituduh (卓社群) (2) Takibakha (卡社群) 中部： (1) Takbanuaz (巒社群) (2) Takivatan (丹社群) 南部： (1) Isbukun (郡社群)	主要分布在南投縣信義鄉，卓社群的方言在靠北邊的仁愛鄉；台灣南端的高雄、屏東多是郡社群的方言，東部的花蓮、台東有部分則屬於中部方言
魯凱	11, 450	霧臺支群(舊稱隘寮群)，其中又分霧臺(Budai)、大武(Labuan)	分部在屏東縣霧臺鄉、大南(Taromak)—在台東縣卑南鄉
		下三社支群(舊稱濁口群)，包括了茂林(Maga)、多納(Tona)和萬山(Mantaوران)	在高雄縣茂林鄉
卑南	10, 959	一是南王方言，另一個則是卑南鄉各村的方言	分布在台東縣台東市的南王里、寶桑里及卑南各村(大南村除外)

鄒	6,502	(1) 鄒語：有四個方言，達邦、特富野、久美和 Iimucu，而 Iimucu 早已消失。	方布在嘉義縣阿里山鄉的七個村子，而在南投縣信義鄉望美村使用的則是久美方言
		(2) 卡那卡那富	分布於高雄縣三民鄉民權、民生兩村，當中又以民生村保存的較完整
		(3) 沙阿魯阿	分布在高雄縣桃源鄉桃源、高中兩村，村民平日多使用布農語或台語
賽夏	5,573	(1) 北部方言	以大隘為中心
		(2) 南部方言	以東河為中心
雅美	3,383	屬於菲律賓北部巴丹語群的語言	蘭嶼島上有六個部落，分別是紅頭、漁人、椰油、朗島、野銀和東清
邵	626	目前邵族人的使用語言多為閩南語；從音變規律和共同詞彙來看，邵語和西部四種平埔族語較接近。	主要分布在南投縣魚池鄉日月潭的卜吉社和大坪林
噶瑪蘭	1,092		目前族人居住地大多集中在花蓮、台東兩縣
太魯閣	23,679		居於南投縣仁愛鄉靜觀一帶，及花蓮縣秀林鄉之山區
撒奇萊雅	5,000-10,000		落主要分佈於台灣東部，大致在今日的花蓮縣境內
賽德克	6,000		集中分布在南投縣仁愛鄉，以濁水溪上游一帶為腹地並建立七個村十二部落
總計	485,687		
資料來源：原民會行政網(97年2月統計)、原民會生活網(原住民簡介)、原住民電視台網站。 撒奇萊雅族人口數據來源為原民會生活網(原住民簡介) 賽德克族人口數據來源為原住民電視台網站；其餘統計數據(含總計)為原民會行政網97年2月統計資料。 研究者整理			

原住民教育程度偏低、家庭經濟狀況低落為長期以來存在的問題，家庭的經濟壓力，與近年來原住民人口流動的情況有關。原住民人口的流動與原住民和非原住民通婚有很大的關係，原住民與非原住民通婚後，許多會配合配偶居住於非原住民鄉鎮市區，但另一方面，也顯示原住民鄉鎮的謀生不易。原鄉交通不便、基礎建設不足、工商活動不活絡，工作機會明顯不足，致使原住民家庭大量往非原住民鄉鎮市移動，而原住民往都會區移動的同時，也必須面對工作競爭壓力與解決居住問題的考驗。

謝高橋(1998)認為原住民淪為社會「弱勢」困境的主因，歸因於原鄉位處偏遠或高山之故，交通、教育等不便因素導致原住民的主流社會教養條件不足，加上原鄉部落的獨特文化與人力資本與主流社會價值觀脫節，形成原住民社經弱勢

地位。譚光鼎(2002)發現，臺灣原住民的教育成就雖然有向上提升的趨勢，但仍低於一般水準，原住民的教育成就，主要是受家長的教育程度、教育態度與家庭文化條件而影響，對多數原住民學生來說，其教育背景有些不利的因素，包括父母教育程度較低、家長職業不穩定、家長不重視、父母的管教態度有偏失、單親家庭與隔代教養比率偏高，以及手足人數多，這些因素對於學業學習與成就有負面的影響。王天佑(2003)的研究指出，原住民家庭之社經地位、平均教育水準與職業聲望均顯著低於漢人，而教育是決定原住民薪資取得的主要因素，由於弱勢族群繼承了不利的家庭社經地位，影響其教育成就，而教育成就的低落，進一步影響其職業地位與薪資取得，以上各項研究報告中也揭露出原住民面臨的困境分別以就業困難、教育問題及經濟困難等三因素為首要難處所在（張慧端等，1996；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1999）。

二、原住民族語言現狀：

此處所要討論的是可能影響原住民語言學習的各項因素，包括語言能力和語言態度、語言活力與語言流失、語言選擇及語言遷就，最後是國內的語言政策及語言教育等概況，茲分述如下：

（一）語言能力與語言態度

語言能力泛指人們對於一種語言的語法、字彙以及句子如何連結、溝通的基本知識（Brown,1994）。國內有關語言能力之相關研究，包括陳慧萍(1997) 對台東縣蘭嶼鄉雅美族第二語言能力、語言使用型態及語言態度之調查指出，雅美語則自二十歲以下開始流失，而母語能力與族群的認同感成正比。林宜慧(2006) 調查台東縣蘭嶼鄉雅美族語言活力與語言保存的情形也發現，大部分青少年很少使用雅美語，而且雅美語語言能力大不如前，語言能力似乎隨著年齡下降而降低。葉柏強等(1999)以花蓮秀林國中學生為研究對象，對於原住民語言的使用調查報告顯示，兩代之間對於純粹母語的使用能力上差距非常的大，國語和母語混用的情況非常的嚴重，而語碼夾雜的現象不分年齡都是如此。⁸

⁸ 資料來源：洪惟仁工作室，學生作品課程選單 <http://www.uijin.idv.tw/> 引用日期 97 年 8 月 26 日。

趙嘉文(2003)指出，語言態度是指不同語言的使用者，對所使用的語言表示出的積極或消極的看法，包括語言的難易性、重要性、社會地位等，也可以說是對於語言刻板印象的反映。Fishman(1974)將語言態度定義為一種對不同語言及其語言使用任何的情感方面(affective)、認知方面(cognitive)、行為方面(conative)的價值反應。Fishman (1970)認為語言態度可分為三類：

- (1)包括對語言本身的態度，主要是對語言優雅/粗俗、豐富/貧乏等的價值評比。
- (2)對語言及其使用者的固定印象，主要是指對語言或語言變體的社會評價，例如對其使用者的態度。
- (3)與任何與語言相關的態度研究，例如語言選擇、語言使用、語言學習等的態度。

語言本身沒有真正好/壞、正確/不正確的區別 (Edwards,1979)，也就是說，人們對於語言的美感判斷不是根據語言與生俱來的本質，而是使用者根據語言既定的刻板印象來決定，語言態度反映的是對這些語言使用者的地位和優勢的認知。陳慧萍(1997)對蘭嶼雅美族第二語言能力、語言使用型態及語言態度之調查顯示，雅美語的使用頻率會影響對該語言及族群的認同，母語較佳的村落對雅美語評價較高，對族群也有較強烈的認同。施任芳(2002)探討屏東縣國小四年級學童鄉土語言態度之現況及與學童不同背景間的關係，發現原住民學童在鄉土語言態度各分量表的表現均較其他族群積極。

(二)語言活力與語言流失

根據 Giles 等人(1977)的語言活力理論 (ethnolinguistic vitality theory)，語言活力在決定人們的語言態度、語言使用行為和民族認同感上起著重要的作用，而影響語言活力的構成要素主要表現在三方面(Harwood et al，1994)：(1) 社會地位因素：政治、經濟和社會地位越高，其語言活力就越大，越受重視和青睞。(2)人口因素：說該語言的人數越多，分佈地理分佈越集中，其語言活力越高；(3) 制度支持與控制因素：在教育、政府服務、政治、工業、媒體、宗教等方面所得到的官方或民間的支持程度越大，其語言活力越得到強化。在多族群共存條件下，一個族群的社會地位因素在相當大程度上決定了該族群的活力，族群活力高或低，決定了其語言的通行與否。當一個民族在以上三項程度上均佔有優勢的時候，其

語言也就是具有活力的語言。

黃宣範(1993)認為，父母親傳承母語給下一代的程度是衡量語言活力的指標之一，由於語言的學習深受語言活力的影響，結果強者愈強，弱者愈弱，活力較差的語言，也就每下愈況，終至母語流失。語言活力下降會造成語言流失，甚至於語言死亡的危機。根據語言學家 Krauss(1992)的估計，世界各地的語言以驚人的速度在流失、死亡。現在世界上有將近六千種的語言，其中百分之九十的語言，也就是大約有 3600 種到 4500 種的語言在二十一世紀末將面臨絕跡的威脅。台灣本土語言流失的情形也相當嚴重。台灣原本有二十幾種不同的語言，但是有一半已經死亡了 (李壬癸, 1997)。一般而言，人口的多寡關係著本族語言的維持與否，人口數少且分布越不集中的語言，越不易維持自己的語言地位。關於台灣的語言流失狀況，根據黃宣範(1993)調查，在台灣除了華語之外，各族語都有流失的現象，特別是原住民語，因為人口比例最低，也因為都市化及通婚等因素，使族語更不利於傳承，黃宣範更進一步依人口比例預測台灣四大族群的語言前途，在百年之後，原住民人口將僅剩下約 3000 人左右。根據 2003 年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瀕臨危機語言紅皮書〈UNESCO Red Book of Endangered Languages〉報告中也指出，數個區域中語言流失滅絕的「危機地區」，同時包括台灣原住民九種語言在列⁹ (轉引自林再生, 2006)。

國內有關語言流失的相關研究包括林金泡(1995)針對山鄉和平地鄉各25所，共1000名原住民國中學生以問卷進行族語能力的調查發現，只有68%的學生會說族語，族語流利僅16%，在家使用族語者只佔37%，原住民族語流失現象嚴重，族語能力與年齡增加成反比。盧慧真(1997)調查屏東縣泰武鄉排灣族母語流失現狀，其族人自認大致上有一半左右不會排灣話，離平地近的村民排灣語能力較差；陳淑娟、江文瑜(2005) 水田部落的泰雅語在三代之間已有明顯的流失現象，家庭及宗教領域是較常使用族語的領域，但中青年代的語言轉移現象已經發生。

(三)語言選擇與語言遷就

⁹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瀕臨滅絕語言紅皮書(UNESCO Red Book of Endangered Languages)中指出台灣將消失語言有九種之多，如Amis -nataoran (阿美語)、Babuza (貓霧語)、Kakanaba (卡那卡那巴語)、Kanakanabu (卡那卡那富語)、Kavalan (噶瑪蘭語)、Pazeh (巴宰語)、Saaroa (沙阿魯阿語)、Saisiyat (賽夏語)、Thao (邵族語)、等，<http://www.un.org/works/culture/>。

(1)語言選擇

社會語言學對於語言選擇(language choice)曾提出許多不同的研究途徑。如 Fishman(1972)從社會學的觀點提出「範疇理論」(domain analysis)的概念，認為語言社區中不同民族群體之間的語言互動情形，包括三個重要因素：地點(location)、主題(topics)和參與者(participants)。在多語的社會裡，人們可能選擇高階語言做為他們與某種人，在某些場所，或是談到某些話題時的標準語言；反之，在另一種情形，則可能選擇族語或其他語言。從語言接觸的角度觀察，語言選擇的類型，其一是語言維持(language maintenance)，其二是語言轉移(language shift)。前者可能導致雙言社會(diglossia)的產生，使兩種語言形成功能分化的現象；後者意指一個語言為另一種語言所取代，導致原先語言的功能衰退甚至死亡，如圖 2-3 所示 (Ferguson,19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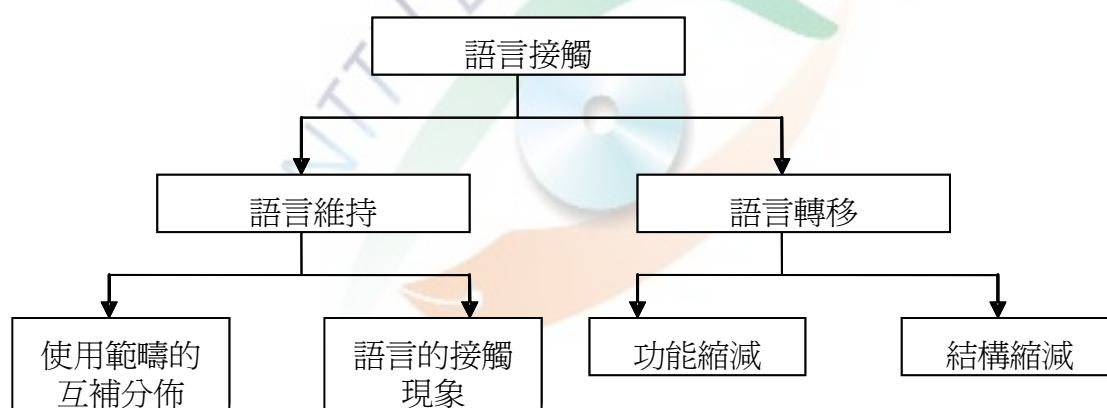


圖 2-3 語言接觸的兩種可能模式

轉引自李台元(2002)

語言接觸的第一個結果是語言維持，但兩種語言會形成功能上的分化而成為雙言社會。依據 Ferguson(1959)指出，雙言是指同一種語言有兩種不相同的語言變體出現在同一個語言社區。Fishman(1972)認為，語言社區中不同族群的語言互動，可能因話題、場地而選擇特地的語言。雙言社會裡有高階和低階兩種語言，而兩種語言是可以互相取代的。黃宣範(1993)曾分析國內 1945-1990 年代的雙言現象，光復初期的台灣是個分裂性的社會，說高階語和低階語的人彼此不懂對方的語言，此時是屬於雙言但非雙語的社會。之後由於國語政策的推行以及實際溝通

的需求，促使台灣走向雙語又雙言的社會。國語早已侵入家庭的領域是不爭的事實，爾後加之以鄉土語言教育的實施，又在台灣逐漸走向雙語但非雙言的社會，見圖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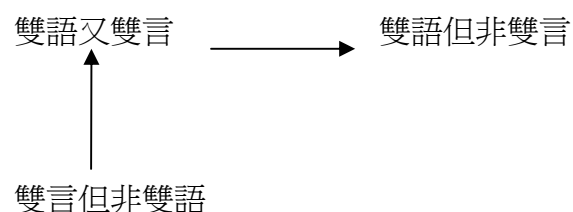


圖 2-4 雙語雙言的關係
(黃宜範，1993：15)

如圖 2-5 所示，當時台灣有兩種高階語，其一是正式場合所用之洋化國語(H1)，另一種高階語是一般場合所使用的國語(H2)。中階語言是指台灣的各種語言，如閩、客、原住民語等(M)，最低一階的語言是台灣國語(L)。在多族群的國家，一般認為國語是屬於較為高雅、符合邏輯的正式語言，低階語言較被歸類為具親和力但較粗俗、非正式的語言。高階及低階語言的學習過程也不相同，通常高階語可經由課堂等正式管道獲得，而低階語言則經由自然管道學會。一般人可以在不同的場合選他認為最適用的語言，如在辦公室使用洋化國語，與朋友間則使用國語。

洋化國語	H1
國語	H2
台灣語(各語言)	M
台灣國語	L

圖 2-5
台灣的語言位階(黃宜範，1993：16)

語言接觸的第二個現象是語言轉移。根據 Fasold(1984)的定義，語言轉移表示一群人放棄原有的語言而去選擇一個新的語言，而這些變化往往是由於社會因素所引起的。國內關於語言轉移的相關研究有劉秋雲(2002)對桃源村布農族人

進行的調查，報告裡指出，國語政策的實施造成原住民族母語嚴重地流失，產生語言轉移的現象。隨著年齡層下降、教育程度升高，母語能力和母語使用頻率均出現衰退的情形，國語的使用頻率則遞增。在族語學習動機方面，受試者不分年齡或教育程度，均一致認為國語之工具性動機高過布農語，可見布農語對布農族人的功能為象徵性強過實用性，也印證了母語使用在家庭範疇裡的轉移現象。

(2)語言遷就

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Giles(1973)提出「適應理論」(accommodation theory)，人們在對話的過程中會依說話的情境與對象而產生轉移情形，Giles 認為一個人的語言選擇取決於使用此種語言的目的是為了和對方求同或是求異，這決定了說話者和聽話者之間的距離。這種分析方式發現語言使用者對其所處的社會空間可能產生「聚合」或「背離」行為，進而影響其語言態度的轉變，即稱為語言遷就理論。語言聚合是指說話者遷就聽話者的語言，以期拉進彼此距離，語言背離是說話者故意使用異於聽話者的語言，以突顯彼此之間的差異並保持距離。Van den Berg(1986)曾對台灣社會的語言遷就行為進行調查發現，人們在公園、市場、百貨公司等地點的語言使用情形，各有不同的領域分配現象，在家庭領域和傳統市場等，皆大量出現語言遷就的現象。顧客或賣主選擇向對方的語言聚合或分離是社會因素制約的結果。族群意識較強的社會中的個體，其語言自然會認同其族群，對其語言採聚合的形式，期望達到的目的包括：得到對方的讚賞，有利於社會升遷亦或是希望溝通上能夠更方便等實際益處。

(四)、語言政策和語言教育

(1)語言政策

語言規劃和語言政策影響語言維持及轉移，可以左右一個族群使用的語言種類。南島語族自西元1624年葡萄牙人發現東方航道以來，開始承受外來族群文化的侵蝕(宋增璋，1980)。荷蘭人以傳教方式，用羅馬字綴寫「番語」譯成教典信條；接著明鄭時時期設「社學」以加速漢化。延至日治時，以日語傳習簡單教育對原住民施以教化；直至1945年，原住民又由日本帝國主義一變而成中華民國國民。根據張佳琳(1993)，台灣光復後原住民教育之語言政策，可再分為三期：

1. **光復後至政府遷台(1945—1949)**：國民政府自1949年遷台以來，爲了語言之統一，以助政令之推行、政策之宣導、教育之普及而力行國語之推行。除了政府機關，廣播媒體、報章等完全實施「國語」的環境，更在學校教育上把台灣其他語言貶稱爲「方言」，以推行國語爲主（黃宣範，1993）。另外基於根除日語，加強認同爲目的，制定了山地推行國語的辦法，原住民教育以國語爲依歸，語言政策幾乎與「國家統一」脫不了關係。

2. **政府遷台至宣布解嚴(1949—1987)**：國語統一時期。1954年起，各縣設國語推行員，1955年於各山地鄉組織國語推行小組。在原住民國校課程內容第一重點及在國語教學，這時期基於輔助工具使用觀點，只是將母語作爲過渡的工具媒介，幫助原住民過渡到完全使用國語。1958年要求山地學校禁用山地課本，1962年之國民學校課程標準更明文規定教學用語言一律使用國語，母語至此不再准於在學校使用。

3. **解嚴後語言政策(1987—迄今)**：多元語言時期。但因長期以來的國語運動，造成原住民語活力大減。2001教育部宣布，正式將原住民族語言納入正式課程。2006年行政院原住委員會發布，除非取得族語認證，否則行之有年的加分比例逐年遞減。

上述的第三階段(1987~迄今)，這個時期亦可稱爲解嚴後的母語教育政策。根據陳美如(1996)指出，台灣光復以後，隨著時間及政經情勢的影響，語言政策也有所轉變。如上所述，從光復之初去日文推國語、1970年代嚴格執行國語文政策，到解嚴之後逐漸開放母語教學，及至九年一貫課程成爲正式課程，可由此得知，鄉土語言教育已蔚爲風潮。

(2)語言教育

歐淑惠(2005)整理台灣目前母語教育實際的政策執行面上所遇到的難題，分別有以下幾點：

1. **師資培育不足**：現階段母語教育實施所遇到最大的問題是師資培育不足，支援教師認證事宜下放到縣市政府，師資選聘過程良莠不齊，母語的教導多侷限在聽與說的訓練，對於透過母語學習，進而深入其背後的文化意涵，欲達到如此深切的理想目標，差之甚遠（蔡真宜，2002）。

2.教材編纂的問題：音標方面有羅馬字母式、國際音際反切音等分歧的系統，再加上民間出版社或學校教師自編教材，造成學生及家長莫衷一是、無所適從(余伯泉&朱阿莉，2002)。

3.學校中族群低度認同：根據黃志偉(2003) 探討學校所學的母語知識在社區發生作用的情形，部份學童自認為身為原住民，卻不覺得一定要會講原住民話，甚至認為母語沒有實用的市場價值。

4.強者欲強的語言趨勢，造成閩南語獨大，製造更多不平等：張美煜(2004)指出鄉土語言教學推動後弱勢語言(客語、原住民語)的新危機，產生閩南語獨大的偏差，不僅閩南人口多的縣市，學校鄉土母語課程多採閩南語單語教學，就算客家縣市，客語班級數也遠低於人口比例。原本就已面臨每年 5%語言人口快速流失的客語，更無存活空間。

5.語言環境與家長心態：原住民族語教學之效果不彰，除師資不稱職、教材不適用、媒體教具缺乏，行政支援不足、學生家長不配合，同時教學時數極端缺少，每週僅一節四十分鐘，導致整體族語教學成效不彰 (黃美金，2000)。

綜合以上，台灣原住民的母語在幾百年來的種族同化政策下，正全面面臨急速流失的命運。黃宣範(1993)曾說，台灣四個族群語言中，原住民的人口與其母語人口之間的差距最大。原住民大專生的語族能力只有 69%，假設他們將來全都是族內通婚，他們的下一代語族能力也只有 47.6%，遠低於維持一個語言生命的最低限度 75%，假如是跨族通婚，那麼衰退的速度更為劇烈，原住民語可能在兩三代之間就已死亡。語言的延續力取決於制度上的支持、經濟力量及人口，而弱勢族群在這三個方面可以說是全盤皆輸。台灣原住民族由於住地分散，進入都市與分散各區的原住民面臨其他強勢語言的接觸，維持自己的母語與文化就更加不易。母語是原住民文化之根，因此政府除了應制定相關政令法規以平衡原住民於社會資源與權力的有限及分配不均外，更要積極推行母語教育以挽救母語的消失，加強原住民自身的民族意識，也才能確立其族群存在的象徵。

第三節 第二語言學習理論

一、第二語言的習得理論

第二語言做的研究是為了有系統的探討第二語言習得的本質和習得的過程，其主要目標是描述學習者如何獲得第二語言以及解釋為什麼學習者能夠獲得第二語言。關於第二語言獲得的理論相當繁多，本節根據Krashen(1981)的監控模式對於第二語言所做解釋性的描述，是由五個互相連結的假設所組成：(轉引自王莉穎，2008)

(1)自然習得與課堂語言學習之假設(the natural route hypothesis)：成人學習第二語言有兩種不同模式，包括習得(acquisition)和學習(learning)。習得是由自然交際而產生，是下意識的過程；學習則是經由課堂上正式的學習，屬於有意識的過程。

(2)自然順序假設(The natural order hypothesis)：無論是學生還是成年人，在第二語言的習得過程中，都自然會依據一定的邏輯順序習得語法結構，而且這些順序和課堂教學的順序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3)監控假設(The monitor hypothesis)：這一假設認為人人都有一個語言監控系統，學習者利用這一系統來調整自己的語言行為。說話者會隨時注意語法規則並有意識地對自己所說的語言進行檢查和控制。

(4)語言輸入假設(The input hypothesis)：Krashen認為人類語言的習得是透過理解訊息或接收可理解的輸入，據此他提出 $i+1$ 的理論。「 i 」指的是第二語言學習者的目標語(target language)能力，「 $+1$ 」指的是第二語言學習者從教師、閱讀材料、同儕及學習環境等因素，所得到的可理解的輸入，這裡明確指出語言學習者的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習得之間的相互關聯性。

(5)感情因素過濾系統的假設(The affective filter hypothesis)：Krashen將情意的濾網(affective filter)比喻為一道無形的牆，存在學習者及所輸入的內容間。消極的態度、缺少動機及學習的熱情，均會阻礙學習者對輸入訊息的運作，進而影響第二語言學習的成果，會自我遮蔽(screen)學習的內容，所以學習者的心情和態

度是足以影響學習品質的重要因素，當恐懼、害羞等負面情緒指數低時，學習效率就提升；反之，則學習品質降低。

Schumann(1978)從社會因素角度來探討第二語言的另一種模式，他提出了「文化合流模式」(acculturation theory)做為兒童第二語言獲得的理論基礎。所謂的文化合流強調第二語言獲得是由學習者與所學語言文化之間社會距離(social distance)及心理距離(psychological distance)所決定。所謂「社會距離」，意指兩個社會團體在接觸時之間的關係，有些社會因素會影響第二語言學習團體去習得目標語言；而「心理距離」關注個人的語言學習情況 (Ellis,1994)，距離愈近，第二語言愈容易獲得 (靳洪剛，1994)。

二、成人學習第二語言的特點

Lenneberg(1967) 提出語言發展關鍵期(Critical Period Hypothesis)的假說。所謂的發展關鍵期指的是大腦的可塑性於某個時期後呈固定的狀態，隨著年齡的成長，一個人處理所接收到的語言輸入(language input)的能力也會增加，然而，這個能力的提升卻對語言學習有所妨礙。Newport(1990，1991)認為，因記憶力較短暫，兒童能處理語言的輸入量較小，反而使得語言習得較容易成功，而年齡較大的人，因其知能發展較成熟，每次所分析處理的量較大，也使其語言學習困難度增加。Gardner & Lambert (1972)針對第二語言的學習提出兩種動機論，分別是：

- (1)**融合性動機**：源於個體被目標語所內含的社會文化所吸引，想以更有效率的方式達成融入此語言群體的目的，進成為該語言群體中的一份子的過程。如早期來台灣的傳教士多半說得一口道地國語或台語，就是因為他們願意融入當地民眾的生活中。
- (2)**工具性動機**：以目標語言能做為個人求職或生存的有利工具，學習該語言是不可避免的且急迫需要的，有這類動機的人多半有較為直接而明確的目的，例如修課、謀事、做研究等，因此工具性的動機是指語言學習可以使人獲得實質上的功效。

國內在成人學習第二語言的理論方面，葉德明(1999)指出成年人因具有較穩定成熟的認知網路，往往精於語意上的區辨，反而不易重組其概念系統去適應第二語言。另外像怕講錯第二語言的語意、語法、詞彙、用字等，或是基於對自己母

語的認同等心理社會因素(psycho-social factors)，造成一般認為成人往往不是成功的第二語言學習者的原因。事實上母語是任何語言學習的基礎，具有學習轉移的功效，不論是在心理、社會或教育層面，母語都是寶貴的學習資源，絕對不是語言學習的阻礙（張學謙，2000）。黃富順(1993)認為成人教學活動，和兒童的教學模式不同，必須考量成人學生的學習特性和學習型態，才可能獲得學生獲得有效的成人教學活動。詹美娟(1994)提出成人學習特性包括下列八項：

- (1)成人學生具有自發性的學習動機。
- (2)成人學生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因而在學習時態度較積極且認真。
- (3)成人要求立即應用學習結果。
- (4)成人的經驗，可能是其學習上的最大資源，但這些經驗也可能使新舊經驗聯結困難，形成學習的阻力。
- (5)成人的學習取向為生活中心、任務中心以及問題中心。
- (6)成人學習偏好彈性的學習方式，以及合作的、非競爭性的學習氣氛。
- (7)由於成人大多兼負工作或家庭的責任，在參與學習時較少有時間從事學習活動。
- (8)成人學生由於離校多年，因而其在學習時較需要學業上的指引或生涯上的諮詢等支持系統。

綜合以上，成年人身心成熟、學習動機強，懂得運用學習策略、尋求學習資源，應當是可以學好第二語言的。但是，成人學習者也因可能因為愛好面子、或過往有遭遇挫折的學習經驗等阻力，種種因素干擾減低成人學習第二語言的成效。

三、原住民的雙語現象

一般來說，可以使用多種語言與人溝通的人就是具備有兩種以上語言能力的人，台灣的原住民族在多語的社會中，大多能同時使用數種語言（洪惟仁，2002）。從社會情境和結構因素來看具備原住民雙語能力的原因，陳茂泰(1995)認為，地方、社區部落是最主要語言社區的實踐場所，而目前處於中年世代原住民的成人，其就學期間正是「提倡國語，壓制方言」的政策雷厲風行時，學校的國語政策對母語學習不利，族語的學習也出現斷層，此世代的原住民無法以流暢的母語與子女做經驗傳承，倘若又居住於閩南人口較多的地帶，很自然的，台語的學習

經驗就會覆蓋於母語之上，如此便可稱為具有「雙語」能力。

Baker & Jones (1998)提及，一個人具備雙語能力的好處包括：增進親情、擴展家族關係、跨國界的溝通、提升語言敏覺度、擁有兩個或以上的生活經驗，另外還能促進創造性的思考。國內學者湯廷池(1994)也表示，多學習其他族群的語言，更有助於群族的和諧及合作。語言與文字能力是可以透過學習而得到的，培養多語能力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世界潮流的一種趨勢。

語言的使用決定了政治權力的分配，同時，語言政策也是政治角力的結果，語言能力左右著接近教育、媒體、以及政府資源等公共財的管道，也就是物質取得的保障。語言除了做為溝通的工具，同時也是種族文化的一部份，多語系同時也代表著多元文化 (施正鋒，1998)。在大多數的情形下，語言使用者都只願意投資學習較強勢語言的資本，而不是弱勢的語言資本 (張茂桂，2006)。弱勢族群在社會化過程中常陷入兩難困境，究竟應固守自己的文化價值觀以有別於優勢族群？或是接受優勢族群的文化來換取在大社會中改善生活的機會？(瓦歷斯·尤幹，1992)。為了避免因學習強勢語言而導致原住民母語更形弱勢，原住民對於母語所應具有的基本觀念必須承認：1.說母語是基本人權 2.學習母語有助於正常心理、認知的成長 3.語言都是平等的 4.建立健全的雙語教育制度，並將母語教學納入正規教學的一部份 (李壬癸，1992)。

張麗君(2004)提及，任何語言皆有保存的必要性，尤其是少數族群的語言。世界上許多國家施行之雙語教育乃根基於多元文化主義之理念，目的是為了維繫學生的母語能力，進而保存其文化，確保其學習上之進展，同時也能嫻熟第二語言的學習 (Stern,1972)。白中琿(1999)在〈由雙語教學理論來看台灣原住民母語教學〉一文中提到，台灣原住民的母語教育比較適合「語言維持模式」，這種模式除了希望達到語言最佳的學習之外，也重視語言文化的多元價值，主張母語與主流語平衡發展。Gardner(1972)與 Schumann(1978) 皆認為，在正式與非正式第二語言習得的過程中，學習動機佔有重要地位，它會促使學習者去接觸目標語言，與目標語言人士在溝通中得到適當輸入，進而習得第二語言。

綜上所述，在 Krashen (1981)的監控器模式理論中，他認為第二語言習得的因果變項導源於輸入假設(input hypothesis)與情意過濾(affective filter)，低情意過濾(low filter)的教學情境，能夠增強學習者動機、提高自信和減低焦慮，而個人在

特定社會文化環境中所得的經驗，對於提升或減低第二語言的學習動機與態度，也扮演重要角色。進一步來說，要學好第二語言，從社會變項來說，要營造一個無社會距離的情境，第二、學習者能夠克服語言衝擊、文化衝擊，且有強烈動機與自我滲透。根據上述討論，研究者就國內原住民學習台語做為第二語言，分析出可能影響其學習成效的因素，並將在第四章語言自傳與第五章結果分析與討論時，各自針對社會因素與個人因素來對原住民的台語經驗做更進一步的探討。



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歷程

本研究以原住民所經歷過之語言經驗為基礎，探討其台語學習過程的中遭遇的障礙及所採取之策略。以台東地區十八位成年原住民為研究個案，採用質性研究的取向，透過深度訪談、文件蒐集的研究方法，記錄原住民與台語接觸的經驗。包括質性研究的理論、研究設計的流程、個案的選擇方式、資料分析與整理、過程的信度與效度等，以下分節討論。

第一節 質性研究的理論

一、質性研究的意義及特點

研究方法一般區分為「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與「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兩種不同的探究方式 (王文科、王智弘編譯，2000)。質性研究係指採用歸納法，而非經由統計或其他量化程序產生研究結果的方法，從詳細的資料中分析並建立相關的理論，而非就先預設的演繹或假設作測試和驗證。質性研究的主要特點是能產生「描述性」資料 (黃瑞琴，1991; 高敬文，1996)。在研究過程中，訪問者以對話的方式，藉由受訪者對生活經驗的陳述，以歸納式的探索，獲得受訪者對事實的認知與了解。透過質的研究途徑，經由系統性的觀察紀錄，研究者可以深入了解所欲探討的事件或現象。這類研究通常可以單獨由研究者進行長時間但機動性的研究，利於從複雜情境中分析出各種問題的相關性。

二、採用質性研究的時機

當研究事件不可能使用量化方法或研究者從事量化研究後，發現無法從量的研究方法中找尋得到更多或更正確的研究變項時，可透過質性研究來予以了解。另外要提出研究假設的建議時，質性研究的文字敘述可提供協助 (Slavin,1992)。

三、質性研究的進行方式

質性研究主要可從以下四個面向來進行 (黃惠雯等譯, 2003) :

1. 對象(Who) :

研究者首先要決定, 訪談的對象是個人或團體? 針對個人所設計的訪談常提供對於主題較深入的看法; 團體的訪談結果有利於產生廣度的資訊。

2. 方式(How) :

指的是訪談過程中架構的層次, 主要可區分為非結構性的訪談 (unstructured interview)、半結構性的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結構性的訪談(structured interview)三類。非結構性的訪談要探究的主要是日常對象, 通常包括多個主題。半結構性的訪談由研究者設計開放性的溝通事件, 問題的提示、探究是以彈性的訪談原則所編寫。結構性的訪談類似問答問卷, 當研究者手中已有結構嚴謹且值得信賴的資料存在時, 結構性訪談最適合用來發展訪談計畫。

3. 內容(What) :

意即尋求「什麼樣的資訊」? 深度訪談(depth interview)可徹底了解特定的主題; 生命史(life history)的研究旨在於描述人們如何應對社會的經驗和事件, 並從當事者自己的情感、觀點去解釋其處理社會經驗的脈絡 (Langness, 1965, 轉引自師瓊璐, 2000); 口述歷史(oral history)則著重於某特定事件的個人經驗。

4. 時間(When) :

訪談關係有長期的、單次的、重複性的分別, 端看研究者設定的主題深度來決定。因此訪談時間可能是長期的, 也可能隨著訪談結束而結束。

當研究者確立所要研究的主題及採用的方式後, 接下來進行資料的蒐集, 可以透過以下三種方式, 包括深度訪談(in-depth)、直接觀察(direct observation) 以及透過書面文件分析(document analysis) (吳芝儀、李奉儒譯, 1995)。簡單來說, 研究者與參與者充分互動, 可從受訪者的經驗感受加以引導, 從受訪者的活動、行為、人際互動加以觀察。另外包括問卷調查、文件分析、研究日誌紀錄等資料, 也可做為研究者實證。

本研究的設計是以半結構性訪談為主要概念, 研究者利用較寬廣的研究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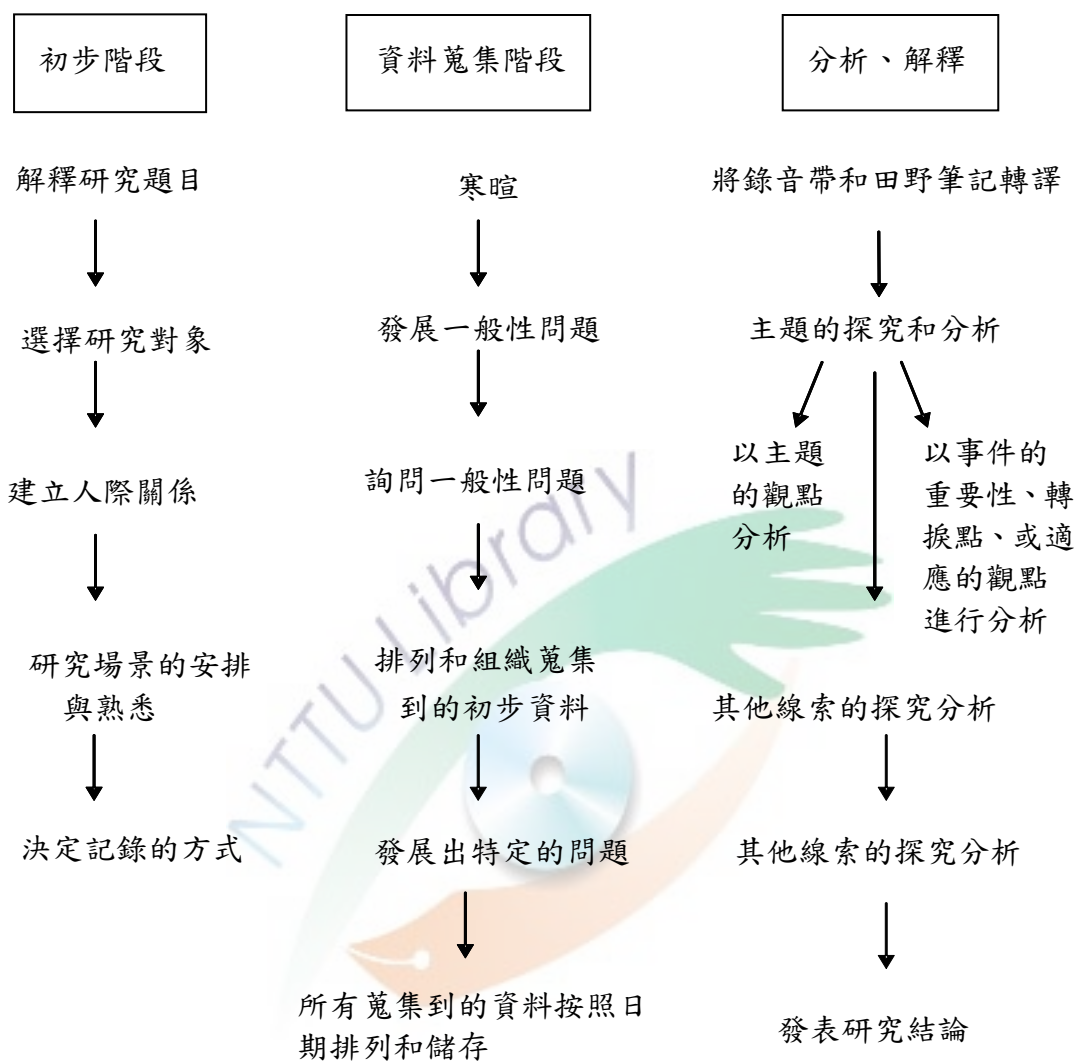
作為訪談的依據，導引訪談的進行；訪談問題或概要要在訪談前已被設計出來，做為訪談的架構。受訪者回答問題的用字及順序不用太侷限，最主要的是可以表達出受訪者認知感受較真實的面貌呈現即可。

綜合前述，質性研究以自然情境為研究的脈絡，研究者本身就是主要的研究工具。研究者深入研究歷程裡並實際體驗，記錄整個歷程中所顯現的意義，並加以歸納、描述、分析與詮釋，最後呈現出研究的結果。為了深入了解個人背景，目前狀況以及與環境的互動關係，在研究現場需要得到持續的回饋與線索，若有矛盾與不明白之處 需不斷澄清、修正主題並對研究問題加以聚焦。

第二節 研究設計的流程

一、確定研究流程及時序

研究者經閱讀有關原住民語言及族群認同相關文獻後，確定研究主題，並訂定研究程序。本研究欲以直接、開放的問題引導出受訪者生命故事的內容，因此據Hitchcock and Hughes(1989)的生命史研究程序圖進行研究設計。



若進入分析階段，發現資料不足，可再回到資料蒐集

圖 3-1 生命史研究程序圖
Hitchcock and Hughes(1989)
轉引自師瓊璐(2000)

二、尋找受訪者

研究者先以任教的學校為主，請原住民學童家長代為尋找通曉台語的原住民成人，並配合族別、年齡、教育程度等選取樣本。對象選取後，以電話聯繫，說

明研究目的，詢問協助受訪意願。確定受訪對象後，再進一步親自發放問卷、回收問卷，確定訪問時間及地點。以下為受訪者背景資料簡介，人名皆採假名方式呈現：

表 3- 1 訪談對象基本資料

代號	姓名	族群	年齡	居住地	職業	婚姻狀況	教育程度	配偶族籍
Amis 01	佩君	阿美族	29	光復鄉	教	未婚	大學	--
Amis 02	阿志	阿美族	26	鹿野鄉	廚師	未婚	大學	--
Amis 03	光明	阿美族	35	台東市	軍	已婚	大學	閩南
Amis 04	德南	阿美族	32	鹿野鄉	公	已婚	研究所	閩南
Amis 05	阿英	阿美族	38	卑南鄉	無	已婚	大學	卑南
Paiwan 01	阿旺	排灣族	31	金峰鄉	工	已婚	高中	閩南
Paiwan 02	紹文	排灣族	32	金峰鄉	公	已婚	大學	阿美
Paiwan 03	彩鳳	排灣族	38	大武鄉	商	已婚	大學	閩南
Puyuma 01	建忠	卑南族	37	台東市	農	未婚	高中	--
Puyuma 02	呈雄	卑南族	28	知本鄉	軍	未婚	高中	--
Puyuma 03	寶哥	卑南族	60	知本鄉	退休	已婚	大學	閩南
Puyuma 04	蘭姐	卑南族	58	卑南鄉	退休	已婚	高中	卑南
Puyuma 05	正叔	卑南族	54	卑南鄉	工友	未婚	高中	--
Puyuma 06	忠叔	卑南族	58	卑南鄉	無	已婚	專科	卑南
Puyuma 07	小燕	卑南族	43	卑南鄉	保姆	已婚	高中	阿美
Bunun 01	志宏	布農族	24	海端鄉	工	未婚	高中	--
Bunun 02	阿強	布農族	29	海端鄉	軍	已婚	高中	排灣
Bunun 03	秀秀	布農族	30	延平鄉	服務	未婚	高中	--
Amis：阿美族；Paiwan：排灣族；Puyuma：卑南族；Bunun：布農族								

表 3-2 閩南語語言能力自評表

項目		聽的能力				說的能力			
	姓名	完全 聽得懂	大部份 聽得懂	普通	不好	非常 流利	流 利	普 通	不 好
Amis01	佩君		◎						◎
Amis02	阿志	◎					◎		
Amis03	光明		◎					◎	
Amis04	德南			◎				◎	
Amis05	阿英		◎					◎	
Paiwan01	阿旺				◎			◎	
Paiwan02	紹文				◎				◎
Paiwan03	彩鳳		◎						◎
Puyuma01	建忠	◎				◎			
Puyuma02	呈雄			◎					◎
Puyuma03	寶哥	◎				◎			
Puyuma04	蘭姐	◎						◎	
Puyuma05	正叔		◎					◎	
Puyuma06	忠叔			◎					◎
Puyuma07	小燕		◎					◎	
Bunun01	志宏				◎			◎	
Bunun02	阿強		◎				◎		
Bunun03	秀秀		◎					◎	

三、資料蒐集

本研究先藉由問卷內容請受訪者選填相關可能影響其語言學習或語言維持的變因。問卷共分為三大部份，第一部份是背景資料，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族別等。第二部份是受訪者的語言使用情形，列出各種語言場合，語言對象，另外還有語言使用與話題間的關係做不同程度的選擇。第三部份是就台語、族語兩部份的語言能力自我評估。問卷詳細內容請參照附件一。

四、進行訪談

問卷的結果雖然可以做為佐證，但仍需以進行訪談才能對問卷結果不明確處提出解釋。訪談大綱根據研究目的及問卷做擬定，在方向上較有一致性。本研究的訪談大綱依族群、範疇、能力、態度四個面向設計，(受訪同意書及訪談大綱請參照附件二、三)。由於訪談的內容是受訪者的經驗回顧，與問卷結果若有出入，研究者可再加以確認，並對相關問題再思考。深度訪談的題目可以是開放式問答，並針對訪談對象生活中較切合語言相關議題的部份做設計，如：

- (1)居住的區域附近，是否有說台語的人口呢，請談談您對於一般閩南族群的看法。
- (2)使用台語對你的學習(或就業)是否帶來幫助或有阻礙？

五、研究日誌記錄

研究日誌為研究者於研究過程中所見聞、所感覺、所記錄之事實或自我反省性資料，除了使觀察者的注意力更加集中外，也是研究結果分析之重要依據。在訪談進行前需告知受訪者，為確保訪談資料之完整與正確性，訪談過程中將使用錄音機全程記錄，並取得受訪同意後才正式進行訪談。除了受訪者所提供的相關口語、文字訊息外，研究日誌記錄，有助於日後解釋資料及作為撰寫報告的文本依據。其內容可包括訪談前各項聯繫過程、對研究主題的想法、未來問題可能的方向、對各次訪談的感覺、覺得應澄清或新增問題的方向、與受訪者的關係、已完成及尚未做到的、訪談時發生的問題及處理方式等。

第三節 資料編碼與分析整理

一、受訪者的台語使用狀況和台語程度分析

研究者首先進行問卷調查，並依據問卷回收資料，分析受訪者的通婚狀況、族語與台語的語言能力是否因襲自世代傳承而來，另外還有台語及族語、華語的語言使用場域及族人的語言態度等。

二、資料編碼與歸類與檢定

將受訪者的訪談內容轉為逐字稿，並分類編碼。以訪談大綱中所列出的類項，尋找資料中各相關主題，再將資料輸入電腦，以分類或歸納、編碼。編碼方式以 Amis 0101 為例，前三碼代表受訪者族群及受訪代號，如 Amis 01 為代表阿美族第一位受訪者，Paiwan 01 是排灣族第一位受訪者，後兩位數字代表訪談逐字稿頁碼以利資料之蒐集分析。訪談逐字稿內容與每位受訪者的研究日誌加以歸納，接著進一步做資料的檢核與分析。問卷調查所蒐集到的資料和訪談所蒐集的資料，可以相互檢核。資料的檢核為避免研究者的偏見影響，可採用三角檢定來檢核資料，以研究日誌和受訪者、指導教授或同儕等共同參與檢核以確定資料之可信度。



第四章 受訪者的語言自傳

本研究進行十八位受訪者的訪談，以每位受訪者受訪次數約兩次，每次各約半小時的訪談歷程，經過文字編寫後，整理出每人約七千字，總計共 130000 字的文字資料。研究者在反覆閱讀逐字稿後，利用編碼和比較的方法進行資料的分析，在豐富而大量的文字、數據資料中尋找受訪者所呈現的主題與有意義的訊息，配合研究日誌由研究者所側記的補充資料，整理出受訪者的思考脈絡、語言學習態度及相關主題。故事的鋪陳分為四大族群，主要以各族群的分佈地各有不同，希望藉以比較語言的使用習慣是否受居住地附近其他變因影響，另外族群的傳統特質是否也是影響語言學習的動機之一。以下由研究者以寫實主義者的故事描寫方式，展現出受訪者的台語經驗及生命故事歷程。

第一節 阿美族人的故事

一、佩君的故事

佩君，二十九歲，未婚，任職於台東市某私立幼稚園，有著大方開朗的個性，周旋在小朋友中的身影，猶如冬日陽光般的讓人覺得溫暖。對於孩子們的要求總是有問必答，訪談的過程中，不時會聽到她屬於原住民的豪爽笑容。

佩君的老家在花蓮市美崙地區，多年前來到台東任職。她的家中尚有父母兄姐，從小是最受家人寵愛的掌上千金。佩君的父親是大陸籍退伍老兵，抗戰後後輾轉來到花蓮並與佩君阿美族籍的母親結為連理。佩君回憶，因為父母親的年紀差距頗大，加上雙方語言溝通的問題，小時候她的父親在家總是靜靜的不常說話，反倒是母親，雖然是原住民，卻能和住家附近的攤販、鄰居們用國語、台語、原住民語閒話家常。父親濃厚的鄉音，母親和阿姨們以流利的原住民語對話，有如鍵盤上跳躍而下的音符，再加上市集南腔北調的台語、客家語，記憶中的家鄉像是像色盤一般的精采有趣。

佩君表示，小時候最期待的，就是晚餐後看楊麗花歌仔戲的時間。佩君和姐姐常常拿著棉被，穿著媽媽的高跟鞋，在客廳裡咿咿啊啊的學明星唱曲。歌詞的意思對小佩君來說不太能理解，但卻因此記得不少台語的辭彙。佩君回憶道：

「以前常看的歌仔戲與布袋戲對白，都有許多精典文學的詞曲在其中，還有早期的相聲錄音帶、古老廣播中流行的廖添丁節目，許多現在的台語說法都沒有從前的來得優美。」 (Amis 0105)

來到台東市讀大學，是佩君第一次離開家那麼遠又那麼久，雖然都是在東部，生活上感覺十分的不適應。尤其是大學時代都是外食，常常遇到店家故意少找錢或賣貴的事，讓佩君覺得都市人，尤其是說台語的都市人都會欺負原住民。後來進入職場，同事們有外省籍的，也有閩南人，因為語言上的誤解間而容易產生誤會。在這裡佩君憶及一些因原住民身份而被差別待遇的經驗，雖是陳年往事，但仍覺得忿忿不平，她說：

「在花蓮那邊的時候講台語才算是少部份，同學他們也都是會講國語，所以就變成是說，大家都是用國語溝通，那是到後來，我在台東這邊的幼稚園上班，就有一些朋友就是，可能是工作環境關係是從南部上來的。就是除非是針對他們有人只會講台語，國語不流利的，我才會去適應他們講台語，我才會用台語去回他們，不然一般來說，國小，國中，高中，大家都是講國語的。」 (Amis 0105)

「我十幾歲時被一些閩南人排擠，可是我還是忍下來了，在我和他們相處過後才知道說他們對原住民有偏見。我二十幾歲出社會，靠自己的努力找到一份專業工作，有部分同事會歧視我，總是會先入為主的認為原住民很散，很懶，好像看到瘟疫一樣，眼裡有某種輕蔑，我到現在仍忘不了她們的看待。這一路走來，真的承認自己是原住民，沒給我帶來好處，倒是常被欺負，所以我寧願跟人家說我是外省人，雖然我也不是被欺負怕的人。但是如果可以.....以後我想讓孩子先學好國語，再學好英文。因為大環境很欺負人，大環境很欺負我們有原住民血統的人，有偏見的人太多，如果說一口字正腔圓的國語的話，將來大概就很吃得開了吧？」 (Amis 0111)

從佩君的訪談中了解，佩君的語用習慣係受父母影響，由於父親為外省籍退

伍老兵，在家裡慣用國語為主要語言，母親偶爾會使用到的原住民語，佩君雖對原住民母語不排斥但也不甚熟悉。在居住地花蓮美崙，佩君自述此處是屬於閩客混居地區，因而對於各種語言皆有相當程度接觸，年幼時電視節目(如歌仔戲)、廣播劇可說是她台語的啓蒙師。原本對於閩南族群並沒有特別的觀感，但成年後因原住民身份而在工作、生活上與閩南族群有不愉快的相處經驗，除了減低她對閩南族群的友善感外，在語言運用上有向國語靠攏的傾向，除非必要也儘量避免使用台語。

二、阿志的故事

阿志，二十六歲，未婚，台東鹿野鄉人，在家中排行老二，大學畢業後通過餐飲認證，目前屏東在某餐館擔任廚師。阿志從高中後大部份的時間都在南部，所以他能操一口地道的台語，假如他不說，光憑口音是沒辦法得知他是原住民的。阿志的父母親都是阿美族人，在高中之前都在鹿野鄉就學，他也能以流利的阿美族語和父母親溝通。家中的孩子只有他和哥哥，爸媽務農維生，阿志高中就讀餐飲科，爾後也在南部就讀自己有興趣的餐飲系。專科畢業後，工作卻沒有著落，也讓他心慌了好一陣子。原本想回台東覓職不果，經過一番沈澱，決心朝自己有興趣的餐飲業發展。阿志覺得自己很幸運，到屏東受外燴訓練合格後順利考上執照，連找工作也是第一家就被錄取了。阿志對閩南人的印象很不錯，他說，在屏東的老闆、朋友幾乎都是閩南籍，沒有人因為他是原住民而有差別待遇。閩南人都很 a-sa-li」，就連吃檳榔的文化也和台東人一樣。他的台語可以說是無師自通的。雖然說以往在家鄉也有一些講台語的朋友，但多數阿志時候與他們溝通都是用國語。後來到南部學手藝的關係，多少要記台語的菜名；餐廳的客人點菜、結帳若是不用台語，客人會覺得不親切，這更讓他了解學台語的重要性。

阿志提到他剛到屏東時學習台語，多聽多問，有台語的環境，很快就耳熟能詳了：

「因為跟同學他們互相溝通的時候就會用閩南語，就會聽啊，聽久了然後就會想要嘗試去說。其實就跟他們平常接觸在一起，他們講啊，我們試著去學，一句一句這樣子，就慢慢的就會了。南部講台語的人口滿多的，比較好跟他們溝通。」(Amis 0108)

「怎樣學台語比較快喔？我想通常就跟學外國話一樣，都是打招呼和髒話最快學起吧。」(Amis 0204)

在屏東的閩南人口佔了極大多數，很多閩南人的台語辭彙因為極生活化，所以讓剛到南部的阿志覺得有低俗的感覺。不過在感受到台語的實用性之後，阿志慢慢也發覺台語有其優美的地方，在這裡阿志提到他對於台語不同的看法：

「我畢業後就在屏東上班，認識的一個朋友，很會講台語的俗語和四句聯，聽他講話很好玩。台語算是很好用的語言，而且有時一個發音不對意思就差很多，像他能這樣講台語的人真的不多。怎樣學台語比較快喔？我想通常就跟學外國話一樣，都是打招呼和髒話最快學起吧。」(Amis 0204)

「我以前也會覺得講台語很俗(song)，現在不會了，很自然就可以直接講。怎麼學的？說穿了就是互相尊重而已！譬如說：當你去一個完全你語言不通的地方，你也會覺得無助。最好的方式是：對方學習你的語言，或是你去學對方的語言，如果兩者都不想要，就肢體表演吧！」(Amis 0209)

受訪者阿志父母親均為阿美族人，在家裡大部份時間使用母語，故阿美語聽與說均很流利。對台語學習的動機，主要是來自於職業訓練及工作需求(點菜、記菜名)。因為阿志就學與就業在南部，受到整體環境的影響，有充份的語言環境浸潤，與閩南人的相處方面有正面的回饋，因此對於台語及台語使用者也有較正向的評價。

三、光明的故事

光明，三十五歲，花蓮玉里鎮人，已婚有二子，目前擔任軍職。光明的母親是阿美族人，父親為閩南人。國中畢業後進入士校就讀，先後在高雄、台東服務，目前與妻小定居於台東市。

光明的父親已經過世，原生家庭成員有母親及兄姐弟各一人。光明說，讀軍校是不得已的！父親過逝後母親要帶三個孩子，母親的教育程度不高，只能打些零工，所以他和弟弟先後自願讀軍校來減輕母親的重擔。光明回憶住在花蓮的時光，每到豐年祭的日子，外地的族人都會回來參與一年一次的盛會。花蓮是屬於他們的地方，在那裡沒有人會看不起原住民。一直到自己來到高雄下部隊帶兵開始，覺得有些兵好像會看不起他這個原住民的長官，自己心裡也很不是滋味。光

明說，有些閩南人對原住民有刻板印象，覺得原住民就是愛喝酒，腦袋不靈光，只會用蠻力來解決問題，有時還會在背後用他不懂的台語來嬉笑他，這讓光明覺得，要突破這些，就是做得比他們更好來讓他們瞧瞧。所以當阿兵哥發現他的原住民長官會用台語罵人時都嚇了一大跳，對他的命令也再也不敢陽奉陰違了。關於一般人對於原住民的刻板印象，光明是這樣說的：

「平地的人多多少少會對原住民有刻板印象，像愛喝酒、知識水準不高、不務正業……等，說一句公道話，現在台灣之光，像陽建福，阿妹，哪一個不是原住民？」(Amis 0309)

讀國小開始雖有接觸到台語，大部份的日常用語也沒有問題，但並不會主動用台語來和人對話。光明的太太是很道地的閩南人，可是光明說他的台語經驗完全沒有受到太太的影響，在家也不會特意要跟孩子說台語。在和光明的對談中，發現他是一個很有自信的人，對自己的能力很有把握，並且不太會去附和他人的意見。關於台語，光明有他自己的看法：

「我會說台語，但平時不會當母語使用，只會簡單和朋友、同事說話時用到。我在家和媽媽或兄弟姊妹說族話，在外都說國語，主要是溝通方便，也是尊重其他跟我不同語言的人。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母語』，不要用自認優勢的母語強壓弱勢的母語，我是原住民，就不要強迫我說台語，因為台語不是我的母語。」(Amis 0310)

光明是屬於典型阿美族母系社會的人，他從阿美族母親的漢姓，同時也以身為阿美族人為榮。由於他的閩南籍父親過逝甚早，對父親的印象不太深刻，對父親所使用的語言也沒有親切感。光明是把台語當做用來證明自己實力的工具，企圖刷清一般人對於原住民的刻板印象。在語言使用方面，工作場合光明傾向使用國語，可能與從事軍職，在國家認同方面深受舊有政權體制影響有關。至於私領域使用族語機會較多，表現出對於族群身份有較強的認同感。

四、德南的故事

德南，關山鎮人，三十二歲，研究所畢業，已婚有二子，目前在台東市某公務機關擔任文職人員。德南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子，上有五個姐姐已全部出嫁，父親退休前也在公家機關任職，母親是家庭主婦，對於獨子的教育非常重視。德南

說：

「原住民像我這樣讀到研究所的，在我們那個地方算很光榮的，我的父母親也覺得很驕傲。」(Amis 0401)

德南在陳述自己的成長經驗時，從其語氣可以發現他對自己很有自信，但也很謙虛！德南高中畢業後就讀軍校，但軍校畢業後發現自己並不適應軍旅生活，於是退伍後轉往法律範疇進修，拿到學位後回到台東，順利通過考試擔任公職。他的太太是澎湖人的閩南人，擔任國小教師，婚後育有兩個可愛的孩子，「穩定」是德南追求的目標，他很滿意目前的生活。

德南很以自己的原住民的身份為榮，他說不管走到哪裡，表現如何？都要考慮到自己背負著族人的責任和榮譽。他回憶到台北讀書後的經驗，常被問到：「你是原住民，怎麼不會喝酒呢？」可見有些閩南人仍對原住民有刻板印象，對於造成這種刻板印象的主因，德南提出反駁：

「別這樣瞧不起我們原住民，我覺得是少數的原住民愛酗酒而壞了我們的形象，而通常壞印象常會深植人心，我們也看到許多認真努力的原住民啊，像一些原住民歌手就很令人印象深刻，所以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在家鄉關山，多數都是閩南人。閩南人在工作上都很積極，相對的，原住民的生活態度就太過於樂觀，所以難怪會被人家貼標籤。」(Amis 0410)

德南目前在公家機關有穩定的收入，主要使用的語言是國語，那麼又為何要學台語呢？德南說：

「目前因為從事工作的關係，那跟人家談採購的東西，因為廠商幾乎都是用閩南語溝通為主。就算他不是道地的閩南人，他也會用他主要的語言來和我們溝通。」(Amis 0409)

截至目前為止，德南自認為設立的生活目標都達到了，對於孩子未來的教育規劃適性就好。因為身為原住民在升學上有加分的機制，所以更應該加強灌輸孩子對族語的認同及能力，同時培養孩子多元觀點，多語的能力。特別的一點是，德南的太太是閩南人，除了肯定台語有優美的意涵外，他認為有機會更應該讓小孩學說媽媽的語言，他是這樣想的：

「我太太會跟小孩說台語，雖然我不是閩南人可是我很喜歡台語耶！因為

我認識很多閩南朋友，我也會跟小孩講一些族語喔。台語是很美的語言，有時它形容的會比國語更讓人一目了然，有些台語暗藏的意境更能把說話者的心情表露出來。像人家台語講『牽手』就是配偶的意思，手，可以亂牽的嗎，牽對方的手一輩子，不就是配偶嗎？用台語來唸就是比較易懂，也比較有感情。我覺得每種語言都有分高雅跟低俗的，我們為人父母，站在教育的立場，當然希望我們的孩子不要去學也不要講那些低俗的用語，我也是在鄉下地方長大的，在我成長的過程中，確實有些同年齡的鄰居會出口成『髒』，以前覺得台語低級是因為很多人都會說髒話，不過這就是反映了每個家庭的教育方針不同，不是嗎？」(Amis 0411)

德南是十八位受訪者中學歷最高的，非常以身為阿美族人為榮，對於他族語言有較高的接受度及認同感，也能客觀的分析多語言的用處及選用標準。他的台語學習動機，最大的動力來自於工作上溝通的需求，其次是與閩南族群交際互動。配偶的台語能力對德南的台語學習並沒有明顯影響，其家庭的主要語言仍是國語。但德南能體認多語能力的好處，亦本於對妻子母語的尊重，及對於台語意涵的欣賞，對於台語持客觀且肯定的態度。

五、阿英的故事

阿英，三十八歲，阿美族人，先生卑南族人，曾經擔任過護士，目前是家庭主婦。她在新竹出生，一直到國小五年級才回到台東。在新竹期間是住在客家村莊，所以閩、客籍的同學都不少，小時候並沒有感覺到旁人對原住民有不同的看待標準，或許是自己的臉龐並沒有很明顯的原住民特徵，反倒是回台東後的這十幾年，工作場合感受到原漢之間有被不公平的看待標準。阿英以自己的家人為例，她指出：

「幾十年前的原住民離鄉背景來到都市打拚，以我爸媽四、五十歲沒讀過書的原住民來說，養家糊口是不容易的，有些小朋友可能只能讀到小學畢業就必須出來打工養家，當然我是比較幸運還讓我讀到護校。像我哥哥，以勞力換取薪資，經常是早上五、六點出門，傍晚七、八點回家，放假日子也都是這樣過，工作時間非常長，大部分在工地，還很容易被上面的老闆欺壓，常常這個工程做完老闆就跑了，或是薪水延個一兩個月。」

(Amis 0502)

父母後來舉家遷回台東，在結婚之前，阿英也曾經離開台東到外地工作過，因為覺得台東是遊子最溫暖的懷抱，後來又回到故鄉擔任校護工作。在北部，阿英曾於某公立醫院任護士職，在門診接觸過的病患五花八門，包括外省籍、閩南及其他族群的原住民，因為發覺使用台語能更了解某些病人的苦楚，在當時也要求自己的台語最少要達成與病人溝通的目的。阿英提到：

「像現在的醫學院有的會希望學生能說、懂台語，因為有些年長的病人在醫生問診時常用台語講那裡不舒服，像『pak-too-bun-bun (台語)就是肚子悶悶的』要是醫生連這些都聽不懂，診療時會比較麻煩！有些病人生病已經很難過了，我遇過一個阿伯掛號時因為我跟他說國語，他以為我是大陸來的，就很生氣的罵說你們這些大陸仔……什麼的。有些人覺得他會講國語就夠了，要不要學台語，學台語好不好？這都是人家的自由吧？他不會但是他不覺得困擾，或是他覺得他多台語是一種優勢，那也是各人的認知不同吧？」(Amis 0506)

婚後阿英辭職專心於家庭，希望讓任職於警界的丈夫無後顧之憂。阿英的先生正職是警察，但閒暇之餘也從事有關於原住民風格的音樂創作。在先生的作品裡，許多歌詞意境都反映出對土地、海洋的珍惜，因為職務經常調動的關係，有些創作也是來自於對思念妻兒而產生的抒發。偶爾阿英需要與先生一同公開出席的音樂場合，她會十分靦腆；每每聽到有媒體要到家裡採訪先生，她常先帶著兒女跑出去躲起來，這一點和阿美族人熱情奔放的天性大不相同。阿英說：

「我和我先生都是原住民，覺得原住民比較開朗、豪爽又沒心機吧！承認自己是原住民又怎樣？還不都是台灣人？原住民是台灣的一塊寶，文化也很原始的，像我先生唱歌很好聽，但是他從來沒有說要賣唱片這樣的想法，只是單純的想說要把這個原住民的東西紀錄下來而已。我的母語雖然不是台語，但是我認同優美的台語。很多台語創作的歌曲能感動人心，我覺得不只是歌詞寫得好，可能跟使用的語言能讓聽的人覺得有同感有關吧！我還記得有一陣子，導演吳念真有幾支台語廣告，還有一些紀錄片的節目，也都是用台語說的，很有味道呢。像郭英男的歌聲為什麼能讓奧運會選上？不見得大家都聽得懂原住民的話，但是他唱的曲調就是可以感動

到人心。」 (Amis 0509)

阿英出生於新竹，因為童年很長一段時期與閩、客族群的相處，並且基於工作上的需求，能與病患達成清楚的溝通目的，阿英的台語是出於自發性的學習。父母雖然都是原住民，但在她童年時汲於營生，為了融入主流社會，並沒有太多機會使用原住民語，所以阿英的族語能力並不好，但她對身為原住民族裔表現有相當自信及肯定。她以先生用族語創作音樂為例，認為使用何種語言並不重要，台語若能表情達意，感動人心，便是值得欣賞的語言。

第二節 排灣族人的故事

一、阿旺的故事

阿旺，三十一歲，金峰人，已婚，有一女，從事建築板模的工作。阿旺的父母都是排灣族人，家裡有六個兄弟，阿旺說因為大家教育程度都不高，金峰在地的的工作機會不多，兄弟們有的務農，有的外出做工，大家都是靠體力吃飯。國中畢業後到屏東讀職校才開始接觸到閩南人及台語，因為自己體格健壯，後來就一直做建築的工作。在多數平地人交談的場合裡，原住民的外貌常常成為訕笑的話題，阿旺回憶：

「我高中的時候被同學講過『番仔』，不過當時我聽不懂，所以沒理他們。還有人很天真的問我是混外國哪一國的？因為我皮膚黑，輪廓又深。」

(Paiwan 0102)

阿旺的排灣族語說得十分流利，與妻小溝通則多用國語。工作場合有時閩南朋友會一直用台語對話，讓聽不太懂的阿旺心裡會覺得很不是滋味。阿旺說太太雖然是東港人，台語也說得很好，可是他就是沒辦法跟太太那邊的家人完全用台語溝通，甚至還被岳母唸過：「娶了閩南人的太太還不會說台語。」他是這麼說的：

「我太太是閩南人，她老家也是住在東港，是很道地的閩南人，通常我們在家都是用國語溝通的嘛。但是她跟她家裡人溝通都是用閩南語來溝通。」

就像我岳母跟我講閩南語，我就回她國語，上次就被罵說，趕快學台語。」

(Paiwan 0114)

「基本上，我以國語為主，平時會教孩子一點簡單的族語，我太太會說閩南語，回岳父岳母家，老人家和女兒說閩南語，平時我們兩夫妻時，我都教國語。其實我覺得兩種都學也好。」(Paiwan 0103)

阿旺其實也希望能融入太太娘家那裡的群體，但不熟悉的語言讓他覺得被排斥。阿旺表示：「說台語有腔調會被笑啊，變成更不好意思講了。」(Paiwan 0102)

「不過，若遇到親友問我的小孩怎麼不說『台灣話』？我就會想，什麼叫台灣話？台灣話應該是原指原住民語吧？如果硬叫我該教孩子閩南話而忽略原住民語，我實在無法接受，這樣我更反感，更不會讓小孩接觸閩南語，起碼我個人帶孩子時不會再教她說閩南語，所以我覺得跟太太回娘家壓力還滿大的。」(Paiwan 0103)

所以說雖然南部工作比較好找，但畢竟台東是自己的家鄉，現在則是在台東縣境內有工作就做。雖然如此，談到對未來的規劃，阿旺還是流露出經濟上的不安定感，另外還有孩子的教育問題，阿旺擔憂的是：「原住民的孩子比較直啦！部落裡的孩子是天真是快樂的，但是我總是擔心他們長大後的事情。金鋒這裡的教育環境沒有外面好啦，以後怎麼跟人家競爭？」(Paiwan 0108)

怕孩子到外地會被欺負，留在台東又怕自己的程度不夠沒辦法教好孩子。從阿旺的身上可以看見上一代的原住民對原鄉的依賴和對未來的不確定感之間的掙扎。從阿旺的語言經驗裡發現，個人因素影響學習成效顯著。在大社會裡的多數族群，對於少數族群的心理歧視或邊緣化，可能其產生適應不良現象（許木柱，1987）。阿旺的成長背景與妻小親族有極大差距，又因台語與阿旺熟悉的母語有相當的語言距離，故阿旺的學習動機並不強烈，即使是國中後就到屏東就學，也在南部工作，台語程度仍只是聽得懂，說不流利。在對語言的認同上，阿旺表現了屬於排灣族人的明顯「好惡」，暗暗排斥過度強調自我的強勢語言，對族語則捍衛有加。

二、紹文的故事

紹文，三十二歲，金鋒鄉人，已婚，文職工作。紹文的父親是外省籍，母親

是排灣族人。從小在原住民的部落長大，族語能力尚可，父親過世後隨母親遷居新竹，直到高中畢業後才回到台東。

紹文回憶，剛到新竹的時候，同學們不是客家人就是閩南人，只有他一個人是原住民，皮膚黑，說國語又有腔調，老被同學取笑，所以他以前覺得這些人真是壞透了。雖然說他能聽得懂些許台語，可是基於自尊心，他們講話用台語，紹文還是用國語回答。一直到現在，紹文仍覺得聽台語是很刺耳，又難理解的，若非必要不肯開口說台語。談到對台語的看法，紹文是這麼說的：

「我沒有什麼政治立場，但是你看打開電視那些政論節目，不就是幾個顏色很深的政客在那裡叫來叫去嗎？每天在哪裡灑狗血互罵，我非常不喜歡政治人物在台面上用粗鄙的用語，還幾乎都是說台語的，也因為這樣我回家幾乎都不開電視，連新聞都很少看。什麼叫不會台語是糟糕的事？真是荒謬！你能保證你下輩子不會投胎到大陸？那台灣的原住民也可以說原住民語才是他們的母語啊！什麼跟什麼，語言只是溝通的工具，沒有那一種語言一定比別的語言強，若有分別那都是人心在分，而不是語言本身。目前國語是共通語言而不是台語，如果以後立法通過了再來要求大家都要會講吧。」 (Paiwan 0208)

成年後回到台東，因為覺得此地自己的同胞居優勢，原住民不說台語也是正常的。現在在工作職場上，用何種語言差別不大，與其說不輪轉的台語讓人笑話，不如用大家都會的語言來做溝通的媒介。紹文認為：

「因為國語從小就接觸了啊！根本不需要去學。其實就算有這個環境，因為目前普遍大家都是用國語啊。所以我是覺得國語就是一個本身就可以溝通的一個語言，我是覺得沒有必要再去額外再特別去學台語啦。」

(Paiwan 0212)

紹文的太太是東河鄉隆昌社區的阿美族人，但是他自己的阿美族語也不太通順，所以不論是在工作上或是在家庭裡，國語都是唯一的語言。紹文夫妻倆目前還沒有小孩，但是他設想，將來為了因應潮流，應該要讓小孩學習多種語言。學英文是必要的，日文也可以，不要把自己侷限在小小的台灣只會說台語和國語，紹文談到：

「像這個地球村整個趨勢，我是覺得小孩子要學的，不是只有在台灣本土的。我是覺得說你國語已經是我們目前的共同語言，那倒不如給他們多一些學習外國語言的機會。」(Paiwan 0208)

雖然紹文是在原住民部落長大，但他的語言使用受到外省籍的父親影響，加上高中之前都在新竹就學，與閩南族群不愉快的相處經驗反映在對台語的排斥上，政客們以台語叫囂的表現更加強化他對台語的排斥感。雖然其對族語的認同並不如國語般強烈，但基於族群的自尊，於家庭及職場上非必要時則完全不使用台語。

三、彩鳳的故事

彩鳳，三十八歲，大武鄉排灣族人，已婚，有一子，目前在某金融機構擔任出納工作。彩鳳的娘家在大鳥，婆家在高雄。先生是閩南人，任教於高雄市某國中，因為調動不易，所以彩鳳帶著小孩住在台東市。

小時候到大武跨區就讀，班上只有彩鳳一個人是排灣族的小孩，其他都是閩南人，讓彩鳳覺得自己和其他孩子總有一些不一樣的地方。比方說老師問到祖籍的問題，那個時候大部份的人都會說自己是來自於大陸某省，爸媽教彩鳳回答說自己是排灣族人，原住民的身份讓彩鳳被老師和同學當做笑柄。還有當時閩南人的小孩如果在學校說台語會被罰錢，有次她聽同學說某句台語覺得有趣也跟著說，原本以為那只是句罵人的話，不知道自己講的就叫台語。接著同學告狀說：「嘿！你講台語。」，沒想到她這個原住民小孩也因講方言而被罰錢了。另外像彩鳳家小時候是開雜貨店的，有些外地來的平地人總喜歡討價還價，或是覺得他們聽不懂台語就以台語笑話他們，這些閩南人不知道彩鳳排灣族的媽媽其實也很會聽、說台語，當時的林林總總在彩鳳的小小心靈裡，對閩南人留下不好的印象。

對閩南人不友善的看法，到了出社會上班後，因為常常接觸到說台語的顧客而有所改觀，雖然自己的台語仍然有口音問題，為了生意也要說台語。婚後跟婆家的溝通、菜市場買菜、街頭巷尾鄰居的閒聊，讓彩鳳的台語能力進步不少。彩鳳覺得現在台語對她來說是有用處的語言，說台語也是一件有趣的事，彩鳳說：

「跟我婆婆她家那邊，就是奶奶還在的時候就會就必需要用台語跟她講。」
(Paiwan 0310)

「我自己覺得，我回去高雄大部分人口大部分的人都是講台語，所以你沒有辦法參與他們的談話。就是可能別人在交談時候，你可能像在家族裡面，我就會聽，只能聽，然後就是偶爾回答一兩句，可是你就沒有辦法融入他們那個圈圈。」 (Paiwan 0313)

「你可能買東西啊，就是遇到可能講台語的人，可能就買東西的時候會常用到啊。或者是我現在會用到就是跟巷子的阿嬤聊天的時候，有時就必須要用，因為她就只會那個語言。」 (Paiwan 0309)

「我的台語也是簡單的聽得懂，難的就沒辦法，所以婆家教我的小孩台語，我不排斥，我自己也是聽不懂時會問，我都是在公婆面前講國語，因為台語不好，講那些半生不熟的台語，她們聽不懂得也不大好。我覺得多一種語言就是多一項優勢，在台灣不能好好從小學台語，我覺得真的很可惜。長大再學，雖然很努力練習啦，總是覺得腔調或流利度上會有點不夠。以後我的孩子應該希望他兩種語言都學吧，學什麼都可以，多聽對孩子是好的哩！」 (Paiwan 0308)

彩鳳以她自己為例，小時候並不覺得有學台語、說台語的必要，是因為就學的環境封閉。但是成人之後體認到多語的好處，並且出於自發性、持續性的學習才能見到效果。有關於「台灣話」、「台語」的爭議，彩鳳也提出她的看法：

「我小時候因為家庭做生意的關係，所以日常生活國台語都有接觸。我對閩南語沒有任何偏見，我不喜歡的是將閩南語直接認定為是台語的說法。從小到大，我所接觸的人大多是說國語的，說閩南語的，大概是問路跟買東西的人，但我不顧店，所以我當時也不覺得我『應該』要學會閩南語，反正在店裡的時間也不多。我非常認同語言多學是好的，只是，閩南語絕對不等於是台語，也不是台灣話。若真的要說台灣話，我覺得應該是原住民語才對啊。」 (Paiwan 0305)

「像有的親友或婆家鄰居看我的小孩說國語就糾正他說要講『台灣話』，我就會有點氣，什麼叫台灣話？台灣話應該是原住民語？還是國語？大家應該開放心胸才對，所有在台灣的都是台灣話才對吧？」 (Paiwan 0308)

彩鳳的家鄉大武，主要人口是排灣族，閩南語算是外來語言。她小時候與閩

南人互動的模式，曾經讓她對閩南人、閩南語產生反感。現居地台東市與漢人接觸頻繁，且基於職場的需求、及與婆家傳統閩南家庭能有良好的溝通模式，因而自發性的學習台語。彩鳳認為台語確有實用性、重要性，認為多學會一種語言便多一份優勢，但閩南人不能蠻橫的認為台語居於所有語言之上。

第三節 卑南族人的故事

一、建忠的故事

建忠，三十七歲，未婚，東河鄉卑南族人，以種植水果為業。父親為外省籍退伍軍人，母親卑南族人。國中畢業後本來從事木工，因父親年紀大，回家接手果園的工作。建忠說小時候家裡常有父親的軍中伙伴來家裡泡茶，老兵們思鄉心切，說到對台灣生活的不適應處往往聲淚俱下。父執輩們由於二二八事件，對當時的台灣人有明顯隔閡。另外多數的台灣人都覺得原住民愛喝酒，歧視原住民，自己長大後再回想，外省人討厭台灣人，台灣人又看不起原住民，自己是屬於哪種人呢？在談到自我的身份認同方面，建忠是這樣認為的：

「我本身是外省人，但我也住在台東的原住民，我從小都是跟原住民的小朋友一起玩一起學習一起長大的，我覺得原住民比我長大後遇到的人更沒心機更好相處，我喜歡跟他們做朋友，因為跟他們在一起不用耍心機。原住民也很刻苦，像工地綁鋼筋、板模的也很多都是原住民在做的，他們比很多『白浪』更勤勞好不好？」(Puyuma 0102)

小時候長大的地方，閩南人也是很多的，大家玩在一起，也沒有像大人一樣分本省人、台灣人，耳濡目染的也就學會了台語。現在父母親年紀都大了，建忠在台東市寶桑這一帶買了房子給老人家享清福。鄰居多是閩南人，母親的親戚們也都住在附近，連舅舅阿姨們也會用台語來聊天，早就沒有在分本省人、外省人和原住民了。關於台灣人和台灣話的看法，建忠是這麼想的：

「其實現在日常生活到雜貨店買東西都是直接用台語的啊，老闆聽我講台語，應該……也不會賣我比較貴吧，因為……他看我身材，也不敢賣我比

較貴吧！」(Puyuma 0108)

「不會台語就不是台灣人，我碰過這種老人對我這樣說，我都直接頂回去說，我是原住民！記得以前小時候台語、原住民語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方言，沒想到現在因政治問題讓閩南語變成主流後，連不是閩南人的人都被迫一定要跟閩南人一樣會講閩南話了。我看或許什麼時候台灣會出現一位外籍新娘生的，有越南血統的總統，到時候大大小小就開始學越南話吧！哈哈！」(Puyuma 0107)

建忠的成長環境有許多的閩南人，台語的學習耳濡目染，台語的運用也非常流利。他認同台語功用，但父親的外省背景使他對於會說台語才是台灣人的說法不以為然，他認為各族群之間應該彼此尊重，而不應以強勢的族群或語言強迫其他族群必須接受同化或認知。

二、呈雄的故事

呈雄，二十八歲，知本卑南族人，未婚，職業軍人。父親是外省退伍老兵，已逝，母親為卑南族人，父親過逝前是務農為業。呈雄就學就業一直都在台東知本，原本就讀農工建築科，但自己身形瘦小，對建築也沒有興趣，入伍後考慮未來的安定自願轉為志願役士官。呈雄母親雖然是卑南族，但呈雄從小就和父親說國語，因此對卑南族語是一竅不通，在成年之前，呈雄覺得台語是很陌生的語言。呈雄自述：

「我是台灣生的外省小孩，也是不會說族語的原住民，老爸是四川人 媽媽是卑南族，從小住山區，上學又規定講國語。小時候是常看到所謂的老兵和我爸爸講著他們的家鄉話，台語喔？小時候沒機會學，也不太會講。至於族語可能以後要學母語要聽錄音帶或教學影片才行了。」

(Puyuma 0203)

自小家中只有呈雄一個孩子，父母親對他可說是有求必應，每天由山上接送知本市區上下學，但父母親過度的保護也造成呈雄較為內向的個性。呈雄回憶說同學當中有很多閩南人，因為自己長得矮又小，又是原住民的身份，有的同學就會用台語說他是「山地仔」，不然就笑他是肉雞仔(因呈雄的膚色較白)，偶爾爸爸來學校時，還有人說他的爸爸是他的阿公，讓他常常對父母親抱怨自己為何

是原住民，對閩南人也挺反感的。一直到呈雄的父親去世，家境也開始變差，呈雄開始體認到身為獨子的責任。個性的改變在入伍後，從前放假他就窩在家裡看電視，現在會試著跟同袍一起去唱卡拉 OK。剛開始他只會唱幾首簡單的台語歌，漸漸能和同袍以台語閒話家常。希望能以台語達成交際的目的，但對於較粗俗的台語的看法，呈雄是這麼認為的：

「學生的時代都會可能是就是看到別人吵架啊，就會那個台語出來才知道，喔！這是罵人的話，知道不好聽，但是就是學起來了。」(Puyuma 0204)

「小時候都比較常講國語，台語就是在國中高中時期才開始比較有接觸。我是入伍之後比較常用台語，因為我在入伍之後啊，阿兵哥比較多，阿兵哥幾乎都在講台語比較多，所以說我都會跟他們學，這樣比較不會有代溝吧。」(Puyuma 0205)

「我的台語很爛……但我記得 XX 小、什小……之類，或是之前大家愛說的 LP(指男性器官)等等，就是弟兄啊，說話的時候都會常常用這個開頭，真的都很不得體。雖然有人說這是比較通俗的說法，但我覺得盡量還是不要用比較好！」(Puyuma 0203)

呈雄的父親為外省退伍老兵，自幼和父親說國語。由於父親的語言習慣以及學校的環境限制，國語成為呈雄最主要使用的語言。在職場中他接觸到的是較低俗的粗話，對台語產生負面的觀感，而工作環境及學校以國語為主要語言，對台語的使用上沒有必要性的需求，呈雄認為沒有必要再熟練自己的台語能力。

三、寶哥的故事

寶哥，今年六十歲，退休教育工作者，目前為台東縣觀光旅遊解說志工，帶團資歷已有十六年，他喜歡透過實地的踏查與文本相互印證，透過不同的觀點與視野書寫自己眼中的台東。也因此，身為卑南人的寶哥退而不休，除了常態性的文史工作導覽，攝影、登山，也參與了漢人廟宇的典籍編修。寶哥退休後精采的生活，他是這樣述說的：

「我退休後開始當解說員，因為我喜歡讀的書範圍太廣了，而且又非常的深入，我所懂的，甚至於不是一般原住民喜歡讀的東西，比方說有漢人的民俗跟文學、廟宇祭典……這方面就不是一般原住民會涉獵的東西。比如

說我之前給農工學生上課，我跟學生說什麼你知道嗎？我說很感謝你們，讓我有強迫我自己去學習的一種機會，因為你們請我來上課，我就得想辦法找很多的文史筆記，所以我很喜歡去接 CASE！」(Puyuma 0302)

寶哥自述具有多種語言的能力。生父母都是卑南族人，與母親同住在利嘉時與母系親友講卑南語。大約五歲時父親去世，母親改嫁給客家人，小時候繼父的家族講客家語為主。師範學校畢業後分發到北原阿美族人社區，跟同事、學生溝通，能說簡單的阿美語。結婚後太太是閩南人，所以年輕時台語聽的能力就很不錯，但沒有很積極的想學台語，台語說的能力則是退休後開始帶團導覽，自學得來的。他回憶道：

「雖然沒有受到她的影響，但是我要回到她的家裡的時候，那勢必要講跟我的岳母要講閩南話，可是為了這個閩南話我講的還不是很溜，常常還是會被人笑。再來就是我在參與廟宇的工作的時候，因為我……以前我是廟宇的總幹事，現在雖然已經退職下來，現在我還是當廟宇的委員，我身為委員還是要跟老伯伯、老人家還有這些社區的人，我要跟他用台語跟他交談。」(Puyuma 0303)

「雖然娶了閩南人，但是台語還是講得很不靈不溜，大概在快退休的時候，我才比較精一點的閩南話，那個時候在學習我是用閩南話去唸報紙這樣學來的。為什麼要學呢？其實是有一次在旅遊當中客人就給我講一句話，他說：『嘿！導遊，拜託好嗎？那個我不會講我不會聽那個國語的啦！請你用台語跟我講。』然後才開始要求然後自己跟著去唸閩南話，我自己也是找他們的民俗語言俚語之類的書來讀的。當然還是要聽啊！去問啊！有時去問這個老人家該怎麼用？妳叫我國字直接去翻，跟那個實質上去講的意思不一樣的。」(Puyuma 0304)

就算是成長的背景與漢人的關係十分密切，(與繼父家庭、與妻子原生家庭)，寶哥仍覺得閩南人有強烈的排外感，比方說：

「記得幾年前我要在知本選里長，一個漢人的競選人他就對外說：『這裡是漢人的地方，你是原住民不要來選。』可是原住民的競選人說我是漢人，因為我常常接觸的地方是比如說廟宇，那是屬於漢人的社會才會去走的。」

還有甚至於有的原住民說我不是知本當地的人，因為我是從利嘉過來的。不過我的心裡面還是認定說我就是一個原住民，我要讓所有的原住民朋友了解，原住民也有厲害的地方，漢人不一定比較聰明，原住民就比較笨！」
(Puyuma 0306)

像寶哥這樣樂天的原住民，對於自我的身份抱持著強烈的認同感，同樣的，他的子女，也以身為原住民而覺得驕傲，寶哥這麼說道：

「我的女兒在讀東吳大學的時候，當時要調查原住民身份，有一次她們導師說『是原住民的請舉手。』她就馬上舉手起來，但是老師說：『妳不是原住民，趕快把手放下來。』因為她的臉型不像，講話的音調也不像，有的原住民他講話的那種腔調很明顯，我女兒不會。當時的時代是真的人家一看臉就知道：『啊，這個原住民啦！』，只要想到原住民，就會聯想到：『啊，這個做事情做兩天就不做了啦。』我曾經也在台北看到幾個原住民的朋友，今天賺了錢明天就看不到人，那時候的原住民給人的印象就是這個樣子。但是我的孩子到目前為止也沒有說把自己當作原住民會是很不好的，他們還是很喜歡自己是原住民，她也不會在乎說別人說她是原住民。」
(Puyuma 0308)

雖然退休，但目前寶哥的生活仍十分忙碌，寫部落格、擔任導覽志工、廟宇祭祀的研究，喝一點酒、說一點笑話，以文筆描述原住民傳統智慧及文化之美，也介紹其他族群的特色。他說，這是身為原住民，對族群能做的微薄貢獻，他也憂心，在不久的將來，也許就沒有人可以交棒將文化傳承下去：

「在台灣什麼是弱勢？大部份是客家人和原住民嘛！如果語言不傳承，將來更是沒有舞台，客家話和原住民語會在台灣消失，像日月潭的邵族現在講什麼話你知道嗎？講閩南話。目前邵族人口數大約兩百人左右，會講邵族語言的耆老也只剩下幾個了。請問，這是你願意看到的嗎？」

(Puyuma 0310)

寶哥具有閩、客、阿美、卑南多種語言能力，對台語的熟悉來自於閩南族群的配偶，但真正自發性的學習台語是爲了因應退休後導覽解說工作的需要。此動機不是基於經濟上有迫切性的需求，而是身為原住民要以多種語言介紹原鄉特色

的使命感要求。寶哥認為學習語言要不恥下問，多看多聽，就可以將語言學好。

四、蘭姐的故事

蘭姐，五十八歲，南王卑南族人。蘭姐先後長達三十年的時間都在公務機關任職，包括農會、鄉公所，最後從國稅局退休，目前日間在擔任里長的弟弟的服務處幫忙。蘭姐雖然已經退休，但腦筋仍十分靈光，因著在國稅局工作具有敏銳的邏輯觀，做事情也講求效率。談到自己是身在公務機關中少數的原住民族，旁觀看許多族人，即使表現優異，仍不免因原住民的身份而被差別待遇便覺不平。蘭姐回憶：

「常常有看到這種情形，我會替我們的同胞抱不平。好比說你的職別是工友、他也是工友，他給他去清理廁所，另外一個給他去做廚房涼快，差很多嘛！有沒有？閩南人跟漢人差很多嘛？那我們旁邊看到的人就會說不必這樣耶，抽籤嘛，你不要指定嘛！還是說在這個卑南山區服務嘛，都是卑南族，有些案子有沒有，碰到原住民講不通，那你上面還是要有出來的績效啊！還是要叫我們當個中間的翻譯，還有像說到某一個地方去巡迴，不曉得那邊有沒有危機或是怎麼樣的話，他會叫他旁邊的原住民先過去探路啊，這個時候又覺得你是原住民有用了？氣人咧！」(Puyuma 0402)

蘭姐的兄弟姐妹如同她，因住所及職業多與漢人有密切接觸，除了精通閩南語之外，生活習慣也同漢人幾乎無異。使用台語的目的為何，蘭姐解釋說：

「我在小學的時候就會說閩南語啦，因為班上的同學……我們當時一班五十個，原住民沒有兩個，都是閩南人，妳不用它，能嗎？我們村莊裡面三分之二以上也都是閩南人，原住民跟人家拜拜，家裡面也是會有那種……公媽，我們這裡大部分也這樣啊，漢化得很徹底吧？我媽媽會講日語，因為她們有讀日本學校嘛，之前是日據時代不是嗎？平常也會族語，還有我們原住民的話，再來就是國語。像我弟弟，現在的里長啊，他們也是這樣啊，都跟我們一樣混合著用，環境，都是環境啊。這裡商店、鄰居什麼的都是閩南語，你不得不用它啊！如同說我用山地話你不懂，你跟我不能溝通的話，我不是就要用你會的語言？我們兩個都會的語言，就是閩南語嘛。」(Puyuma 0404)

即使是平常在服務處需要用台語的對象多，蘭姐對於台語節目並不是很欣賞，甚至也不太想主動說台語，原因是：

「除了是鄰居像那個閩南人的鄰居跟我講台語，我會配合他們，跟他們講台語。如果是比較不認識的或者是第一次碰到面的朋友啊……有的也是他一開口就講閩南語問啊，雖然我自動會跟他講我們是這裡的人，是原住民，然後他們還會說：『唉呀，住久了都是一樣的啦。』有的閩南人就是這樣老大心態。」(Puyuma 0408)

台語對於蘭姐像是又愛又恨的工具，台語本身沒有原罪，錯在部份台語使用者的行為曾給蘭姐留下負面的評價。她在職場消極而被動的使用這種語言，不肯明講卻隱約承認使用台語確有好處，她是這麼說的：

「公務機關說不說台語沒有什麼差別耶，因為工作的性質是這樣啊，大部份都說國語不是嗎？我的孫女以前學校五年級才有英文，我就說叫他媽媽趕快給她學那個英文。做事情要有效率，我對我們的原住民的家長們，我給他們都說：『你們要讓小孩去學別人的語言，不要學我們的母語。』我說我們的母語以後會沒有，就算有也沒有地方使用，你要去哪裡使用它？現在環境啦，環境看人口大至小嘛，人家閩南的人口比較多的話，以後在社會上來講，生意什麼都是要用台語啊。所以妳還是要給孩子們多少會說一點台語啦。」(Puyuma 0410)

蘭姐居住在南王，漢化的程度極深，生活方式與閩南族群幾乎無異，但對閩南族群似乎仍有反感。她的台語使用是為了因應工作需求，其次基於溝通便利。她認為閩南族群在職場對於原住民有歧視現象，語用上的強勢也讓人不敢恭維。若是有其他可以使用的語言選擇，非不得已蘭姐會儘量不使用台語。

五、正叔的故事

正叔，卑南族人，五十四歲，某農務機關工友。正叔因工作關係常在稻米集中產地巡迴，如太麻里、池上、關山等，因為跟農民有頻繁接觸的機會下，除了台語之外，客語聽說的能力也不錯，有些時候講台語或客語，農民們也對於他的語言能力感到驚訝。不過正叔覺得並沒有什麼好得意的，他認為，工作利益需要迴避，自己並不會因為某些人討好的態度而有竊喜的心理！因為在以往聽到太多

與漢人交往不愉快的回憶，使他在這方面有防禦的心態。這裡談到正叔對於閩南族群的看法：

「因為可能……在鄉下這樣，原住民部落的經濟活動比較落後，很多原住民新生代都到都市謀生，剩下的就是老人家和小孩。有些漢人就來說要幫他們蓋房子，原住民出地，他們來蓋，然後蓋好了給他們一棟。在和他們的交涉過程中，原住民不熟悉法令啊，就落入了這些人的圈套當中，話說得很好聽哪！辛辛苦苦賺錢買來的地，最後都進了商人的荷包裡，我們以前就常常聽到這樣的例子。所以原住民有排外的心態，那是因為早期，有些不良份子欺騙他們，騙走了他們的土地，騙他們的祖靈地，所以他們對外地人有深刻的不信任感。像我自己的工作場合嘛！主管就是閩南人跟漢人這樣，他們閩南人的同胞就找比較輕鬆的工作給他們做啊！那給原住民的是比較勞力那樣子，不是在那個比較勞工階級才有這樣子的區分，在公家機關還是有那樣子。我覺得就是像閩南人講的：『吃虧當作吃補』來當運動，不然要氣死自己喔？」(Puyuma 0503)

正叔未婚，他開玩笑的說，吃過閩南人的虧、被女孩子嫌，不敢結婚啦！事實上正叔除了做事謹慎，凡事抱持不計較的心態，也覺得原住民真的有某些為人所詬病的劣根性需要破除，比方說：

「大家是有酒鬼的印象，可能是原住民在一起時，就愛喝酒來表示好客，平地人就沒有酒鬼嗎？唉！都台灣人為什麼要這樣分呢？我覺得人都有優缺點，原住民不一定是酒鬼嘛？客家人也不全部是尖酸小氣的啊，還是說閩南人都是鴨霸、自大的？如果說是對特定族群有刻板印象的人，心胸和眼界都太狹隘了。」(Puyuma 0507)

正叔說他血液裡注定是個原住民，也樂當原住民。原住民都很樂觀，但或許就因為他們樂觀的天性，導致很多事情都覺得比較無所謂，他自己就算環境再怎麼不好都會努力打拚，算是上進自取的人，不分是平地還是山地人，別妄自菲薄是重點！

卑南族群因與閩南族群有較密切的接觸，早期原住民被訛詐的事件常有耳聞，因而正叔對漢人抱持有提防的心態。族群認同與語言學習有相關性，正叔覺

得語言的學習如同學手藝，會說台語是不是比較容易得到閩南人認同？但至少多會一種語言也不是壞事。正叔的台語並不很流暢，事實上他覺得在公家機關並不一定會用到台語，但仍然肯定各種語言都有實際上的功用。因為職業與接觸對象的限制，正叔所使用的語彙也屬於較實用，不甚文雅的類型。

六、忠叔的故事

忠叔，五十八歲，陸軍官校畢業，上尉退伍，目前義務擔任小學的棒球教練。第一次見面，忠叔劈頭問我：「你喜歡看棒球嗎？你知道現在的職棒選手裡，有幾個是原住民嗎？」經由忠叔的介紹了解，原來包括黃忠義、旅外選手曹錦輝、陽建福、林英傑、陳致遠都來自後山、身上都留著原住民的血。忠叔說，自己小時候就愛打棒球，無師自通，這是上帝賜給他體能上的天份。以往在公職也常組隊代表機關出賽，因為知道台東的棒球發展經費有限，退休後希望能為台東的少棒出點心力，所以在課後義務教授。他自己帶隊親眼見到很多熱情的原住民家長，喜愛棒球不亞於自己的孩子，邊喝酒邊在場邊吆喝為選手打氣，但是這樣樂天的性格也被常視為懶惰散漫的象徵：

「台東原住民的小孩子沒有心機，很熱心、純真，但是不可否認，如果打棒球沒有打出一個好成績，他們長大後還可以做什麼？許多人還停留在原住民喜歡喝酒的刻板想法，有的時候那只是一種娛樂，或是慰勞工作一整天的辛苦，大家有酒鬼的印象，可能是原住民在一起時，就愛喝酒來表示好客，不要看到膚色長相不同的人就貼上標籤，很多閩南人也是很愛喝酒的不是嗎？有受過教育的原住民現在會為了下一代著想。」(Puyuma 0601)

從軍數十年，忠叔的軍旅生活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就好像遊牧民族一樣要到處移編，像宜蘭、恆春、金門、馬祖等都去過不只兩三回。部隊要下基地時，就得跟當地住民先照會，免得炮彈打壞了人家家的屋頂，炸死了到處遊盪的牛羊可是會產生糾紛。有的時候明明就看好了沒問題才開始演習，哪裡知道不知從何又跑出幾隻不長眼的牲畜成為彈下枉魂。不知是不是當地居民故意放出來的？還是無意中逃脫的？反正因此常常發生索賠的爭議，而其中最常發生的區域還是在南部，同袍間會彼此互相開玩笑的說：「小心啊！死一隻牛要賠好幾十萬，別亂打啊。」

就是這樣的生活，讓忠叔和不同族群有很常接觸的機會，他說台語有分很多地方的腔調，平地的，海口的，甚至東部和西部的口音也不同，有的時候腔調的不同會決定對方怎樣看你的態度，忠叔說：

「比方我在恆春演習，旁邊就跟了很多賣香腸的、賣涼水的小販，我都叫他們小蜜蜂，因為趕不走嘛！這個就是獨門生意啦，可是不同的人去買價格還是有差，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他聽你講話還是分得出來你是哪裡的原住民。你看真的很厲害，都一樣那麼黑，台語講得一樣亂七八糟他還聽得出來。」(Puyuma 0609)

退伍後忠叔仍保持著軍人做事一絲不苟的性格，他提到當年的同袍，有人目前都升到中將的位階。問他退伍後悔嗎？忠叔說不會，人各有志，當時原住民在軍界除了士官，軍官幾乎沒有發展的空間，更何況像他是黑黝黝的原住民，沒有退下來要升也是難啦！。這裡提到他對於族群的看法：

「孩子時的想法通常和大人不一樣，小的時候會隱藏自己的原住民身份，覺得當原住民很丟臉，有的時候甚至不願意公開承認自己是原住民。小時候那個政府的政策就是不能說方言，就是要講國語，閩南人的小孩把國語『我是誰』講成『偶數隨』會被人笑，同樣我們講國語也有腔調，可能是個人的自卑感吧，不願意說我是原住民啦。那像現在一般的刻意不要提起這個身份，我覺得可能是意識形態啦，所以說大家都是同等，不要說故意歧視原住民就好。」(Puyuma 0607)

忠叔居住的地區檳榔村，是屬於原住民集中居住的地方，他說還好這裡的孩子是隔代教養，祖父母帶大的比較多，所以族語聽的部份都還可以，但講話就幾乎全用國語。他自己平常到學校教棒球也是用國語比較多，倒是台語因為退伍後也不常用，許多較平易通俗的說法還能理解，真要用台語跟人家對談也稱不上流利，得穿插幾句國語才有辦法。對於原住民是否有學習台語的必要性，忠叔回答：

「像我們原住民，環境上大部分都跟其他族群融合在一起了，跟閩南人說台語是比較有親和力，但是也不要說用勉強的方式叫人家一定要去學！我的孩子台語學不溜我也不會勉強她，在我的認知裡台語只是一種地區性的溝通方法，會很好，不會也罷，不要講到這個就說到什麼意識形態的問題，

我想也不要想得太嚴重。」(Puyuma 0607)

職場上的升遷不利，曾讓忠叔對自我的身份認同有隱性排斥，但對於族人在球場上的優異表現又覺得與有榮焉。忠叔所會的台語詞彙是從和市井小民、販夫走卒等的交手經驗中學來的，在和他們討價還價的過程中，也許不盡然結果都讓人滿意，也建構出他對閩南人的看法，大抵不脫：實際、有生意頭腦，苦幹實幹……。但他還是覺得台語是個有實際用處的語言，在南部不用台語真的吃虧。

七、小燕的故事

小燕，四十三歲，卑南族人，先生是外省與阿美族人的第二代。小燕是有幼教資格的老師，因為公公不喜歡女人家拋頭露面，所以婚後在夫家經營的雜貨店上班。公公過世後目前有一陣子專心帶小孩，等小孩都上小學則從事家庭保姆的工作。小燕的夫家以身為外省人自豪，非常看不起原住民，即使是婆婆也是阿美族人，所以先生也具有二分之一原住民血統，當他提到中意的對象是純原住民時，還曾起了一番家庭革命。小燕回憶起當時的景象，說：

「我二十幾歲要結婚時，當時的小姑說我是原住民所以不喜歡，連給個見面的機會都沒有。我公公是外省人，他就覺得說那個媳婦如果還讓我外出工作的話會給隔壁鄰居笑話，說連個媳婦都養不起。雖然婚後婆婆對我很很好，我的婆婆也是原住民，我很喜歡她，她對我也很好。只要她自己能做的事，從來不會麻煩我們，即使是現在她已經八十幾了，連碗也不讓我洗。她是原住民，可是不抽煙不喝酒，不會吃檳榔，不會東家長西家短道人是非，這一點比很多外省人、平地人好多了。」(Puyuma 0701)

因為婚前曾經在幼稚園任教數年，婚後又幫忙家裡的雜貨店生意，小燕有許多與閩南人打交道的經驗，談到原住民在職場受到的歧視也頗感傷。小燕表示：

「以前我在托兒所，我們學校二十幾個老師，總是也有分『啊，他跟誰比較好……』，但是我不會說選邊站，我不會，因為我不喜歡這樣子。記得以前有位同事，某個學期快結束時居然說不做了，我可能看起來比較沒有偏向那一邊，所以跟她有話聊，一問之下原來是被人排擠，原因居然是因為原住民的關係，我聽了好難過，我不相信會有人無知到這種地步。」

(Puyuma 0703)

雖然在夫家和職場總是承受著被看不起的眼光，小燕仍然以身為原住民自豪。她覺得事在人為，如果沒辦法改變別人的想法，倒不如努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以更好的表現讓他人耳目一新更來得實際。小燕在這裡這樣論述：

「所有的家務事都是我要做，我下班回去我還得弄晚餐給家裡的人吃，但是我小姑還講說：『沒辦法，原住民的韌性都非常強啊，都吃苦耐勞，那就多做一點囉！』我一聽到我就心裡在想：我今天為什麼肯做這些事情，是因為我要告訴妳，我不認輸，我不認輸。你們認為原住民是一個……我承認，原住民是一個非常惰性，一個劣根性的民族，這一點我不否認，但是我不願意它發生在我身上，所以我極力的做好我的角色扮演。」

(Puyuma 0704)

小燕這樣易感、不服輸的個性，從她就學時期與閩南人同學的相處就可見一二，即使是如吃飯用餐具這樣細枝末末的小事，有時旁人無心的一句話也會讓她十分在意，就像以下所描述的事件，小燕說：

「像我國中一年級，有一天我吃中飯時，然後因為帶筷子不方便嘛，然後我就帶湯匙，就是可以放在飯盒裡面，這樣可以直接吃飯比較方便，就一個同學就笑說，他就說：『啊，你看，她是番仔不會用筷子吃飯，用湯匙。』，他意思是說番仔都不會用筷子吃飯都用湯匙吃飯，我一聽哦，我只差眼淚沒有流下來這樣。我的印象好深刻的就是讓我覺得說：『只因為我是原住民，你們就這麼歧視我嗎？』，對！然後第二天上學我就改帶筷子，我要證明給你們看，我不是不會用筷子，只是我覺得帶筷子你就是要橫在書包裡面，要吃飯的時候還要拿去洗一洗，就是比較麻煩而已。」(Puyuma 0702)

這樣不服輸的個性，讓小燕覺得做什麼要盡力，像不像，三分樣！台語的學習也是。這裡講到她學台語的動機，以及使用的方法：

「以前剛從學校畢業的時候可能年輕嘛，又愛玩，那我是學商嘛，想說學商一定是要接觸很多工作環境，就先到台北去工作一段時間，大概有三年。因為那時候也很愛玩，就……那時候剛好正風行、流行那個什麼卡拉OK，就跟同學或者是朋友到那裡去學唱卡拉OK。那以前的唱卡拉OK的歌詞都是……台語都是用中文去寫的嘛，就是用這種方式練習唱，唱台語

歌。」(Puyuma 0410)

「因為工作的關係，所以沒辦法，不得不去學這個第二個語言，因為早餐店的話，妳想，早上就是學生比較多，然後晚一點就是家庭主婦、阿嬤帶孫子，那就是分那個時段性去講，有時候就是國語、台語都有。你不能只會講一種語言啊！很多客人很多聽不懂的。」(Puyuma 0406)

「學一個東西本來就是這樣，你要怎麼講，人家會比較聽得清楚你在講什麼，你要表達的是什麼？像跟閩南人的鄰居啊，像在打招呼或是有一些應酬方面，看年齡層，如看年紀比較大一點的話，講國語一定他聽起來可能會比較難理解我的意思，可能會比較吃力，那我就不會用國語，我就會用閩南語跟他問候。我台語講最好的是我在幼稚園的時候，因為有很多都是阿嬤帶孫子，那有的時候要跟阿嬤溝通的時候，喔，一定要用台語。因為妳有那樣的語言環境啦，因為那樣的生態、那樣的人，所以妳有那樣環境，所以妳去自然而然就會比較熟練去運用。我曾經有一次在幼稚園的那個家長座談會，我一看，哇，都是阿嬤，怎麼辦？喔，那你就必須在臺上、在教室有沒有，講的時候就要用台語講。那阿嬤聽了都說『這老師哦…』，就是說我台語怎麼講得那麼好啦，然後她就說這老師不簡單啊，然後怎樣怎樣的。那我聽到的時候我就覺得說，啊，有受到肯定，那最起碼這一點我就做好了我的一個很好的人際關係。」(Puyuma 0406)

受訪者小燕於成年後步入家庭，在外省籍公公，外省與原住民婚配第二代的幾位小姑身上，看見了外省人的優越感及他們對原住民的態度。小燕內心為改變婆家眾人及外界對原住民懶散的刻板印象，在工作學習的態度秉持不服輸的個性，力求做好角色扮演；小燕的台語學習動機始於其工作場合(幼稚園、保育工作夥伴、早餐店同事)的需要，語言學習的管道，包括卡拉 OK，電視節目，都是從很實際的管道取得。藉由台語的使用，拉近客戶或學生家長之間的距離，進而獲得認同與肯定。

第四節 布農族人的故事

一、志宏的故事

志宏，二十四歲，海端鄉布農族人，未婚，父母親皆已過逝，志宏是由祖母及叔嬸帶大的。志宏的左腳行動不方便，但體形十分結實，目前是做水泥工為業。志宏自謙學歷只有高職畢業，自己不太會講話，個性也是十分憨厚。奶奶和叔叔是務農的，而堂哥們有的開砂石車，有的在工地做工，現在志宏就跟著二堂哥一起做工程，一家人為圖生活溫飽各分東西，除了過年過節很少全家聚在一起。小時候父母親因意外喪生，留下志宏一個人，志宏的腳也是在那時受傷的。志宏很感謝奶奶將他帶大，還有叔嬸視如己出的照顧。他自述說沒有讀書的頭腦，本來想國中畢業就去賺錢，也是叔叔鼓勵他繼續完成高職的學業。目前包工程常常需要在一個地點待上十天半個月才能回海端一次，很多人覺得原住民對工作常常不積極，不用心，而且現在引進外籍勞工，原住民的工作機會變得更少，甚至在價格方面還會被刻意壓低。但志宏說靠勞力吃飯的人沒有抱怨的權力，他最大的希望是賺多一些錢給奶奶，目前生活雖然不富裕，但三餐溫飽有餘就夠了。

志宏的台語經驗來自於國中時同學們戲謔式的打招呼方式，當時的政策是禁止說國語以外的方言，但還是有幾個閩南同學喜歡挑戰這樣的禁忌，所以志宏對這樣的辭彙也覺得很新奇、有興趣，志宏說：

「每次看，看他們在講話的時候，都是先罵那三個字啊，所以就是每天，每次聽到這個就，吔！就記在頭腦裡面去了。後來就開始覺得很好奇，就覺得很好玩，然後就開始一直跟會說台語的同學去問，就問這是什麼意思，同學就會解釋某某東西怎麼用台語講啊，就學起來啊！」(Bunun 0108)

「在過去一段很長的時間，我記得是我國小到高中，學校都是禁止講方言而只能說國語，在校講方言是要被罰的。雖然如此，回到家裡我爸媽跟奶奶還是跟我們講族語，因為那是我們的母語。後來有需要用到台語，就很自然啊就會記住了，像家裡的姪子、姪女們雖然父母也都會講台語，但跟小孩都講中文，因此小孩現在頂多就是會聽台語不會講……。」

(Bunun 0101)

提及一般人對原住民有刻板印象，志宏覺得很多都是原住民自己造成的，壞印象可以破除，部落裡的原住民有的比外面的奸巧商人好很多。以他自己的親族為例：

「什麼種族……真的不是那麼重要，最重要的是環境和自己有沒有那個上進的心啦。像我堂弟國中畢業，我叔叔讓就讓他到都市生活，到現在想起來都很慶幸，要是他還留在部落的話，可能就不會是現在的他。現在年紀越大，看自己的同輩都會很感慨。有的酒精中毒，有的直接就因為心臟衰竭過世。還有的今年二十好幾了還是文盲只會寫自己的名字，現在還是只能在搬家公司出賣體力過活。」(Bunun 0105)

「多多少少的人會對原住民有刻板印象，像愛喝酒、知識水準不高、不務正業……等。大家是有酒鬼的看法，可能是原住民工作結束以後，聚在一起時，就用喝酒來放鬆自己，那平地人就沒有酒鬼嗎？唉！都是台灣人為什麼要這樣分呢？我們原住民連賣甜柿或水蜜桃的被那些平地觀光客惡意殺價，都還會跑去躲，不敢喊價，不像有的平地人壞心眼那麼多。」(Bunun 0104)

志宏的台語經驗最早來自於台語的粗話(或是發語詞)，後來基於對台語的好奇，引發學習動機。成年後在勞力職場得到的體認，台語能聽也能說，這樣才能切入基層生活，對工作上也有實際的助益。志宏和許多勞力工作者一樣，吃檳榔、抽煙、說粗話作為發語詞，語言環境十足閩南味，語言詞彙也較實用，談不上高雅。台語能拉近他和閩南人的距離，但是再怎麼像閩南人的行為模式，說到底他還是覺得自己是屬於「被剝削」的原住民。

二、克強的故事

克強，二十九歲，海端鄉布農族人，已婚未有子女，高中畢，職業軍人。克強的父親是布農族，母親是閩南人，太太是大武鄉的排灣族人，克強開玩笑的說，他的家裡簡直是「八國聯軍」。

克強的父母親都是務農的人，從小家裡小孩又多，吃三餐都吃不飽了，哪有閒錢買零食給孩子吃。小時候最期待農閒時跟著母親回外婆家，因為外公外婆總

會塞給小克強許多平時吃不到的好東西。外婆是克強的閩南語啟蒙師，她親切、溫柔的叮囑是克強心裡最好聽的閩南辭彙。從外婆那裡學到的台語能力一直到成年都受用無窮，克強說：

「小時我媽都跟我講國語，只有跟阿嬤講台語(因為她聽不懂國語)。後來阿嬤過世了，就很少講台語了，現在聽得懂，但講得不流利。我跟我老婆認識時到她家，她爸媽一直以為我是外省人，因為講話沒有那個腔調嘛！後來我說我是布農族的，但從小我媽就跟我講國語，我阿嬤跟我講台語，所以我台語雖然不太會但是聽得懂，我岳父岳母半信半疑，一直到跟我父母見了面才相信。」(Bunun 0203)

故鄉海端附近的閩南人不少，就學時也有許多閩南、客家的同學。因為自己長得黑又壯，有人就會「番仔」、「番仔」的叫。還有像部落裡許多閩南人開的商店，有時賣原住民的東西就賣得特別貴，好像特別喜歡算計原住民。

克強入伍後因為做事積極，獲長官賞識，所以轉任常備士官。帶的弟兄來自四面八方不一定都會聽話，而他自己說國語講得也不太標準，反而說的台語一出口，常常讓對方嚇一跳。克強還靠著流利台語追到了太太，他的太太是大武附近的排灣族，因為在屏東讀護校所以台語能力也不錯，畢業後在台東市的診所上班。有一次克強到診所掛號就醫，太太忙著寫文件，沒有抬頭就用台語叫號，結果克強也用台語回答，讓太太對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克強目前還沒有小孩，問他對於孩子將來語言學習有沒有特別的規畫？他說國語學校就會教了，至於台語，電視媒體都是台語節目，孩子自然而然就能學會，反倒是自己的族語能力不是很好，希望小孩子多少能學會布農族或是排灣族的族語才不會忘本。這裡提到的是克強對於孩子未來的語言規畫：

「自然就好了阿。我以前跟我阿嬤講話的時候，也是如此，台語，那個長大學就好了。反正現在閩南話打開電視都聽得到。不過族語就不一樣了，不是到處都可以聽得到的布農話。像聽朋友們在講台話很有趣，我也會學幾句啊。如果我居住的環境需要學台話的話，我也一定會全力融入的。像我太太在診所當護士，有的阿伯他就是只會說台語，所以她要多少懂一點才行。那我會講台語，可是光聽口音就知道我根本不是道地的台灣人，我

不覺得有必要逼我小孩講台語，就好像當時我想學，是因為我想跟阿嬤講話聊天，以後我也想讓自己的小孩選擇他們想講什麼。」(Bunun 0207)

克強接受不同語言環境刺激的機會甚多，有母系的台語，父系的布農語，妻族的排灣語。來自於外婆台語的啓蒙，再加上和太太的認識與台語有關，對於台語頗有好感。他認為台語能力和對台語族群的認同沒有直接相關，因為克強的居住地海端鄉當地的閩南人對於原住民仍相當的不友善，克強仍對閩南族群有防衛心態。

三、秀秀的故事

布農族人秀秀，今年三十歲。秀秀的父母都是布農族人，五歲時雙親離異，秀秀跟隨母親到北部，一直到國中三年級才回到延平鄉。在高職畢業之後秀秀曾經擔任過工廠作業員、五金賣場的售貨員，目前在台東市區某超市擔任正職人員。秀秀臉蛋十分清秀，沒有一般布農族人深邃的五官，若不主動提及，應該沒有人會覺得她是原住民。秀秀曾經在北部待過十年，因為就學和居住地附近都有閩南人，當時台語是她很熟悉的語言。回到台東延平鄉的部落後再拾回對族語的感覺，現在職場上她主要使用國語穿插些台語，秀秀說：

「我從小就住在外縣市，住家啊、學校都是漢人，都是講國語吔！可是他們講台語，我也聽得懂，比自己母語程度還要好啊！不過回來台東的時候也沒有很積極的在學這個族語，所以跟老人家要講母語的話，我就不太行了。現在因為已經下來台東很久了，剛開始台語還說得蠻正的，可是久了再加上和部落裡的朋友相處的時間比較長，會開始往他們那邊的腔調學，現在不太行了。幸好後來鄉土劇八點檔成主流，我靠著看電視又開始學講台語，終於又知道台語該怎麼講了，不然本來發音、音調都很奇怪！」

(Bunun 0303)

「工作上的場合針對那個比較老的那個長輩一定是用台語交談，但是會比較困難，因為有些長輩講的那些台語比較有深度，有時他講的那個音就聽不太懂。但是像我們這種中生代的就是像閩南語歌曲、那一代的台語歌手的唱片都蠻風行，也會跟朋友去唱那個卡拉OK啊！唱台語歌曲啊！」

(Bunun 0303)

在超商每天會接觸到各族群的顧客，語言是爲了達成溝通的目的，有的時候也會遇到一些很自以爲是的顧客，因此要視狀況用不同的語言才好，比方說：

「在超商常常會遇到一些閩南顧客或是朋友，但大都是以國語對談，我若講台語的話，他們會一直笑，因為我講的不是很標準啊！就是很……很好笑這樣子。他們都會講說：『講國語就好，講國語聽得懂。』以前可不是這樣子，我記得畢業後到五金賣場做會計和收銀，遇過一個阿伯結帳時因為我跟他說國語，以為我是大陸來的，就很生氣的罵說叫我滾回大陸什麼的，可見得台語還是有必要學的。」(Bunun 0304)

秀秀覺得會台語其實很不錯，她喜歡唱台語歌曲，欣賞鄉土劇，台語是一種具親和力的語言：

「就像是媽媽跟小孩子之間的對話，我有看過那個媽媽對小孩子是講台語的，他們母子倆就用台語對話來討論要買什麼東西，我覺得那感覺就很棒，就好像是你和我之間的一種密碼、一種人對人之間一種情感的交流。」(Bunun 0306)

秀秀對台語有正面的評價，主要是因爲曾在北部居住，因其工作經驗的關係，接觸很多使用台語的顧客。她認爲會說台語可以使自己更有親和力，可以運用不同的語言與不同族群的顧客互動、溝通。她的台語學習管道除了收看台語節目與唱台語歌曲外，與顧客的對話也加深秀秀對台語的熟悉度。



第五章 結果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針對台東地區具備台語能力的原住民成人，以質性研究的半結構性訪談為主，問卷為輔，進行原住民台語經驗的調查工作。透過對 18 位受訪對象的質化訪談結果，進行資料分析，透過反覆閱讀每位受訪者的逐字稿內容，獲得整體性了解後，根據「原住民台語的使用範疇」、「原住民學習台語的管道」、「原住民學習台語的困難」、「原住民對台語的認同感」以及「原住民對語言學習的期許」五大面向，歸納出原住民學習及使用台語之現存問題及其因應作為。

第一節 原住民使用台語的範疇分析

本研究運用 Fishman(1972)「範疇分析」(domain analysis) 的方法，刻畫原住民台語使用的狀況。範疇分析法根據言談者彼此的角色關係、談話地點以及話題這三個面向來分析語言群體之間的語言互動情形。以下就場所，對象及經驗三方面來對原住民使用台語的範疇加以分析。

一、使用台語的場所

近年來由於經濟型態的轉變，原住民部落自給自足的生活模式已無法滿足所需。台東地區除農作外，工商業不發達，多數成年原住民人口移往西部謀職，學子們為求更上一層樓，高中之後離鄉就學者亦甚多。基於政策上的支持，又於社會經濟位佔盡優勢，大部份原住民會遷就較具活力的語言--國語為主要使用的語言。另外，為融入西部地區多數的閩南人口及溝通之便，許多原住民在市集街坊、就業就學或當兵的場合中都會順應趨勢，除了以國語為主要使用語言外，台語可以說是被廣泛的應用。

台語雖然缺乏官方地位，較少用於正式場合，不過由受訪的原住民台語使用的場合看來，台語似乎是職場上常用的語言。本研究所訪談的原住民都提到在職場使用台語的經驗，同時也常常提到台語的使用帶來親切的效果。以下呈現原住

民使用台語的一些場合。

職場的台語使用相當常見，擔任幼稚園教師的佩君，提到她在台東的幼稚園有時候會和一些朋友說台語，她說：

「在花蓮那邊的時候講台語才算是少部份，同學他們也都是會講國語，所以就變成是說，大家都是用國語溝通，那是到後來，我在台東這邊的幼稚園上班，就有一些朋友就是，可能是工作環境關係是從南部上來的。就是除非是針對他們有人只會講台語，國語不流利的，我才會去適應他們講台語，我才會用台語去回他們，不然一般來說，國小，國中，高中，大家都是講國語的。」(Amis 0105)

佩君的經驗也顯示雖然是一樣的工作，不過在不同的語言環境，台語的使用就會受到影響，她在花蓮就不像在台東那麼有機會使用台語。她認為這或許是台東比較多來自南部的移民。

求學和當兵是許多原住民台語經驗的開始。呈雄是職業軍人，入伍帶兵後，由於士兵大多是福佬人，因此呈雄需在部隊中以台語和下屬溝通，他的台語經驗始於國高中求學階段，當兵後就常常使用台語，他說：

「小時候都比較常講國語，台語就是在國中高中時期才開始比較有接觸。我是入伍之後比較常用台語，因為我在入伍之後啊，阿兵哥比較多，阿兵哥幾乎都在講台語比較多，所以說我都會跟他們學，這樣比較不會有代溝吧。」(Puyuma 0205)

由上引言可以看出，說台語還有拉近彼此關係的功效。台語作為具有親和力的語言是訪談中常見的主題。彩鳳擔任出納工作，她覺得在市集或住家附近，使用台語與福佬族群溝通是必需的，也較能發揮親和力：

「你可能買東西啊，就是遇到可能講台語的人，可能就買東西的時候會常用到啊。或者是我現在會用到就是跟巷子的阿嬤聊天的時候，有時就必須要用，因為她就只會那個語言。」(Paiwan 0309)

雖然是自小有和閩南同伴一起長大的經驗，但建忠還是認為如果原住民和閩南人做生意交易用台語，至少不會被佔便宜：

「其實現在日常生活到雜貨店買東西都是直接用台語的啊，老闆聽我講台語，應該……也不會賣我比較貴吧，因為……他看我身材，也不敢賣我比較貴吧！」(Puyuma 0108)

曾經長期擔任幼稚園教師的小燕，覺得與年紀大的家長溝通，台語是必需使用的語言；小燕婚後在早餐店及雜貨店工作，使用台語的人口更多了。小燕說：

「我是因為工作的關係所以沒辦法不得不去學這個第二個語言，因為早餐店的話，妳想，早上就是學生比較多，然後晚一點就是家庭主婦、阿嬤帶孫子，那就是分那個時段性去講，有時候就是國語就是台語都有。你不能只會講一種語言啊！很多客人很多聽不懂的。」(Puyuma 0406)

結婚前曾在北部任職於某醫院護理人員的阿英也認為，除了親切、細心之外，若使用台語能與閩南族群有良好的溝通，特別是在病人有苦痛的狀況下，更能使病人覺得有被尊重的感受：

「有些病人生病已經很難過了，我遇過一個阿伯掛號時因為我跟他說國語，他以為我是大陸來的，就很生氣的罵說你們這些大陸仔……什麼的。有些人覺得他會講國語就夠了，要不要學台語，學台語好不好？這都是人家的自由吧？他不會但是他不覺得困擾，或是他覺得他說台語是一種優勢，那也是各人的認知不同吧？我是覺得主要是溝通方便，也是尊重其他跟我不同語言的人。」(Amis 0506)

目前退休擔任導遊的寶哥學台語則是因應客人的需求，因為導覽的客人多屬於年齡層較長，或與宗教信仰有關的團體，倘若能使用台語來解說，能夠減少與遊客的疏感，更加深客人的印象：

「有一次在旅遊當中客人就給我講一句話，他說：『嘿！導遊，拜託好嗎？那個我不會講我不會聽那個國語的啦！請你用台語跟我講。』所以我才想說，如果我的台詞是用對方的鄉音鄉調講的語言來去講這樣的話是不是比較好？那時候才開始比較有興趣想學台語的。」(Puyuma 0302)

Goldthorpe(1986) 在討論第三世界的語言使用時，指出越是有多樣語言的國家，則區域性本土語言越不可能成為可廣泛溝通的語言；尤其當人們每天為了因應就業、日常生活交易、環境及工作需求，自然而然會去學習母語之外的另一種

(甚至更多種)語言。原住民在就學期間或許接觸台語，但因有限制使用方言之政策，不必然需使用台語。然而於職場上，部份地區閩南人口佔人數的優勢，為配合自身利益及生活便利性之考量，則遷就使用台語機會較多。因此可以說原住民使用台語場合多在職場，其目的以配合就業環境，或為有利於溝通之便為出發點。

二、使用台語的對象

由訪談對象的資料中分析得知，十八位受訪者的原生家庭經濟狀況大致屬小康，教育程度皆具備高中職以上程度，職業類別有士農工商軍等五大類別。本文欲探討重點之一，會說台語的原住民平日與何種對象以台語交談？其目的為何？

許多原住民在就學期間，因為同學是閩南人，耳濡目染多少就接觸到一些台語的日常用語。在國語政策雷厲風行的年代，越是禁止說台語，就越有人嘗試。說閩南人的語言，似乎能讓志宏覺得融入對方的群體。

布農族的志宏回憶起高職就學期間，很多對於課業沒有興趣的同學，常常三五成群，互相稱兄道弟的，如果不想被孤立，得學一些場面話才行，志宏說：

「每次看，看他們在吵架的時候，都是先罵那三個字啊，所以就是每天，每次聽到這個就，吔！就記在頭腦裡面去了。後來就開始覺得很好奇，就覺得很好玩，然後就開始一直跟會說台語的同學去問，就問這是什麼意思，同學就會解釋某某東西怎麼用台語講啊，就學起來啊！」(Bunun 0108)

卑南族的呈雄就學時代也有相同的經驗，他當時覺得罵人的話反而是男子氣概的展現，呈雄說：

「學生的時代都會可能是就是看到別人吵架啊，就會那個台語出來才知道，喔！這是罵人的話，知道不好聽，但是就是學起來了。」(Puyuma 0204)

除了就在學期間會因為有趣而和同儕說台語。布農族的阿強提到，住家附近就有許多閩南人，鄰里之間的交易買賣、生意往來，勢必得說台語才行。

「像……我們那邊閩南人，大部份都是開商店嘛，有時候買東西，說國語聽不懂啊，那時候台語不會，常常都會覺得麻煩這樣子。」(Bunun 0205)

阿美族的德南目前負責採購工作，他深深體認說台語對於採買物品能不能爭取到有利的價格有很大的影響力。德南說：

「目前因為從事工作的關係，那跟人家談採購的東西，因為廠商幾乎都是用閩南語溝通為主。就算他不是道地的閩南人，他也會用他主要的語言來和我們溝通。」(Amis 0409)

秀秀現在在便利超商工作，她使用台語的時機及對象多是在北部與朋友相處的那段時間。現在每天接觸的顧客多是閩南人，若是客人主動，即使是比較艱澀的對話，她也和顧客說台語：

「工作上的場合針對那個比較老的那個長輩一定是用台語交談，但是會比較困難，因為有些長輩講的那些台語比較有深度，有時他講的那個音就聽不太懂。」(Bunun 0303)

原漢通婚後，許多原住民說台語是爲了要達成雙方家庭的和諧及認同關係。彩鳳就其婚姻狀況如此回憶道：

「跟我婆婆她家那邊，就是奶奶還在的時候就會就必需要用台語跟她講。」(Paiwan 0310)

「我自己覺得，我回去高雄大部分人口大部分的人都是講台語，所以你沒有辦法參與他們的談話。就是可能別人在交談時候，你可能像在家族裡面，我就會聽，只能聽，然後就是偶爾回答一兩句，可是你就沒有辦法融入他們那個圈圈。」(Paiwan 0313)

家庭主婦小燕認爲，和街坊鄰居如果能用對方的語言交談，除了能讓對方容易理解想要表達的意思，同時也比較能得到對方的認同，特別是年紀大的人。小燕表示：

「學一個東西本來就是這樣，你要怎麼講，人家會比較聽得清楚你在講什麼，你要表達的是什麼？像跟閩南人的鄰居啊，像在打招呼或是有一些應酬方面，看年齡層，如看年紀比較大一點的話，講國語一定他聽起來可能會比較難理解我的意思，可能會比較吃力，那我就不會用國語我就會用閩南語跟他問候。我台語講最好的是我在幼稚園的時候，因為有很多都是阿嬤帶孫子，那有的時候要跟阿嬤溝通的時候，喔，一定要用台語。」

(Paiwan 0306)

有些受訪者因工作的關係，因為台語專有名詞或術語的需要，即使是不知其意也會廣泛的使用台語，如廚師阿志因應客人點菜的需求，還有像寶哥的弟弟從事裝潢，與客戶對房屋設計的規畫，在在都需要以台語來溝通。寶哥是這麼說的：

「比如說我的弟弟他是做裝潢的，所以他就常常在漢人的社區裡轉，所以他學就要學漢語，畢竟這個語言的專有名詞統統都要用台語。」

(Puyuma 0303)

為有利於不同群群達成良好的溝通目的，國語或許是一種媒介，但有時與另一半的家人一定需要說台語，不流利的台語讓他(她)們衍生困擾。比方阿旺談到和岳母講台語的經驗：

「我太太是閩南人，她老家也是住在東港，是很道地的閩南人，通常我們在家都是用國語溝通的嘛。但是她跟她家裡人溝通都是用閩南語來溝通。就像我岳母跟我講閩南語，我就回她國語，上次就被罵說，趕快學台語。」

(Paiwan 0114)

寶哥的太太也是道地閩南人，但是結婚數十年來，他卻絲毫不為所動，即使是回岳家仍是說國語居多，原因是講生澀的台語讓他覺得不自在，直到退休後參與廟宇的事務，現在和來拜拜的老人家們說台語反而朗朗上口，聽不出有原住民的腔調：

「雖然沒有受到她的影響，但是我回到我要回到她的家裡的時候，那勢必要跟我的岳母要講閩南話，可是為了這個閩南話我講的還不是很溜，常常還是會被人家笑。再來就是我在參與廟宇的工作的時候，因為我……以前我是廟宇的總幹事，現在雖然已經退職下來，現在我還是當廟宇的委員，我身為委員還是要跟老伯伯、老人家還有這些社區的人，我要跟他用台語跟他交談。」(Puyuma 0303)

根據 Van den berg(1986)對台灣市場特殊的語言遷就現象所做調查，向對方語言聚合的行為可能有追求利益、獲得對方讚賞等動機，由以上受訪者的經驗可以發現，他們說台語的對象有閩南同學、鄰居(如志宏、呈雄)、生意接觸上的廠商或顧客(如德南、彩鳳、秀秀)，閩南配偶的原生家庭成員(如阿旺、寶哥)。上述受訪者皆以得到對方認同或經濟益處等實用觀點出發而和對方說台語。

另外如王甫昌(1993)所提，弱勢族群的語言使用者會為了進入主流社會的目的，不自覺的或選擇性的加入優勢族群的意識形態、價值或規範，尤其是如德南負責物品採購、秀秀櫃台收銀結帳、阿志餐廳服務點菜等工作，此類受訪者於城市中接觸閩南人更頻繁，也更能體會說台語所帶來的好處。

三、使用台語的經驗

由表 5-1 受訪者自評日常生活較常使用語言比例表中的數據中可得知，十八位受訪者中，最常使用的語言全為國語。台灣的教育政策素以國語為主，年輕一輩的原住民除國語外，族語能力堪稱流利的已不多見。以卑南族的受訪者為例，日常使用族語的比例極低，可能與其居住地鄰近閩南族群相關。黃宣範(1993)認為，弱勢語言使用者承受社會壓力，往往會削弱自己的母使用機會以遷就主流社會的強勢語；而語言是族群認同的重要指標，從使用台語的經驗中，是否必然能得到強勢語言族群的認同？我們可以由以下受訪者回憶在說台語的過程中得到相關經驗來得知。

表 5- 1 受訪者自評日常生活較常使用語言比例表						
語言 代號	族語	平均	華語	平均	台語	平均
Amis 01	1	1.2	4	3.8	0	1.6
Amis 02	2		4		3	
Amis 03	1		3		1	
Amis 04	1		4		2	
Amis 05	1		4		2	
Paiwan 01	3	2	3	3.66	1	1.33
Paiwan 02	1		4		0	
Paiwan 03	2		4		3	
Puyuma 01	0	0.714	3	3.42	2	1.71
Puyuma 02	0		5		0	
Puyuma 03	1		2		4	
Puyuma 04	1		4		1	
Puyuma 05	1		3		2	
Puyuma 06	1		4		0	
Puyuma 07	1		3		3	
Bunun 01	1	1	2	3	3	2.66
Bunun 02	1		3		3	
Bunun 03	1		4		2	
加總	20		63		32	
本表係受訪者依其日常使用語言種類自評，各種場合中可能運用的語言之比例。以 1-5 為範圍，5 為經常使用，1 為極少使用。						

(一)、對台語的語意難以掌握或語詞表達得總不貼切

阿美族的佩君說，小時候的台語都是看電視節目學來的比較多，例如歌仔戲。但歌仔戲的對話多文言，也不通用，她以為台語辭彙都是可以直接照字面轉譯，所以常常發生直接轉譯而成笑柄的事件：

「我的台語很破，都是看電視學的，但電視劇的不見得正確，所以常說出讓人聽不懂的台語，自己卻不自知。像我自己腦海裡面想的是國語，然後，我要把它翻轉成台語的時候，我會直接翻。就像說，有一次人家在問我，我在幹嘛？其實我是要說：「我在脫衣服啦，我要洗澡。」然後我就把那個「脫衣服」、「脫褲子」講成：「我 ti7leh thng3 衫、thng3 褲--lah，欲 khi se2 身軀（我地在脫衫、脫褲，要去洗身軀）。」（Amis 0109）

卑南族人小燕也是透過電視節目、卡拉 OK 來學台語，當時台語歌曲或字幕都是以中文直接音譯，所以難免念起來有生澀感，或是知其意，不知其所以然的念法。不過這並不影響小燕想學好台語的決心，雖然偶爾還是有些因直譯而鬧的笑話：

「我會看楊麗花歌仔戲，那個系列的我會去看，然後我從他們的台詞裡面有很多講一些寓言啦，或者是什麼，我會去看我會去學。還有那時候剛好正風行、流那個什麼卡拉 OK，就跟同學或者是朋友到那裡去學唱卡拉 OK。以前的唱卡拉 OK 的歌詞都是……台語都是用中文去寫的嘛，就是用這種方式練習唱，唱台語歌，然後也是慢慢自我練習，每一個字每一個字就是很認真的唸，但是別人聽起來就是『啊，怎麼那麼生硬……』有那種感覺。（Puyuma 0413）

「有一些台灣諺語可能就是閩南人可能會用得比較熟練，有時候我還要再花一些時間去思考，所以像這種時候跟老人家講話我都會有一點半開玩笑的，因為我覺得老人家嘛，就不需要這麼的嚴肅，所以應該還不至於說被吐槽還是怎樣的。因為我都用開玩笑的口氣這樣講，所以妳也笑一笑我也笑一笑，就是等於是說把我不會的、不知道怎麼表達的、不知道怎麼講的那些話就很輕鬆的帶過去。」（Puyuma 0407）

德南也覺得說自己對台語很多意思都一知半解，人家說什麼就跟著學。回憶

起之前學說台語的糗事，忍不住笑著說，還好有朋友糾正，否則都不知道自己成天講髒話呢！他說：

「印象比較深刻的是，因為朋友常講一些髒話，我覺得比較容易就學起來了。但是剛開始說的時候覺得別人怎麼在笑？我不知道意思的時候，我就會追問，那追問之後才知道這是一句髒話，就變成大家都知道這是一個笑話。也可以說，髒話算是另外一個學習那樣。」(Amis 0404)

(二)、不熟練的台語可能造成彼此的疏離感

阿旺說，之前在南部工作的時候，下班後總有三五好友來個聚會，有幾次經驗是本來幾個朋友用國語聊得滿開心的，過了一會兒，閩南人就自顧自的用台語暢談起來，被忽略的感覺很不好受：

「下班了，幾個朋友，兩三個朋友，我們在聊天，聊了一小時多了，他們都在講台語，問題是我都聽不懂，他們都一直一直講，都聽不懂還聊了一個……一個小時多。有時候，我會跟……會跟他們說講國語啦，可能他們講講講國語一下子又變成台語了，心裡面就覺得不是很舒服。」

(Paiwan 0104)

彩鳳的公婆都是閩南人，她覺得在南部不會說台語真的蠻難生活的，起碼簡單的句子要會聽，日常生活還能應付，倘若連簡單的用語都不會，就好像被孤立一樣：

「我自己覺得，我回去高雄大部分人口大部分的人都是講台語，所以你沒有辦法參與他們的談話。就是可能別人在交談時候，你可能像在家族裡面，我就會聽，只能聽，然後就是偶爾回答一兩句，可是你就沒有辦法融入他們那個圈圈。」(Paiwan 0313)

(三)、使用對方的語言較能得到認同

呈雄的爸爸是外省人，媽媽是原住民，台語可說是成年後才自學的。原本覺得原住民說台語有口音問題而不太敢開口，沒想到一次購物經驗讓他對自己的台語信心大增：

「像買釋迦，然後那阿嬤他們都講台語，我就用台語跟他們講。他會很驚訝說：『耶~你台語台語講得很好啊』然後跟他聊，知道我爸不是閩南人是外省人，他就更驚訝說你台語真的講的很好這樣子，不簡單。好像比較融入他的那種，感覺跟他是同一個團體的感覺吧，就是會比較好相處。」(Puyuma 0208)

寶哥憑著一股不想被看輕的決心，每日以台語讀報、靠著與遊客交談、強記民俗俚語，因而習得十分鄉土味的台語，也讓許多閩南人對他的專業非常肯定：

「我大概有一次在介紹什麼的，有客人問我一句話，他說：『導遊啊，你是客人嗎？』（客家人）我說：『不是啊！』他說我說台語有客家人的那個腔調，我說：『不是，我是原住民。』他說：『哦！難怪哦！』我看他心裡面他可能會有一點驚訝吧！這個原住民怎麼懂得那麼多？」(Puyuma 0304)

德南說，雖然他的台語講得並不很好，但是能講、敢講，即使講得不順，還是能跟廠商們「搏感情」：

「目前因為從事工作的關係，那跟人家談採購的東西，因為廠商幾乎都是用閩南語溝通為主。就算他不是道地的閩南人，他也會用他主要的語言來和我們溝通。」(Amis 0409)

(四)、過度強調族群意識讓人心生反感

擔任過里長的寶哥認為，說台語，並不表示喜歡台語；不說台語，也不代表討厭這種語言。對於某些認為「不會說台語的就不是台灣人」的台語捍衛者，他覺得已經到了瘋狂的地步，若是牽涉到有意識型態的要求，他會毫不遲疑斷然拒絕，就好像以下這個經驗：

「我覺得我每一次在帶團的時候，旅遊的時候客人都會有要求我用閩南語全程的這樣子講，我經常會告訴他們一句話：『不好意思，喔！我是原住民，所以我比較不會說河洛話。』我這樣講大部份的客人都能理解，但是有的是以意識形態這樣說：『喂！導遊啊！歹勢吔！現在我們的總統是台灣人，所以說不好意思！你要用台灣話說。』因為這是有意識的形態，所

以我會馬上跟他就拒絕，我寧願下車就是不給他說台語。如果他是說：『歹勢！我用國語比較不會聽，歹勢請你用台語。』那我會用雙聲，兩種語言互相交替這樣子。但是你不要給我用意識形態說，你就是一定要用這個台語這樣子講才行。」(Puyuma 0303)

彩鳳也認為，語言的學習需要興趣，有人願意認同你的族群就是這個族群的福氣，為何要爲了自己慣用的語言而排斥不用這種語言的人？倘若必需犧牲某語言去強迫適應另一種語言，或是消滅另一種語言，那這語言就顯得太強勢，太自大了：

「所有在台灣的都是台灣話，而現在的官方語言是國語，如果硬叫我教孩子台話而捨棄國語或族語，我實在無法接受，這樣我更反感，更不會讓小孩接觸台語，可能我自己帶孩子時不會想教她說台語。大家應該開放心胸才對，學那種都可以，多聽對孩子是好的！不要硬叫父母該教孩子說什麼。」(Paiwan 0305)

像建忠台語程度這樣流利的人，即使是住在閩南人較多的社區，親族也多能使用台語，遇到過度強調族群意識的人仍然覺得光火，他提到：

「不會台語就不是台灣人，我碰過這種老人對我這樣說，我都直接頂回去說，我是原住民！記得以前小時候台語、原住民語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方言，沒想到現在因政治問題讓閩南語變成主流後，連不是閩南人的人都被迫一定要跟閩南人一樣會講閩南話了。我看或許什麼時候台灣會出現一位外籍新娘生的，有越南血統的總統，到時候大大小小就開始學越南話吧！哈哈！」(Puyuma 0107)

由於過去的政策獨尊國語，造成台語和其他方言受到排擠的現象，隨政策變遷，台語意識抬頭，在許多公開場合台語的使用機會增加。不論受訪者的說台語的意願是出自於主動或被動，有正面的回饋經驗能促進更進一步的學習；相反的，有不愉快經驗者則可能造成排斥心態或加深語言距離。語言是族群認同與民族認同的重要基礎之一 (Smith, 1986、1991)。在台灣的反對運動裡，也傾向以是否會講「台灣話」，做為認同本土的標準之一，甚至於把它當做是族群或民族的靈魂，也就是以語言來定義台灣人。多數受訪者談到「台灣話」與「台語」、「台

灣人」的的題就覺得閩南人有過度的族群意識，認為原住民應學會閩南人純正的口音才夠資格成為我族類。原住民較不能認同此種具有較高自我意識的話題，甚至覺得這是一種語言霸權的表徵。

第二節 原住民學習台語的管道

根據行為學派，語言的習得是透過經驗的累積和習慣的養成而來。不同於母語是無意識的學習，台語對於原住民有如第二語言，其學習是有意識的。因此本節討論受訪者以何種管道進行學習，茲分述如下：

一、傳播媒體

佩君提到，小時候傳播媒體還沒有很發達，放學後最吸引人的，就是楊麗花歌仔戲。當時她覺得從歌仔戲裡學到的詞句很優美，運用在生活上應會很實用，另外還有廣播節目中有關鄉野傳奇的故事，這些都可說是她的精神食糧：

「台語多半是從楊麗花歌仔戲學的。其實那也沒有特別學，國小，並沒有什麼第四台什麼的，是只有三台，是大概七點的時候還是幾點，會有楊麗花歌仔戲的那個，就聽他唱，就很自然而然的就會講了。」 (Amis 0107)

「以前常看的歌仔戲與布袋戲對白，都有許多精典文學的詞曲在其中，還有早期的相聲錄音帶、古老廣播中流行的廖添丁節目，許多現在的台語說法都沒有從前的來得優美。」 (Amis 0105)

秀秀在北部的那段時間因為有與閩南人相處的經驗，台語聽的部份還算流利，喜歡下班後和三五好友一起去唱卡拉 ok。回台東後因為家鄉延平鄉是屬於布農部落，說國語和族語的機會漸漸勝過台語，因此台語又變得生疏，後來又到市區工作，並且藉由視聽媒體的輔助，又重新找回對台語的熟悉感。

「像我們這種中生代的就是像閩南語都還蠻流利的，那一代的台語歌手的唱片都蠻風行的，後來因為已經下來(台東)很久了，開口就是那個腔調原住民的腔調還很重，剛開始還蠻正的，可是……久了再加上朋友相處的時間，會開始往那邊學。……幸好後來鄉土劇八點檔成主流，我靠著看電視

又開始學講台語，終於又知道台語該怎麼講了，不然本來發音、音調都很奇怪！」(Bunun 0303)

小燕也說未婚時，最喜歡下班後和三五好友看電影唱卡拉 OK，尤其是在北部上班的那段時間，聲光媒體很發達，不會唱兩首台語歌好像就跟不上時代了：

「以前剛從學校畢業的時候可能年輕嘛，又愛玩，那我是學商嘛，想說學商一定是要接觸很多工作環境，就先到台北去工作一段時間，大概有三年。因為那時候也很愛玩，就……那時候剛好正風行、流行那個什麼卡拉 OK，就跟同學或者是朋友到那裡去學唱卡拉 OK。那以前的唱卡拉 OK 的歌詞都是……台語都是用中文去寫的嘛，就是用這種方式練習唱，唱台語歌。」(Puyuma 0410)

阿強說自己的語言天份不錯，部落裡閩南人不少，從小就聽得懂簡單台語，在學校時和客家同學交談，結婚後和太太說一兩句排灣族語沒問題，跟長輩說布農族母語，台語好像從電視節目、視聽媒等接收的訊息自然而然就記在腦中了，阿強說：

「沒有說特別去學啦，但是日常生活都會碰到啊。像平常看電視啊，聽歌、買東西之類的，自然而然就融會貫通兩種語言、三種語言這樣子囉，國語、台語、母語就已經日常生活交互使用就對了。」(Bunun 0208)

四位受訪者都認為，電視或廣播節目除了娛樂效果之外，可以接收到立即的台語刺激。另外離家到都市工作的原住民，如秀秀、小燕等，選擇多為抒解壓力的娛樂方式，如聽台語歌曲、唱卡拉 ok 等，也間接促進受訪者台語聽和說的能力。

二、成長環境

建忠認為，原住民學台語，就像叫台灣人學原住民話一樣困難，因為沒有文字可供記憶的緣故。他覺得自己的台語能夠和閩南人溝通，全是因為自小就有閩南人同伴，耳濡目染的環境所致。建忠說：

「同學裡面都有一些台灣人，這個是從小就自然而然的會了，因為小時候都跟他們在一起。」(Puyuma 0104)

「是比較困難啦，因為它沒有文字。對我來說是還好吧，因為還沒開始唸書的時候就已經開始會講台語了。那現在……就好像記憶裡面，好像……原本就會講台語了。」(Puyuma 0111)

「像我的舅舅阿姨那些表哥也會講台語。因為寶桑這邊原本就閩南人和原住民就一半一半的，那他們也就經常跟台灣人在一起啊，還有……從小耳濡目染就會聽了，也都很流利。」(Puyuma 0109)

阿強提到，從小部落裡就有很多閩南玩伴，還有一些外出工作學會講台語的長輩，所以家裡的人都會一點台語：

「家裡的人幾乎都會一點，不是說很會啦。像部落那邊，因為他們有些都是年輕人去外面工作，外面工作都是會遇到一些閩南人，然後也是自然而然用閩南話在那邊溝通。那部落裡的人會台語，也許並沒有去外面工作，是因為和原本住在那裡的閩南人有在交談的關係。所以在海端那的布農族會台語的比例算高的。」(Bunun 0210)

正叔和忠叔兩人的語言背景相似，除了會國、台語外，族語、日語的能力也很強，兩人都認為，像五十幾歲以上的原住民，因為父母普遍都會講日語，如果家中有在外地工作經驗的手足，通常也都很會說台語，所以家人之間的語言使用習慣會互相影響：

忠叔：「因為我哥哥是開車的嘛，這個階層會使用到，還有我的兄長、大哥啊，因為他也是公務人員哦，台語講得比我好多了。」(Puyuma 0704)

正叔：「我還有一個哥哥是種鳳梨啊！一個二哥是在做遊覽車的，在高雄，會講得很流利的就像我哥哥，他們像在外地工作，工作的場合這樣子需要跟一般漢人有交集！有時候工作在跑到苗栗客家人那裡，所以客家話也是聽得懂的。」(Puyuma 0603)

從四位受訪的經驗看來，大多是屬於平輩間，如兄弟、朋友、鄰居由外界學得台語語詞，進而在社區或家庭裡廣泛使用，並改變平日的語用習慣。也因為成長環境具有長效性的影響力，多數受訪者回憶何時開始使用台語已不可得知，可知語言環境對於語言學習具有重要效果。

三、學校同儕

排灣族的紹文自述在金峰部落從沒有接觸過台語，去到新竹後語言不通，多少覺得自己因為原住民的身份被歧視。爲了想了解閩南人講什麼的動機，因而學會了台語：

「剛開始就是我用國語跟他們溝通，他們用台語跟我講。因為他們從小可能就比較常接觸台語，他們講台語會比較順。那變成說嗯……久而久之，他聽得懂國語，我也聽得懂台語。」(Paiwan 0204)

阿志說家鄉鹿野比較接近台東市，從小就有許多閩南鄰居。以往在台東都是用國語和他們溝通，後來到屏東讀書，就感覺到開口說台語很重要，也比較具有親和力：

「因為跟同學他們互相溝通的時候就會用閩南語，就會聽啊，聽久了然後就會想要嘗試去說。其實就跟他們平常接觸在一起，他們講啊，我們試著去學，一句一句這樣子，就慢慢的就會了。南部講台語的人口滿多的，比較好跟他們溝通。」(Amis 0108)

阿英從出生到國小五年級的語言環境，除了國語外就是閩、客語，所以台語聽的能力很不錯，自己雖然會講台語，可是因為學校有不能說方言的政策，家裡也都說國語比較多，所以不習慣講台語：

「應該是說在讀書的時候因為有閩南人也有客家人，就是可能相互之間會影響，然後也會聽同學啊會講一些台語啊客語，就可能這樣的一點一滴的這樣的記憶然後慢慢學著說，可能也有這樣慢慢來打基礎吧。」(Amis 0501)

受訪者普遍表示，就學期間雖然接觸到閩南族群，但由於學校使用多爲國語，台語是私底下和同學閒聊的語言。受訪者在學校以聽、問的方式學習自己有興趣的台語辭彙，但回到家庭裡並沒有持續運用，因此缺乏熟練感。部份受訪者可能基於族群的自尊心，對於台語存有拒絕、排斥心態。雖然聽得懂台語，但仍堅持以國語回應。

四、工作夥伴

多數受訪者除了本身會台語之外，家族的成員或族人也都具有台語能力，根

據了解，多是因為曾有到外地工作經驗的關係。如小燕的妹妹是開髮廊的，曾經到台北學藝；寶哥的弟弟到高雄開過工程公司；正叔的兄弟經常隨著遊覽車南奔北跑，因此能從不同族群的工作夥伴身上學到不同腔調、以及不同表達方式的台語辭彙。

正叔：「我還有一個哥哥是種鳳梨啊！一個二哥是在做遊覽車的，在高雄，會講得很流利的就像我哥哥，他們像在外地工作，工作的場合這樣子需要跟一般漢人有交集！有時候工作在跑到苗栗客家人那裡，所以客家話也是聽得懂的。」(Puyuma 0603)

阿志的老闆是閩南人，雇用的員工有內埔的客家人、來自屏東三地門和台東的原住民。在南部阿志和不同族群有很常接觸的機會，他說即使是台語也分很多地方的腔調，平地的，海口的，甚至東部和西部的口音也不同，阿志說：

「在南部待了很多年，朋友啦，老闆啦，大家都會互相開玩笑的用家鄉話說來說去。我跟內埔的朋友學客家話，跟三地門的同事學魯凱族的話，跟老闆、大師傅學台灣話。可是有的客人他聽你講話還是分得出來你是不是原住民，還知道你是南部的還是東部的。」(Puyuma 0609)

和工作夥伴的語言使用選擇，常出於實際的利益考量，當受訪者要自對方身上得到認同時，會傾向於學習對方或工作環境主要使用的語言種類。服務業以達成客人需求為目的，遊覽車司機南北奔跑，所以學到各地不同腔調的台語。阿志在南部擔任廚師，和工作夥伴交談以台語為主，為達到溝通的目的，自然而然熟習台語，並融入當地人的生活模式。

五、輔助教材

受訪者當中有兩位對於台語是出自於自發性的學習，因此會在遇到語言表達的困難時會尋求輔助工具解決難題。

如寶哥旅遊景點介紹要引起遊客興致、解說則講究對仗並兼具幽默風趣，所以他會看民俗俚語書籍設計對白，除了搜尋網路資料外，田野調查的場合他隨身

攜帶錄音機，聽到有趣的對白就紀錄下來：

「有漢語但是漢字沒有，台語有很多這樣的，比如說我們要講一個婚禮的事情，你是不是要講一整套的詞句，像『三句聯、四句聯』，你是不是要講這一些？但是有些不是漢文可以寫出來的，那你就要從民俗文學裡面去找才行。」(Puyuma 0304)

「從那個網路方面哦！就有很多那個聲光影音的東西它秀得很多，有一些話很多的詞句從那邊去讀，不會的就去查，感覺上滿好玩滿方便的。還有像有一次參加婚禮，不都會請一些主持人嗎？我就會這樣把錄音機拿過來，這樣聽他講話，然後我回去就再把它抄起來。他們那種經驗多的講出來的那些都出口成章的耶，而且那個詩句又講得很溜很順又有笑點。」(Puyuma 0305)

阿英認為以羅馬拼音認識專有名詞是可行的，像教會做禮拜也有用羅馬拼音註解聖經。她坦承有些台語的詞並不像我們國語的思維直接翻譯那樣簡單，與其到處問人但不如求助工具書又快又正確：

「我們學族語，現在有羅馬拼音，我看兒子學校的台語課本也是。有一次，我兒子拿課本回家剛好阿公看到，兒子很高興的秀了一段台語版的聖誕歌給阿公聽，阿公差點沒笑翻，然後課本當然是有看沒懂，上面是中文的，下面是羅馬拼音，我是沒聽說以前的人看書學閩南話的啦，不過我自己照著拼倒是會念。」(Amis 0505)

以輔助教材學習台語的受訪者只有兩位，並且都已具有相當的台語基礎。從訪談紀錄可以得知，對於台語較具有興趣者，比較有心進一步探索台語有趣的文學意涵；在具有台語聽說能力後，即可以運用學校的台語讀本或其他拼音教材，做為進一步學習或釋疑的工具。綜合以上發現，第二語言(台語)雖不常於課堂正式管道習得，但其於市集、勞動職場、談話場合能見度高，弱勢語族通常無需密集的學校教育就能學會第二語言能力，而第二語言的溝通能力可以透過經常的接觸社會制度環境(朋友、鄰居、社會活動)和媒體傳播等增強熟悉度。

第三節 原住民學習台語的困難點

一、口音問題易成笑柄

本次研究十八位受訪者之母語程度，由表 5-2 族語能力自評表可以得見，母語程度較好者為排灣族受訪者，可能與其居住地區為部落，族語使用人口較多有關。但整體而言，受訪者的族語能力只能達到聽的程度，至於說的部份已經不能稱流利了。

表 5-2 族語能力自評表			
項目	姓名	分數	總平均
Amis 01		0	0.2
Amis 02		1	
Amis 03		0	
Amis 04		0	
Amis 05		0	
Paiwan 01		1	0.3
Paiwan 02		0	
Paiwan 03		0	
Puyuma 01		0	0.28
Puyuma 02		-1	
Puyuma 03		0	
Puyuma 04		1	
Puyuma 05		1	
Puyuma 06		1	
Puyuma 07		0	0
Bunun 01		0	
Bunun 02		0	
Bunun 03		0	
受訪者自評族語能力如下：流利者為 1，普通者為 0，完全不會者為-1			

原住民族群受母語口音影響，在說國語或台語時，普遍具有特殊的口音或腔調，因此，不論受訪者的國台語有多流利，或多或少都有被糾正或嘲笑的經驗，甚而造成開口說的心理障礙，以下分別為彩鳳、紹文、阿旺的經驗說法。

彩鳳：「國語是你一開始用的語言，就是就等於是你另一個母語。可是台語不是，台語你要另外去學它，我怕別人不清楚我在講什麼然後我可能要再複頌一次，我就會覺得我是不是說錯話了。或者說可能你的

口音又不同，別人一聽就知道你並不是用這個語言的人。」

(Paiwan 0312)

紹文：「一般講台語他們會覺得，可能口音方面會比較特殊，所以常常會變成一個笑柄，其實他們聽也聽得出來，因為有些比較深的詞，我大概就台語裡面就會摻一些國語。人家其實一聽就知道你台語不是很流利。」(Paiwan 0208)

阿旺：「台語不常講嘛，若一講，就有原住民的腔調很重啊！就像同學啊會笑嘛，就變成更不好意思講啊。」(Paiwan 0108)

秀秀：「在超商常常會遇到一些閩南顧客或是朋友，但大都是以國語對談，我若講台語的話，他們會一直笑，因為我講的不是很標準啊！就是很……很好笑這樣子。他們都會講說：『講國語就好，講國語聽得懂。』」(Bunun 0302)

原住民的口音不單是在說台語的場合會讓受訪者感覺不舒坦，在說國語的場合也有類似的經驗，甚至受訪者曾有不願表露自己原住民身份的感受。如忠叔：

「小時候那個政府的政策就是不能說方言，就是要講國語，閩南人的小孩把國語『我是誰』講成『偶數隨』會被人笑，同樣我們講國語也有腔調，可能是個人的自卑感吧，不願意說我是原住民啦。」(Puyuma 0607)

謝世忠(1987)曾提到漢人對於原住民的刻板印象，即使是沒有接觸過原住民，自然而然就覺得原住民講話就一定有口音問題，久而久之，口音便成為原住民說國、台語時予人的刻板印象。有的原住民對於自己的族群不夠認同，認同這些漢人所說的特質，便成為一種汙名化的過程。孫大川(2000)表示「自我否定」是某些原住民具有的人格困境，當原住民離開了家庭、部落、社區，進入學校求學或踏入社會求職，與強勢族群文化互相接觸，由於政治、經濟和階級等因素的刺激，使得原住民立即感受到族群和文化上認同的問題。原住民在主流社會中被教育新的思惟、認同新的價值觀、適應新的行為模式，不知不覺中被引導至「被同化的族群」的框架。從四位受訪者呈現的問題發現，不論是對於自己的原住民口音覺得不好意思，甚至不敢開口說台語、或者不認同自己的原住民身份的心態，都印證研究者所論述現象。

二、台語的艱深成語或俗諺辭句難理解

多數受訪者認為，雖然國語是共通的語言，但以台語和閩南人溝通更能拉近彼此距離。根據前述表 3-1 閩南語語言能力自評表，大部份的受訪者自述台語聽的能力可以理解大部份的詞義，但若是聽到不常用的台灣俚語雖感幽默風趣，卻需費心猜解表述，另外台語一義多詞的現象也使原住民在說的部份，因需先預想好適切的用詞而顯得遲疑不決。

佩君表示休假時喜愛收看連續劇，或是和三五好友唱唱卡拉 OK。目前鄉土劇當道，從劇情中她大部份的台語都能理解，但是遇到講諺語、俚語的部份可能就要花點時間思考了。她提到：

「像現在那個八點檔，現在會講的詞彙，他們那個罵人的那個詞彙比較深的，他們會用一些俚語啊、台語的俗語去講的話，我可能就聽不太懂。不然平常溝通的話像唱台語歌曲是都蠻 ok 的啊。」(Amis 0107)

呈雄也覺得，台語沒有文字可供記憶，平常他靠唱卡拉 OK，看閩南語連續劇強記，遇到不懂的詞多問人，但還是容易出錯被笑話：

「不利的條件，可能是那個腔調方面吧，比較難去掌握吧！有些個詞比較艱澀的不太容易記得，容易忘記。」(Puyuma 0207)

「台語有一些音還蠻難蠻難說的，對我來說還覺得還蠻困難的，之前就想過這問題，台語為什麼好像沒有文字還蠻難學的？所以說只能儘量用多說多講這樣子來學。還有多問啦，有時候其實我會想問一些我覺得好奇的詞到底該怎麼說才好？」(Puyuma 0211)

蘭姐本身及她的父母都會多種語言，但是她覺得台語算是一個困難的語言，主要是台語的同義詞太多，只要有一個發音不對，意義便相差甚多。倘若不是絕對必要的話，她寧可用國語或日文來講。

「對我們這種從小說國語長大的人而言，說不說台語感覺沒有什麼差別，現在沒機會講台語，但我很愛看台語的連續劇，不過有時候還是要看看字幕在寫什麼。像稱呼一個女性的話，就有查某(tsa-boo2)、婦仁人(hu7-jin5-lang5)、小姐(sio2-tsiah)、夫人(hu-jin5)、太太(thai3-tjai3)那麼

多說法，你看台語一個字就有兩三個念法，不是很厲害的話，想了就講，講了又錯，那不是鬧笑話？」(Puyuma 0511)

國語與台語之不同，在於國語為社會共通語兼官方正式語言，所有在校的正式語文教育皆以國語文書寫之。在讀音部份，國語有平上去入，而台語有七聲八調，當受訪者習慣了國語簡單的聲調系統後，必然難以進入台語複雜的變音系統。因此可以說，多數受訪者認為學習台語比學習國語困難度較高的原因是在於說和寫(可資記憶)的差異。台語不像國語一樣有制度性的安排，有國家政策為依賴，能夠按部就班、循序漸進的協助人們學習；南北各地言詞選用、語音或腔調不同，甚至成語、諺語、慣用語之比較學習都會增加受訪者在學習上的難度。

三、缺少語言環境

根據黃宣範(1993)估計，台灣人口比例為：閩南人 73.3%，客家人 12%，外省人 13%，原住民 1.7%。閩南人雖佔人口比例之優勢，但政治、教育、媒體仍操縱於少數族群上，政局呈現少數統治多數的狀態(林央敏，1997；鄭良偉，1980)。台灣缺乏台語學習的課堂環境，一週一節的鄉土課效能有效。倘若非浸淫在使用台語的語言環境中，則原本已具備的台語能力便一點一滴消逝。

阿強認為他的台語是靠和對方一直溝通，然後才能印象深刻的記住某詞彙，不然離開了有許多閩南人一起工作的這個環境，他的台語大概也忘光了。

阿強：「跟平常工作或是回到家比較沒有很好的台語環境也有關係，假設說國語是在學校大家很普遍使用的語言，所以有這個環境，那因為現在沒有很好的台語環境，所以並沒有辦法常常去使用到，環境也是影響滿大的。」(Bunun 0214)

彩鳳的媽媽是排灣族人，在大島做生意，她的台語也講得十分流利，彩鳳歸因於媽媽工作上需要經常和閩南人接觸，有這樣的語言環境的關係。

彩鳳：「像我媽她就會講得比我好，因為她做他做生意比較常用到，在我們那裡的人大部分就是在外面工作，你可能在外面工作就是那樣的環境就可以讓他學習。」(Paiwan 0314)

擁有語言環境只是學好語言的一個條件，並不是說學習者處於台語環境中就

一定能夠學好台語。無論哪一種語言環境，學習者都必須融入這種環境，認同此種語言才能起作用。紹文自述：

「因為國語從小就接觸了啊！根本不需要去學。其實就算有這個環境，因為目前普遍大家都是用國語啊。所以我是覺得國語就是一個本身就可以溝通的一個語言，我是覺得沒有必要再去額外再特別去學台語啦。」

(Paiwan 0212)

蘭姐自評台語說的程度普通，聽的部份非常流利，絕大多數的意思聽了都能了解，但回答的語言卻不一定配合對方使用台語，只要能達到溝通的目的，說什麼語言並沒有差別。

蘭姐：「我們的母語也沒有文字啊，可是那是我的母語有那個語言環境。像你們閩南人台語也是你們的母語啊，一樣啊，只要有那個語言環境學起來就不困難，假如我現在不住在這附近，是住在一個國語的社區的話，可能我就比較不會講台語。日語、族語，像我們原住民的話哦，再來講的最多的就是國語，就通啦，這個三種語言在台灣來講的話是已經夠了啦，夠了。」(Puyuma 0511)

劉伶、黃智顯等(1984)談到，一個人生活在什麼樣的語言環境中，就掌握什麼樣的語言，就具備運用這種語言的能力。無論是第一或第二語言，一個人的目標語言都不可能是一日之功，而是多年累積的成果。語言是人們進行思想交流、資訊傳遞、經濟來往、達成相互瞭解的重要工具，想要學好一種語言最簡單的方法是處在這種語言環境之中。課室並不是台語學習的主要場所，有心學台語的受訪者認為工作現場或住家附近若有說台語的環境浸潤則效果較為顯著。第二語言的反饋可以以幾種形式出現：被人糾正、被聽話人理解，以及語言中的各種暗示，這些反饋可以導致學習者保持對目標語的假設，或改變這一假設(Selinker,1972)。所以說若是對於台語有排斥意識的學習者，往往拒絕接受台語的刺激，仍堅持使用自己熟悉的語言。

第四節 原住民對台語認同的正面與負面印象

台灣本是一個多族群的移墾社會，再加上國民政府來台後，互動的過程更形複雜，多數原漢通婚的原住民後代對自己的族群歸屬搖擺不定。在大中國、漢民族的主觀偏見下，弱勢的台灣原住民族群及其文化受到貶抑，教育政策的塑造使其潛意識中普遍存在著自己屬於低劣民族的想法，可能對本族形成負面的族群意識，成為一種污名化的認同過程（謝世忠，1987）。近年來由於政治人物對於族群議題的操作，重創了閩南、外省、原住民之間的情感，這一點，身為原漢通婚後代，具備多重身份認同的原住民應有更深切的體認。身處閩南人居多的社會，使用台語的機會日漸增多，對於台語認同的正面或負面印象為何？這些族群印象、語言態度對於台語的學習與使用是否造成影響？以下本節分別探討原住民對於閩南人及台語的看法。

一、原住民對閩南人的看法

（一）抱持正面的態度

德南的父母都是原住民，因為目前在台東市區擔任公職，與閩南人有很頻繁的接觸，再加上太太也是閩南人，所以對原住民與閩南人之間的不同有很開通的看法。德南說：

「其實我是覺得閩南人的個性跟原住民個性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閩南人工作態度上面會比較積極，對於自己生活上面的休閒也比較會安排。那原住民生活比較樂觀，他們可能會認為說工作到什麼程度，我應該休息就應該去休息。所以說我覺得閩南人給我一個看法，就是說他們比較積極在工作上面，相對生活上的休閒會兼顧到！原住民應該跟閩南人學習的地方就是在工作態度上面積極點，應該是會比他們更優秀。」（Amis 0403）

這裡德南也提到從前他的族人對閩南人的看法，他個人認為原漢關係並非應當彼此仇視，而是可以互相尊重，互相學習的模式：

「有些族人對閩對南人命名用『壞人』『百浪』，我是覺得這種稱來源可能以前的那種型態，是不是因為他們講話上比較兇、行為上比較兇？也許這

是他們對閩南人的一個刻板印象。」(Amis 0414)

「在我們現代的這個環境來說的話，關係不會那麼的糟啦，有些閩南人反而是我們學習或是看齊的對象。像什麼好笑百浪啊，這種閩南、原住民語融合的語言，像現在的生活都已經是有點融合了啦！有些閩南人也很想融入原住民去，所以他也很積極去做他想要學的東西。」(Amis 0414)

小燕直言，原住民有許多為人所詬病的習慣，如酗酒、懶散等，因為自身的劣根性，造成財物被閩南人欺詐的事件時有聽聞，不過類似個案的發生並不代表整個閩南族群皆必然如此，若是能由閩南人的批評當中得知自己的缺失及需改進之處，說不定還要感謝別人讓你有機會可以進步。

「到目前只要一聽到有人說『啊，原住民怎麼樣怎麼樣……』的時候，我就會對這個人說：『你的表現又怎麼樣？』，對！我不會說很刻意排斥你說你是台灣人、你們怎麼樣尖酸刻薄還是怎麼樣，原住民的認知裡面，人有兩種，一個是好人，一個是壞人，就是這樣子而已。你看我現在當保姆一起合作的這個媽媽，她是閩南人，她也不會佔我便宜，我跟她也相處得很好，沒有因為說她是什麼閩南人就怎麼樣！人是互相的嘛，不管是什麼樣種族的人，你會好就是會好、你會學壞就是會學壞，我覺得這個就是很多事情就是事在人為啦。如果你的生活環境是一直執著在那樣的生活方式，就是指責別人對你怎麼樣……怎麼樣，倒不如要求自己要去主動改變我自己，謝謝別人對你的批評，然後我會改善我自己的缺失。」(Puyuma 0403)

黃宣範(1993)提出，在都市中的族群意識較不明顯，人們會認同他覺得活力較高的語言。張素莉(2006)也認為，聚居都市原住民對於原漢差異認知較低。德南、小燕兩位受訪者，其工作地點或曾居住地皆與都市中閩南人群聚有密切關聯，但他們覺得原漢差異不大，對於「我群」和「他群」的區分並不明顯，或許可以印證以上觀點。

(二)負面看法

台東地區原住民因在原生地謀生不易，只能往都市來謀職或移居。多數原住民在與漢人互動交易的過程中，特別是與閩南人，常有被訕笑或令人不快的經

驗。稱謂是造成負面印象的主因，最令他們反感的是閩南人對原住民所謂「番仔」的稱呼，帶有濃厚的歧視意味。

呈雄：「以前是會講我們什麼山地人什麼山地人或者是什麼，他們是用台語講的，我不知道怎麼講，聽起來不是很好聽，現在是沒有再聽到這樣了，聽到的幾乎都是講我們是原住民。」(Puyuma 0202)

建忠：「當兵的時候吧，就是…有一些台灣人的兵，就是會笑一些原住民啊！講一些就……他們是番仔啊，就說他們是『ka-le-a』那個不好聽的話啊，以前被我聽到就揍他。」(Puyuma 0103)

阿強說到閩南人生意來往上對原住民的差別對待，連賣東西給原住民都比較貴：

「有時候賣的原住民會賣得比較貴，基本上，這在部落地區的話，他們的東西都比較貴了啦。所以說我對閩南人的印象不是很好。」(Bunun 0205)

正叔見過公務機關的長官，對於原漢的部屬工作分配有明顯的勞逸不均，這一點讓他們很不能釋懷：

「像我自己的工作場合嘛！主管就是閩南人跟漢人這樣，他們閩南人的同胞就找比較輕鬆的工作給他們做啊！那給原住民的是比較勞力那樣子，不是在那個比較勞工階級才有這樣子的區分，在公家機關還是有那樣子。」(Puyuma 0603)

建忠的爸爸是退伍軍人，媽媽是原住民，他小時候長大的地方外省人較多，常常聽到叔伯們對閩南人的批評，以同樣具有外省人和原住民兩個身份來說，建忠就其經驗感受如此認為：

「台灣人好像比較不喜歡外省人吧，對原住民是還好啊，台灣人他們好像比較討厭外省人。我父母親他們應該比較喜歡外省人吧，因為，我也不曉得…那個感覺吧，覺得台灣人比較……比較奸詐吧。台灣人討厭外省人可能主要是因為那個以前二二八的事情！」(Puyuma 0102)

建忠的成長過程中雖然有一些閩南玩伴，也從小就會一點台語，但其內心仍然對閩南人有著不友善的觀感，建忠覺得閩南人與原住民再怎樣熟稔，打從心裡

就是看輕原住民：

「台灣人跟原住民之間好像覺得原住民比較傻比較笨，比較愛喝酒，原住民好像都被台灣人歧視吧！」(Puyuma 0111)

蘭姐在退休前在稅務機關，常常見到許多帶著孩子一同前來洽公的父母。因為辦理某些業務較費時，當孩子出現不耐煩的狀況時，有的父母會下意識的咆哮，罵自己的小孩怎麼像個「番仔」？從這樣的一句來稀鬆平常的話裡，蘭姐卻感受到原住民還是被不公平的對待著。蘭姐：

「平常我們的工作場合哦，他罵他的孩子『你怎麼這麼番啊』？『番』啦、『番仔』，我聽到了我會不舒服啊！『番仔』？我覺得你罵你的孩子：『你怎麼那麼番』？到底誰比較番？難道是說番仔都是教不會的人嗎？會有這種感受啊。」(Puyuma 0511)

傳統原住民感受到強烈的族群分別，可能是基於漢人的「大漢沙文主義」(黃宣範，1993)。漢人未認真的去了解原住民，他們一向認為原住民應該向漢人學習，接受他們的價值觀和生活觀，從受訪者口述以往漢人們對於原住民各種否定的經驗，包括：「生活態度散漫」、「頭腦不靈光」，或如口頭稱「番仔」、「ka-le-a」等刻板印象可以得證。在當前的政治時空，說台語常被認為有反抗國語所代表的政治文化支配的作用，因此被當做重要的族群指標(張茂桂，1995)。本文中所有的受訪者皆出生於台灣島上，但對閩南人的看法有極端差距，除了與家庭背景、個人涵養有關；語言文化學習，社會經歷也會形成不同的認同經驗。德南、小燕等因配偶或工作夥伴為閩南人，且目前居地、工作地點與都市閩南族群有直接接觸，因此對閩南人抱持較友善肯定的態度，不覺族群間有太大的明顯差異；而阿強、正叔等因工作上曾與閩南人有負面的經驗記憶，建中、呈雄是外省人後代，他們認為族群間有明顯的階級劃分，或許可以印證以上理論。

二、原住民對台語的看法

語言具有表達與控制情緒、顯示或隱瞞我們的思想與動機、彰顯個人與社會的身份、提供或尋找資訊、省視溝通的過程等功能。Trenholm&Jensen(2000)提及，語言使用者對某種語言的認同與否，可以從其對該語言的功能及觀感來區分之。

(一)、從台語的實用性來說

受訪者認為台語是溝通方便的語言，在跨文化之間，強勢文化常常凌駕於弱勢文化之上，語言尤其明顯；對多數原住民來說，台語並不是母語，剛開始學習台語都會有挫折的經驗。愈往南部走，說台語的人口比例愈高，爲了要融入閩南人的社群，在生活與工作中獲得便利性，學習和運用當地語言是一種生存哲學。紹文以他所見，許多外出工作的族人對於台語是肯定的。

「族裡面應該也有台語程度特別好的，就是所謂的，他們是在外縣市工作，那當然有些做生意必須去融入客戶群，因為客戶可能是講台語的。」

(Paiwan 0214)

阿旺就學時期接觸到的都是閩南同學，他的太太也是閩南人，他自己認為在工作場合、交朋友使用台語都有助於溝通。

「覺得學台語是不錯，因為在很多方面啊，像人口的關係，閩南……閩南族群比較多啊，你要去外面工作，一般都用閩南語來溝通啊，或是學習啊，都是用閩南語，所以……有必要說學台語啊，台語滿有用的。」(Paiwan 0114)

光明自己在入伍後也覺得說台語是很有利的，特別是當大部份的阿兵哥都是閩南人的場合，說台語會讓命令容易被執行，同時他也覺得說台語是一種趨勢，將來他希望他的孩子也能說流利的台語。

「在目前……就我現在帶兵來講的話有幫助，沒有阻礙，跟兵的溝通比較容易，而且比較好溝通，他們也比較能夠接受我的意見啊！」(Amis 0203)

「學會說台語這也是一個趨勢啊，就跟英文一樣嘛，就是一個趨勢，台灣人在台灣本來講台語比較多，原住民人少嘛。」(Amis 0203)

小燕很注重孩子的教育，如果在不影響正常課業的情況下，她願意讓她的孩子除了族語之外再學台語，她預期在未來就業的市場，台語一定是很有用的語言。

「無關政治，而是多一種語言，多一種優勢。語言這東西，不是拿來應付考試的，語言是一種溝通的工具。你不能永遠把你父母親的那個光環戴在你身上，靠父母是原住民的身份而來加的分數，除非這個孩子懂得珍惜，

不然也不會長久。但是這個語言它是很實際會運用得到的。以我自己來說，會講台語對就業啊，或者是像其他方面跟人家交際，我覺得都是有幫助的。」(Puyuma 0409)

但從職業別區分，幾位曾任職於公務機關的受訪者，則對於台語抱持著可有可無的學習態度，這個現象在年齡層較高的忠叔、蘭姐，以至於年輕的紹文、佩君皆有類似的想法，可能的原因包括：1.工作與生活上沒有強烈的需求。2.本身的台語能力不佳。3.國語強勢，不會台語並不會造成不便。

紹文因為工作在台東的公家機關升遷穩定，且目前並沒有調動到外地的打算，所以他覺得會不會台語對他的工作與生活並沒有絕對的利弊關係。

「現在喔，這個……大概都沒有什麼機會說台語，大概都講國語啊。其實不管對方說什麼，我都先用國語溝通，因為，嗯……自己台語不是很……很輪轉~不是很流利啦。」(Paiwan 0209)

「因為國語從小就接觸了啊！根本不需要去學。其實就算有這個環境，因為目前普遍大家都是用國語啊。所以我是覺得國語就是一個本身就可以溝通的一個語言，我是覺得沒有必要再去額外再特別去學台語啦。」

(Paiwan 0212)

佩君任職於幼稚園，自己覺得這也是一份很穩定的工作，回到花蓮和家人交談幾乎都用國語，除非必要，她也不會特意以台語和同事交談。

「沒有阻礙啦，現在是確定沒有阻礙啊。可是，幫助，因為我現在不是在經商，所以，我並不會因為會台語而相對的有收入，只是，跟同學之間跟同事之間，可以適應他的語言這樣子而已。」(Amis 0107)

「像我現在工作就是穩定啊，公職人員啊，跟別人的溝通需要的話才會用到台語。」(Amis 0107)

忠叔目前在小學義務指導棒球隊，就他觀察所得，國語仍然是主流語言，當然會多一種語言是優勢，但目前在台東不會台語並不會造成什麼困擾。

「台語沒有適合的教材可學，台灣小學現在用的鄉土教材我看過，我很懷疑多少人可以看著課本發出音，至少我發不出來。我不是不注重台語，但

我不會強迫我的孩子、孫子一定要會台語，因為那不是他的『母語』，有時間的話，把腦袋多分配給別的語言，有國際競爭的優勢的語言。」

(Puyuma 0707)

Giles(1973)認為對話者的語言調適意願，會根據其潛在可得的獎勵和成本決定，這些獎勵或成本又隨著兩者之間的地位和權利而變化。台語是否具有實用性？一般分成兩類，一類屬於肯定有實用性，如紹文的族人、阿旺、光明、小燕；另一類認為台語可有可無，如紹文、佩君、忠叔等。從職業類別來看，肯定台語實用性的受訪者職業為工(板模工阿旺、紹文的族人)、商(以前開雜貨店的小燕)、軍(帶兵接觸多族群的光明)等，從事勞動工作的受訪者比較認為台語可以達成有效的溝通。而職業別為公(紹文、佩君)或如已退休的忠叔，他們於工作或生活環境不會因使用何種語言而造成本身利益的增損，因此較不會花心思學台語。

(二)就對台語的觀感來說

在受訪紀錄中，曾提及自身的台語學習經驗以卡拉 ok 取經、唱閩南語歌曲者有小燕、秀秀、呈雄；平日休閒活動會收看閩南語連續劇者有正叔、忠叔、阿志、志宏、建忠、阿英。勞動階級或服務業的受訪者，對於台語都有高度接受的態度，認為台語是具有親和力的語言。另外如德南也認為原住民說台語，在大多數親友或往來或商務需要時，用相同的語言談話，能拉近彼此距離，增加親切感，對業務較具推廣效益。德南說：

「那也算是一種博感情的，大家來當好朋友這個動機。因為如果只會講國語的話，感覺你的朋友、那個族群啊，好像只有幾個部份而已。因為同學幾乎都是閩南人，那你多一些會的語言，他們也較能夠接受你。」

(Amis 0407)

建忠說他種水果，買賣來往的幾乎都是閩南人，和盤商、行口也用台語交談。居家附近閩南人居多，日常生活中如果跟閩南人的對話還刻意用國語，他也覺得怪怪的：

「好像現在一些主要政治的場合都是講台語的，比較鄉下那個做比較粗重工作的人，也都是幾乎在講台語的啊。不過現在都一直強調本土意識嘛，那……台語不會講的話，好像……就好像不是台灣人一樣。」(Puyuma 0112)

在超商工作的秀秀覺得，無論用國語或用台語來表達，以相同的語言來對談或溝通，會有較親切的感覺。秀秀：

「像是媽媽跟小孩子之間的對話，我有看過那個媽媽對小孩子是講台語的，他們母子倆就用台語對話來討論要買什麼東西，我覺得那感覺就很棒，就好像是你和我之間的一種密碼、一種人對人之間一種情感的交流。」(Bunun 0306)

小燕的居住地南王附近有許多閩南人，不過在之前是屬於卑南族人的聚集之地。小燕回憶，她的大姐與閩南人的姐夫論及婚嫁時對方的家長來提親，因為雙方身份的差異，本來是不被看好的一樁親事，由於會講台語的小燕而化解許多尷尬。小燕：

「我姐夫就是學甲那邊台南人，我大姐的那個公公，就是我們親家公，他每次來我們家他只跟我聊天，因為我其他的兄弟姐妹那時候都還不會講台語嘛，那只有我，因為我那時候剛從台北回來。他說跟我聊天很開心這樣啦，因為我都用開玩笑的口氣這樣跟他聊，所以他也認為我的台語講得很好，他會說：『啊妳姊姊講的那個台語都聽不懂，那妳怎麼講得這麼好？』，我就說：『沒辦法啊，工作要學啊！』我就這樣子跟他講，他就會一直笑哈哈。」(Puyuma 0406)

部份受訪者認為，國語比台語有較高的社會評價。根據蔡淑鈴(2001)的研究，發現台灣的勞動力市場中，國語已有穩固的市場價值，使用不同語言的工作在職業地位上也有清楚的階序，說閩南語的工作場域主要集中在勞動力市場，使用國語則是白領階級的工作場域居多，此點可由受訪者紹文及佩君的職業得到印證。

紹文：「其實不管對方說什麼，我都先用國語溝通，因為自己台語不是很輪轉，不是很流利啦。所以說，尤其是第一次碰到的朋友，還是去購物什麼的，與其你用那個不輪轉的，倒不如講國語，因為國

語畢竟是大家都會的語言。那當然我會先想說他會不會台語？會不會聽國語？那一般想說在這麼多的機會裡面，我覺得是會聽國語的比較多。」(Paiwan 0206)

佩君：「如果我家是經商的話，我就會覺得是用台語是很大的幫助，因為對外你就必須去配合人家，就是說，在於經商方面。可是像我現在在工作就是穩定啊，公職人員啊，跟別人的溝通需要的話才會用到，不然說國語就可以了。」(Amis 0107)

黃宜範(1993)提及台灣社會有分高階語及低階語的使用場合，國語主要是正式場合的優先選擇。其次是 Lu(1988)對台灣民眾所做族群意識的研究，受訪者多同意國語比方言優美文雅，或更能表達情意。下列三位受訪者即使認同台語具有親和力，易與人溝通，主觀意識上還是覺得台語還是不如國語高雅。

呈雄：「覺得說國語比較高尚啊，自己其實有一點這樣的感覺，講國語就是給人一點比較專業的感覺，講閩南語就比較屬於鄉土這樣子有親和力。」(Puyuma 0212)

「我記得 XX 小、什小……之類，或是之前大家愛說的 LP(指男性器官)等等，就是弟兄啊，說話的時候都會常常用這個開頭，真的都很不得體。雖然有人說這是比較通俗的說法，但我覺得盡量還是不要用比較好！」(Puyuma 0203)

德南：「我覺得每種語言都有分高雅跟低俗的，我們為人父母，站在教育的立場，當然希望我們的孩子不要去學也不要去講那些低俗的用語，我也是在鄉下地方長大的，在我成長的過程中，確實有些同年齡的鄰居會出口成『髒』，以前覺得台語低級是因為很多人都會說髒話。」(Amis 0411)

佩君：「像我高中的時候要去高雄聯考，我會覺得說，他們那邊的女孩子講的台語就會有那種腔調，因為他們就是生活在那樣子的環境。可是，你就是會覺得，講台語就是給人家很，其實也不是低，也不是比較低階層，感覺就是怪怪的。因為女孩子去講台語的時候就會覺

得怪怪的，應該可能是我們自己會覺得國語比較好聽這樣子，比較文雅一點。」(Amis 0114)

都市裡原漢接觸經驗，有別於家鄉居留地，例如對台語「三字經」的稱呼與感受，也會隨著族群接觸的外向環境而有所差異。有人認為是粗俗不堪，有人認為是具親和力的發語詞。Lee (2004)曾經針對台灣地區原住民青少年對於國、台、族語的態度做調查發現，除了與祖父母的對話會使用族語外，其餘和父母、同儕、兄弟、師長同學、家庭及討論日常事務的場合，國語的使用率皆遠遠高於族語。對於閩南語的看法不外粗野、艱澀難懂等，與本研究之受訪者觀點不謀而合。根據 Lu(1988)所做調查，多數受訪者都認為國語的詞語表達比台語更優美，雖然受訪者認同台語的親和力及實用性，但仍以向主流語言國語靠攏，希冀獲得某種益處，如讚賞、方便溝通等。分析為何受訪者覺得台語較不高雅的原因，可能與當時受訪者所處區域之人口教育程度、工作類別有關。德南於鄉下地方聽到不雅語詞、佩君國中時到南部聽到的台語覺得有粗獷的語調，呈雄最先學到的是台語穢詞；長期獨尊國語、壓制本土語言，以及廣播、電視對於台語人士的丑化等因素，容易於受訪者經驗中建構出台語不如國語的偏見。

威爾·金里卡認為強勢族群常漠視或排斥弱勢族群的語言權利，把使用自己的語言視為理所當然 (轉引自張學謙，2004)。受訪者認為很多閩南人不但在工作上強勢，連說話的姿態都顯得咄咄逼人，不論是哪一種族群，面對閩南人似乎就必須配合使用台語，蘭姐說：

「除了是鄰居像那個閩南人的鄰居跟我講台語，我會配合他們，跟他們講台語。如果是比較不認識的或者是第一次碰到面的朋友啊……有的也是他一開口就講閩南語問啊，雖然我自動會跟他講我們是這裡的人，是原住民，然後他們還會說：『唉呀，住久了都是一樣的啦。』有的閩南人就是這樣老大心態。(Puyuma 0408)

另外像「台語」及「台灣人」名稱所引起的爭議，也使得受訪者認為台語是種霸權的語言。建忠身為外省及原住民通婚的第二代，對於所謂會說台語才是台灣人的看法有強烈的排斥感：

「不會台語就不是台灣人，我碰過這種老人對我這樣說，我都直接頂回去

說，我是原住民！記得以前小時候台語、原住民語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方言，沒想到現在因政治問題讓閩南語變成主流後，連不是閩南人的人都被迫一定要跟閩南人一樣會講閩南話了。我看或許什麼時候台灣會出現一位外籍新娘生的，有越南血統的總統，到時候大大小小就開始學越南話吧！哈哈！」(Puyuma 0107)

彩鳳更明確的指出，所謂的台灣人應是土生土長於這塊土地的原住民才對，認真說起來，也只有原住民才有權說自己的語言叫「台語」：

「我非常認同語言多學是好的，只是，閩南語絕對不等於是台語，也不是台灣話。若真的要說台灣話，我覺得應該是原住民語才對啊。」(Paiwan 0305)

綜上所論，由於漢、原民族間的人口比率不對等，對於彼此都存在刻板印象，因而在語言的使用上呈現出族群意識。由閩南人對原住民輕視的稱呼，如「山地仔」、「番仔」、「ka-le-a」等，可見台語使用者的高姿態。原住民則普遍認為台語不如國語高雅，加上接觸的語言對象若是教育程度不高，使用語彙種夾雜粗語，也使人產生台語為粗鄙的語言的錯誤印象。

第五節 原住民對語言學習的未來期許

一、憂心台語的使用加速族語的流失

幾位受訪者擔憂因為沒有健全的母語環境使得下一代的族語能力日漸低落，因為原住民身份而享有的族語認證加分機制也是為人父母者關注的焦點。族語的迅速流失與台語勢力的使用是否有相對關係？在台語實用性與族語的傳承兩者之間，受訪者如何找到平衡點？

佩君認為，國語、台語多少會減少孩子使用母語的機會，所以在家庭裡應盡量加強孩子的母語。

「我認為原住民從小還是要會學原住民語族語。我覺得，嗯，生活上面應該加強的是原住民話啊，你看學校就會加強他台語，然後，電視也會加強他台語，原住民話，對，我會的就是在生活上面盡量教。」(Amis 0109)

阿志雖然還沒有結婚，但他認為族語使用機會少，比台語更難記憶，將來他的孩子更要特別加強母語的灌輸。

「母語就是自己的東西，閩南語你學了也是會變成你自己的東西，現在小孩他們比較少有講到母語的機會了，我覺得這個是家庭教育的關係吧！因為母語本身就是外面不會教到，要由家庭或是四週圍的人或者是長輩一點一點這樣子教，這樣子傳輸你才會，不然基本上我們的母語本身是沒有文字的。」(Amis 0203)

阿旺覺得比較幸運的是，他和太太各自的母語能力都不差，希望孩子有良好的母語環境，耳濡目染之下學會兩種語言。

「如果回老家的話，就是會用我們的族語去溝通。那如果是在跟我老婆的話，就摻雜這樣子……還是國語。小朋友就是還很小，我老婆就是也有在教他閩南語，我也會教我們的族語。」(Paiwan 0111)

「原住民語，說的時間比較短啊，應該多多少少都要會啊。畢竟，還有小朋友還要就學考試，還要認證加分。不然應該會這樣子，台語的部份，我老婆都會，現在都是會用台語來跟他溝通，跟他講族語就我跟他，這樣也比較好。」(Paiwan 0109)

光明的兩個小孩完全都不會說族語，在學校除了說國語外，鄉土語言的選修也是選閩南語。因為在家裡他和太太都是說國語，回花蓮，長輩也是用國語和孩子溝通。

「學台語因為這也是一個趨勢啊，就跟英文一樣嘛，就是一個趨勢，台灣人在台灣本來講台語比較多，原住民人少嘛，很好啊，所以當然也要學啊。不過還是會有一點點擔心，不能接受啦，看是族語的部份先學然後再去學台語。」(Amis 0303)

和其他幾位試圖力挽狂瀾，企圖阻擋族語流失的受訪者比較，寶哥和蘭姐似乎對於族語的未來覺得很消極。他們認為族語在使用上並不全然受到台語的入侵，更多時候是使用者選擇了對自己而言最適用的語言，國語的勢力深入家庭、族群只是早晚的趨勢。寶哥：

「應該來講族語是應該要傳承，但問題是我的孩子，他現在也不跟我我住

在一起……，然後怎麼去傳承？第二件事情，他的環境根本沒人說族語……比如說我們家兒子，他是在電子公司，他那邊根本統統都是漢人甚至外國人；像我大女兒她在外商銀行上班，統統都是外國人，她那裡面都是講英文，沒有可以用的機會。我的孩子已經離開這個原住民的社區太遠，不像我跟原住民社區還靠近一點，他們太遠了。在台北，他們學族語根本就沒有用，學到這個也沒有用，我是希望他們是知道我們的文化就好，我們的過程就好。」(Puyuma 0304)

「原住民地區都有被漢化的一種現象，他在家裡也有祭拜這個神明祭拜什麼的，台灣的人口我們原住民占多少？三十幾萬人口？再分成十幾族，他們在家都講母語嗎？沒有嘛？就像我小孩子，我傳到他們那邊已經一半，大概已經丟了啦，大概到我孫子這邊已經……丟光光了。人家不是講國語的就是講台語的，他族語講給誰聽？」(Puyuma 0304)

和寶哥一樣對族語的未來感到欲振乏力的還有蘭姐，她說：

「我對我們的原住民的家長們，我給他們都說：『你們要讓小孩去學別人的語言，不要學我們的母語。』我說我們的母語以後會沒有，就算有也沒有地方使用，你要去哪裡使用它？現在環境啦，環境看人口大至小嘛，人家閩南的人口比較多的話，以後在社會上來講，生意什麼都是要用台語啊。所以妳還是要給孩子們多少會說一點台語啦。」(Puyuma 0511)

「我的女兒她們也都不會台語，有一個在台北做事了，她也用國語，回來她不會講母語的，管它少不少，反正說母語也沒有用啊，要拿去哪裡用？」(Puyuma 0511)

從通婚的狀況來看，光明、阿旺、寶哥的另一半都是閩南人，但是受訪者的族語能力並沒有受到其配偶使用台語而減弱，再由世代傳承來看，寶哥、蘭姐的族、台語能力也沒有提高下一代對族、台語的學習意願，黃宣範(1993)針對台北市大專生和神院學生母語維護能力的調查得到結論：除了母語之外，子女的各项語言能力都相當接近父母，而母語的流失率有越來越嚴重的趨勢。在寶哥和蘭姐對其子女的語言使用現狀的描述上，此點符合黃宣範的研究發現。他們的子女主要使用的語言若不是國語則為英語，主因與遠離原住民部落，配合使用強勢語有

關。另外根據王甫昌(2003)引述資料，移入都市的原住民，在家中主要使用的語言，已經不是母語，而是國語。曹逢甫(1997)針對閩、客、原三個族群的母語和國語能力做調查發現，國語能力增加最多的是原住民，因此可以歸納，族語的流失與台語使用的頻率未必有直接相關，目前可以推論的，國語的影響力反而較大。

二、多學一種語言會更好

由於國語是共通的語言，在一般應用的場合並不會產生十分的不便。一般來說，受訪者對於自己擁有的台語能力，希望下一代能夠傳承下去，但矛盾的是他們並不會特別撥時間去加強。克強說：

「當然多會一種語言，對自己比較好，對自己工作比較好，然後像學會之後，在外面如果說要和人家不管是買東西還是講事情也都比較方便。」
(Bunun 0215)

「台語會教，可是不會很特別要求這樣子，不會說特別去撥時間，就也是希望他們自然而然學會。因為，多一種語言，就可以和多一層面的人溝通！」
(Bunun 0215)

彩鳳覺得不論學台語或學族語都好，重要的是孩子有心要學，同時也要有語言環境才能事半功倍。彩鳳這樣表示：

「可能我先生會教，他會想要教他台語，那是他的母語，可是現在沒有那樣的環境。我的排灣族語言，我想說可以教多少就教多少，因為其實現在的環境要他學族語是滿困難的。」
(Paiwan 0307)

「台語就讓它變成另外的一個語言專長啊，我們自己能教的很有限，如果說是要刻意去學的話，排灣族語也要吧！」
(Paiwan 0308)

幼教出身的小燕也認為，應讓孩子選擇自己有興趣的語言，用閒聊的方式，不要像學校那樣刻意去教，學來應該更有效率。小燕提及：

「就是因為玩的心態嘛！那我給他們的觀念也就是學著嘛，有一天你可以用得到，我們用玩的心態、遊戲的心態去接觸這個東西，所以我的兩個孩子台語都唸得很好。我覺得自然就是成長，可以用很自然的方式去學習。」

(Puyuma 0409)

另外教育程度較高的受訪者，由於接觸外語的機會愈多，同時也強調學習外語能力的重要性。比方紹文任職於公教機關，他覺得流利外語是未來必備的謀職條件：

「像這個地球村整個趨勢，我是覺得小孩子要學的，不是只有在台灣本土的。我是覺得說你國語已經是我們目前的共同語言，那倒不如給他們多一些學習外國語言的機會。」(Paiwan 0208)

從上面四位受訪者對台語的看法，多肯定台語的學習可以使人獲得實質上的功效，但由於他們的子女尚未就業、會台語並沒有加分機制，家庭主要用語為國語，對於台語沒有立即需求，所以父母傳授的動機並不強烈。而族語方面則如同張善楠(1996)研究，社經地位較低的原住民的父母受早年國語同化教育政策影響，要教導子女初級、中級族語，往往遭遇力不從心的困境，(如克強)；即使如彩鳳、紹文是屬於白領階級，對自己的母語能力也沒信心。另外像紹文，希望下一代長大以後學會的是具有活力的，經濟力強的語言，這一點如張茂桂(2006)所言，我們往往只願意投資學習較強勢的語言的資本，而不是弱勢的語言資本。

三、台語和族語應被公平對待

基於原住民的自尊，建忠覺得台語與族語應被一視同仁的看待，假如台語課程在學校被列為必選課程的話，那麼其他閩南人也應該來學原住民話囉！

建忠：「把台語列為必選課程，那原住民的話，也要列為必修課程啊。那應該就是多元性的，多元性的社會嘛，啊，不會只光把台語列為必修課程。台語雖然是台灣的語言，是沒錯，可是本土語言那個原住民也要列入必選課程，那才是公平啊。」(Puyuma 0107)

德南認為，為了孩子未來的需要，學台語是一種手段，可以增加競爭的能力。但回歸到原住民的身份，必需要有「根本」的觀念，最好兩者都要兼顧到。

德南：「我當然還是希望說還是讓它保留原住民一個生活空間啦，能讓他學

但我不會反對他學閩南語。我還是覺得先學國語，國語清楚了之後學閩南語，那在生活上面多給他一個機會。」(Amis 0408)

民國七十年代開始的歷史環境，原住民主體意識浮上檯面，使一些原住民很快的從極度的自我否定、自卑一變成情緒性的「自我膨脹」(孫大川，2000)。都市是強勢族群聚集之地，而語言活力和都市化的程度成正比，少數族群的語言在大都市難以生存。台語族群人口龐大，由人口、政經情勢、文化背景來衡量語言的勢力，很難有自然的平等。各種語言的重要性在於能因應文化背景、生活環境、及溝通需要，在講求公平的前提下，尊重彼此的語言是較為可行的。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從傾聽與紀錄開始，本研究記載了十八位原住民回溯台語之經驗，據此分析原住民學習及使用台語的動機、目的及成果。本章節首先由職業類別來歸納原住民使用台語的類型有哪些，以及其使用的動機，另外由使用台語的經驗來具結原住民對閩南人及台語的印象態度，本研究所得結論如下：

一、台語的選用工具性動機多於整合性動機

本次受訪男性在入伍服役的階段，與平地青年的互動更為密切，也會接觸到平地青年的想法與價值觀，在此階段的台語習得動機可視為整合性動機，希望藉由台語使用融入閩南人生活圈、工作圈，是為應對進退所需的語言能力，其族語能力並未受影響，只是轉移到使用台語的場合較多。如光明、呈雄、阿強等三人自述，固然原生環境有接觸台語的機會，但激起其台語學習的動機是為因在軍中和同袍溝通的方便，軍令的傳達容易執行。另外志宏，阿志、正叔等勞工階級，工作有實用上的需求，學習台語的動機更為強烈，屬工具性動機，可以視為在主流文化中進一步被同化者。反觀配偶為閩南人者，如光明、寶哥、阿旺，使用台語的頻率反而不高，可見家庭領域非絕對是台語的主要使用場合。本研究中的多數原住民在與漢人接觸時，會因政治經濟地位的優劣勢，偏向以對方的語言做為彼此溝通的媒介，尤其是都市原住民基於「都市生活經驗」的體會，如德南、秀秀、小燕、阿志，均學習使用「台語」做為工作語言。

二、正面且實質的回饋經驗能增強台語學習的動機

學校教育或工作職場提供原漢族群互動交流的場域，相較於漢民族的多數優勢，原住民相對是弱勢的一群，為適應主流社會，取得對方的認同或經濟益處的實際考量而學習台語。Krashen(1981)提到包括學習態度、自信心、焦慮等因素對語言學習的效果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原住民經由與漢人的互動中來建立彼此認

同，正面的回饋經驗可以激發其繼續學習和使用台語的意願。如呈雄購物用台語，獲得攤販對其台語能力的稱讚；彩鳳與街坊說台語表現親切感，增進鄰里間情誼。小燕身為幼稚園教師，每日與接送孩童的家長寒暄，用他們熟悉慣用的語言，能夠得到家長的肯定；阿志則認為他的廚師工作幾乎二十四小時與閩南人打交道，用台語也許要多費心思考，但也讓老闆顧客見到他的用心；阿旺和閩南族的岳家講台語更拉近彼此的距離。以上皆為語言得到正面回饋而增強其使用或學習意願的例子。

三、台語環境是台語學習、使用的關鍵

根據 Landry & Allard (1992) 的雙語發展制衡模式，家庭、學校和社會制度的環境是構成個人的語言接觸網絡的三個重要環境，而第二語言的溝通能力可以透過經常的接觸社會制度環境，如朋友、鄰居、社會活動以及從媒體習得 (張學謙, 2008)。張善楠(1998)曾提及都市原住民被漢化的危機，除了在學校使用國語之外，家庭若鄰近閩南族群的居住地，受到台語環境、與閩南人接觸互動的機會，容易為社會的強勢語言台語所影響。本研究中之阿美族及卑南族人，如蘭姐、建忠、正叔，因居住地鄰近閩南族群，受到語言環境的浸潤較持久，對於台語的熟悉度較高。又如阿志、小燕、志宏於職場有較多的閩南同事，和工作夥伴的語言使用選擇，常出於實際的利益考量，當受訪者要自對方身上得到認同時，會傾向於學習對方或工作環境主要使用的語言種類，因而台語的學習效果也較為顯著。

四、台語的學習受到歧視經驗及語言刻板印象的影響

當不同種族、民族和開始產生互動時，種族優越感、差別待遇和歧視也將伴隨而生。原漢民族雖然接觸頻繁，但深入了解的機會不多。受到傳統主觀印象影響，原住民的生活型態被簡化歸類為喜歡酗酒、嚼檳榔、懶散，使得社會大眾對原住民存有「文化未開」「生活落後」等負面印象。人口數屈居弱勢，語言上的隔閡以及文化背景的差異，原住民的政經社會地位皆處於不利狀態，原漢族群間極易產生不良印象及偏見。一般原住民對漢人的印象普遍存在著「自大」、「功利」、「市儈」等偏見，像彩鳳在以閩南和外省族群佔多數的學校就讀，就曾因「族籍」問題被嘲笑過，因此對自己的原住民身份產生畏縮羞愧的矛盾心態。忠叔小時候因朋友的訕笑覺得身為原住民很丟臉，成年後也覺得原住民身份會影響升

遷。

由語言反映出漢人對原住民的歧視及偏見，可由受訪者回憶舊時閩南人對原住民的用詞得知，不外乎「番仔」、「山地仔」、「ka -le-a」；相對的，原住民對漢人也有「百浪」、「嚟咗百浪」等不友善的稱呼。受訪者自述其首先學會的台語辭彙多為「三字經」或罵人的話，且勞工階層所用辭彙更為淺白，對於閩南語的看法不外粗野、敘事艱澀難懂等。不論是有計畫的學習或無意中學會，當時多數的受訪者都覺得台語就是不正經的、充滿性別歧視又粗俗的語言。即使是成年後，仍然有覺得說國語較「高尚」、「文雅」，說台語較「低俗」、「趣味」的看法。聚居都市原住民對自我族群的認同較高，但對原漢差異認知較低，與漢人較不常接觸的原住民可能認為語言的刻板印象會加大彼此的認同差異。就比方對於聽到台語「三字經」的稱呼與感受，也會隨著族群接觸的外向環境而有所差異，有人認為是具親和力的發語詞而不影響其學台語的意願，但部份人則可能認為是說話者用粗俗不堪的語詞對聽話者的歧視而拒絕接受此類訊息。

五、教育程度及職業類別會影響對台語的認同

職業是反映社會地位的指標之一，而教育則是影響職業取得的重要變項（黃毅志，1999）。以一般社會印象來說，原住民家庭的社經地位顯著低於漢人，對於其子女的教育較難提供有力的協助與刺激（黃美英，1994）。家庭功能不彰，子女缺乏自信，在主流文化的網絡裡，為適應主流文化的生活，往往壓抑其族群認同（浦忠成，1996）。低教育成就的原住民在主流社會中被教育新的思惟、認同新的價值觀、適應新的行為模式，不知不覺中被引導至「被同化的族群」的框架。本研究高中程度的受訪者因職業別多為服務業或勞動性質，在公眾場合必須使用台語的機會較多。較能認同台語的實用性。另外如教師、公職人員之類的受訪者，普遍具備較高的個人及族群意識，在台語學習方面則可能因存有排斥心態，僅在部份場合使用台語，並且試圖在私人領域保有其傳統文化（即族語）。如學歷最高的德南，雖然覺得台語有其優美處，但使用台語只限與廠商生意接洽的場合；大學畢業的佩君紹文極少與老闆同事說台語，甚至覺得在有國語做為共通語的基礎下，台語是不必要的語言；可得知越高教育程度者，因社會地位較高，使用台語的動機及需求較為薄弱，對台語的認同也較低。

六、在私人領域幾乎不說台語

台語最常使用於勞動職場、市集交易、鄰里閒談之間，但很少使用於私人領域。在正式場合如學校或職場談論公眾話題時，受訪者多數選擇高階語言(國語)做為標準語言，在家庭與長輩或父母兄弟的對話多用族語或國語，台語使用比例非常低。究其原因，除了原住民的交友種類以同是原住民為主，與閩南人的互動、交往也可能不夠頻繁。華語勢力入侵私人領域，家庭中的語言選擇與父母的省籍、族籍也有關；父親為外省人，母親為原住民者，如佩君、建忠、呈雄，則以國語為家庭當然用語；而父母親雙方都是原住民者，除國語外還摻雜族語的使用，台語則完全沒有發揮的餘地。由於學校以國語為主，台語是一星期一節課的必選課之一，受訪者在學校聽到台語或許為有趣而加以聽、問，但回到家庭裡大都沒有運用的空間。另外部份受訪者可能基於族群的自尊心，對於台語存有拒絕、排斥心態；而台語南北各地言詞選用、語音或腔調不同，甚至成語、諺語、慣用語之比較學習都讓受訪者有所怯步。

七、台語的使用對於人際互動、就業謀生確有實際的益處

在十八位受訪者中，除了建忠是自小有說台語的語言環境外，其餘都是在成人後因人際互動、就職謀生才陸續有使用台語的需求，台語沒有文字可供記憶，俚諺語相當多，且音調變化的理解也往往造成原住民的困擾，因而覺得學台語比較吃力。尤其受訪者在走出部落後，由於台語的不流利使他們很難融入閩南社會進行交流和溝通，從而限制了交際範圍，甚而影響其發展空間。由於有這樣的體認，受訪者皆肯定在以閩南人佔優勢的就業市場中，以台語做為溝通的橋樑，除了能營造出融入對方族群的感覺，進一步可獲得對個人有利的回饋。

多數受訪者回憶初接觸的台語詞彙，除了日常問候語外，與同儕或同事間嬉笑怒罵的語彙因淺白有趣，不需特別記憶就耳熟能詳；他們也認為，從視聽媒體接收到的資訊簡潔易懂，又具實用性，是學習台語的好方法。但有受訪者對台語的看法可能認為台語較為粗鄙，究其原因，其一可能因為檯面上小丑性格的演員，或無端謾罵的政治人物專挑台語較粗俗詞彙用來表演或鼓動某一個層次民眾，長久以來大量見諸媒體後所造成的錯誤印象。其二則是因為受訪者職業性質所接觸的閩南人多屬於勞動階層，以粗話做為發語詞表現親和力是為常態。相對

於認為台語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看法，德南和秀秀兩位受訪者對於台語音韻之美，內斂含蓄的表達意境也加以肯定。因此可以說，多數受訪者皆認為台語的使用在屬於勞動市場上的次數較為頻繁，除了有益於就業謀職的經濟效益外，也有助於消除與閩南人互動時可能產生的族群隔閡。

第二節 研究者的建議與省思

一、建議

關於原住民台語學習的建議，研究者提出以下三點建議，包括：

1.根除原漢之間歧視性的名稱。1945 年以後推行國語政策的語言環境，固然使族群彼此之間建構溝通的工具，避免語言不通衍生的隔閡，卻也因此付出相當大的文化代價。原住民的「漢化」代表漢人文化的發揚，但若從原住民的角度來思考，則是原住民傳統文化的相對消逝。族語活力不彰，會影響族群文化認同；語言被不平等對待，則會產生族群不和的現象並加深族群裂痕。原漢雙方不理性的稱謂如「番仔」、「百浪」可能造成族群歧視，或甚至仇視。因此保護、尊重少數民族的語言使用權及其文化特色，除了合乎民主精神外，也有助於族群間的和諧共處。

2.以台語做為改善族群關係的工具。族群溝通最簡單的方式是使用語言，不好的語言經驗會造成兩造的分裂傷痕，有效的溝通會促進雙方和諧，不良的溝通所造成的創傷卻難以撫平。理論上所有的語言具備有同等的權力和價值，然而事實上強勢族群卻常漠視弱勢族群使用語言的權力。弱勢族群的語言遭受歧視的現象，要靠使用者本身爭取在社會生活使用的權利，藉以維繫、發揚族群的語言和文化（丘才廉，1994）。原住民可以捍衛自由使用族語的權利，台語和族語可以並存而無不當。把台語當做一種溝通工具，是一種語言溝通工具，不是用來識別族籍的語言。原住民說不流利的台語不應該被嘲笑，也不會因為說台語就變成閩南人，更不需要以說台語作為是台灣人的條件。

3.運用多語能力提升競爭力。弱勢族群常為生活需要學習主流語言，故原住

民會說國、台、族語者眾多。語言是一種資源，而多語言能力是弱勢族群的優勢，要是能同時保存母語，建立自信心，運用多語言能力的優勢，以正面積極的作為提升原住民形象，未來應可提升其競爭能力。

二、省思

2007 年暑期，爲了進行訪談而和幾位受訪者約在工作休息時間，當研究者去到工地等待的空檔，四週震耳欲聾的機器聲響幾乎讓人快聽不到受訪者說的話，這些在酷暑中汗流浹背的身影，挺直腰桿來往穿梭工地間。烈日映照在受訪者身上，投射出原住民健壯的體型，加上其應對應對談吐的爽直不加修飾，讓研究者感受到他們最原始純真的性情。

工地間交談的語言是他們爲求融入群體而學的語言，即使是曾被嘲笑過口音，或著在回憶裡存有太多與閩南人相處不愉快的經驗，但語言可以扮演友善溝通的橋樑，多數原住民還是願意用台語來與閩南人聯繫友誼。聊到他們曾在職場上遭受過不公平待遇，多數的受訪者卻只當那是過眼雲煙。

研究者不禁要想，原漢之間因不熟悉彼此的生活方式，致使文化偏見的產生。而政府長期以來的忽略，某些偏頗的政策導致原住民族因貧窮而較難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致使其社會競爭能力較弱，自然淪落爲社會下層階級及勞力市場人力來源。這些原住民族基本面的問題沒有解決，以主流文化的觀點來看，只會加深對這些弱勢族群的偏見、刻板印象與歧視。

值得我們反思的一點是，爲何原住民使用「母語」無法得到如同說「台語」、「國語」一般的「自然」與「通用」？回顧台灣地區自 1960 年代以來的國語運動，強制生活在台灣的所有族群其語言使用由母語移轉到國語。然而，自 1990 年代後期的政權轉移、母語意識抬頭，也重新燃起母語被壓抑許久的活力。包括媒體傳播、教育體系中，呼籲提倡母語的聲浪絡繹不絕，其中又以台語、客家語爲最大勢力。根據葉錫南、詹惠珍、程玉秀(2004)研究所得結論，各項本土語言中，台語對華語展現了較強的抗拒，甚至有了逆轉的現象，此後台語也成爲一種強勢的本土語言，然而相反的，原住民語言卻仍屈居弱勢，究其原因如下：

- 1、以往語言政策中對族語缺乏明確的規定與協助，使得族語的語言地位低。
- 2、使用範圍有限，如目前學校、公務、傳媒等正規場合一般都不通用族語，

甚至在家庭裡族語的用途也在減少。

3、無文字和書面記載，只能靠口語相傳。

原住民語因使用範圍有限而成為弱勢語言，與原住民身為弱勢族群也有相當關聯性；原住民族因人數居少數，社會資源分配常被不公對待。媒體針對有關族群性之議題，長久以來以充滿刻板形象與偏見角度報導之，每有負面新聞便特別強調「原住民」身份，對於原住民族的尊嚴及自信發展相當不利。原住民語在偏頗的教育政策下已成弱勢，另外又受到國語的壓縮，幾乎可說是一種瀕危的語言。為了謀生，原住民失去的除了他們的土地、文化，甚至連語言都存有消失的危機。Ruiz(1984)認為語言是一種資源，弱勢族群有權保留及使用自己的母語，訂定語言政策的目的是在於解決語言問題，而各個弱勢族群的語言都應被視為國家的資源，並重視其發展。

雖然研究者身為閩南人的身份，但對於原住民語的使用場域逐漸被國台語所逐漸取代的憂心感同身受。儘管語言變化的潮流是不可阻擋的，但一種方言的凋零，不正意味著當地人民世代相傳的那種思維工具正逐漸喪失中嗎？語言對於維繫一個族群的傳統與文化，實在有著獨特的意義。對語言的態度，也同時反映了對族群的認同。當越來越多的原住民的語言使用習慣向華語、台語靠攏時，他們也逐漸失去了與自己文化間的牽繫。原住民也是生活在台灣這一塊土地上的人，他們的文化與藝術表現出與漢族完全不同的文化屬性；在體能運動上，因著山林大地的培養而產生的傑出人士，其光環更是漢人所望塵莫及的。台灣號稱是多元文化的社會，對於外來的文化都能以包容和學習的態度去面對，那麼對於台灣本土的原住民文化又怎能夠歧視、忽略呢？

本研究記錄了諸多原住民學習及使用台語的社會經驗，希望能以此結果增進對雙方文化的認同，減少原漢民族間因語言隔閡而產生的衝突。期許漢文化及價值觀不再強行植入部落裡，原住民文化被壓抑的靈魂，得以找尋出路。閩南族群不該以自己是台灣最大的族群，就以自己的語言作為文化霸權宰制之工具，也不應因某族群人口屈居劣勢，便無視該弱勢語言應當有被使用及珍惜的語言權力。大家能以尊重和開放的態度，對台灣島上所有母語平等看待，制定公正公平的語言政策，讓各民族的母語成為推動台灣多元文化的動力。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份(以筆劃數排列)

- 王文科、王智弘編譯 (2000)。質的教育研究：概念分析。James H. McMillan & Sally Schumacher著。台北：師大書苑。
- 王甫昌 (1993)。省籍融合的本質——一個理論與經驗的探討。收於張茂桂編，《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P42-100。台北：業強。
- 王甫昌 (2003)。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台北市：群學。
- 王天佑 (2003)。家庭背景與教育對原漢族群薪資差異的影響。原住民教育季刊，29，P29-58。
- 王莉穎 (2008)。雙語教育理論與實踐：中外雙語教育比較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
- 瓦歷斯尤幹 (1992)。荒野的呼喚/以荒野觀點，戳穿文明假象。臺中：晨星
- 丘才廉 (1994)。加拿大語言權之探討。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 白中琿 (1999)。由雙語教學理論來看台灣原住民母語教學。洪泉湖、吳學燕編。台灣原住民教育，P111-123。台北：師大學苑。。
- 台灣原住民族資訊資源網：<http://tipp.apc.gov.tw/jsp/site/1.jsp>。引用日期：97年7月17日。
- 台東縣史 (2001)——漢族篇。台東：台東縣政府。
- 台東縣政統計：<http://web2.taitung.gov.tw/departments/>，引用日期97年7月17日。
-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http://www.apc.gov.tw/chinese/indexMain.jsp>。
- 李壬癸 (1992)。台灣南島民族的遷移歷史——從語言資料及現象所作的探討。台灣史研究通訊，22，P22-23。
- 李壬癸 (1997)。台灣南島民族的族群與遷徙。台北：常民文化。
- 李明政 (1999)。原住民族與社會權。厚生雜誌第八期，P20-22。

- 李馥如 (2007)。漢人學習者轉變族群態度之轉化性學習探討：以永和社區大學原住民文化社學員為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農業推廣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 李台元 (2002)。台灣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制度之評估。國立政治大學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 吳芝儀、李奉儒譯 (1995)。質的評鑑與研究。Patton, M. Q. Michael Quinn Patton (Qualitative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methods)。台北：桂冠。
- 余伯泉、朱阿莉 (2002)。台客語教材教法與政策研究。北縣教育，42，P60-64。
- 宋增璋 (1980)。台灣撫墾志上冊。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
- 林金泡 (1995)。母語與文化傳承。台灣南島民族母語研究論文集，P203-222。台北：教育部研究委員會。
- 林央敏 (1997)。台語文學運動史論修訂版。台北：前衛出版社。
- 林宜慧 (2006)。雅美語語言活力與語言保存之研究。靜宜大學英國語文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 林慶勳 (2001)。台灣閩南語概論。台北：心理。
- 林再生 (2006)。都會區原住民母語推展行銷策略之研究--以高雄市為例。國立中山大學高階公共政策碩士班碩士論文，未出版。
- 柳正村 (2005)。地方發展的邊緣化與因應策略之研究-以台東市及週邊鄉鎮為例。國立台北大學都市計畫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 施正鋒 (1998)。族群與民族主義--集體認同的政治分析。台北：前衛出版社。
- 施任芳 (2002)。屏東縣國小學童鄉土語言態度調查研究。屏東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 洪惟仁 (2002)。台灣的語言政策何去何從。各國語言政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P501-584。
- 浦忠成 (1996)。原住民社區文化與原住民教育改革關係研究。行政院教改審議委員會。
- 高敬文 (1996)。質化研究方法論。台北：師苑。
- 孫大川 (2000)。夾縫中的族群建構：台灣原住民語言、文化與政治。臺北：聯經。
- 張善楠 (1996)。台灣地區原住民成年人母語學習的經驗分析-兼論社會結構、社會

- 情境和語言發展。**原住民教育季刊**，2，P78-91。
- 張善楠、洪天來、張麟偉、張建盛、劉大瑋 (1997)。社區、族群、家庭因素與國小學童學業成就的關係—台東縣四所國小的比較分析。**台東師範學報**，8，P27-52。
- 張善楠、黃辛材 (1998)。台灣地區勞工原住民的母語學習經驗和族群認同。**原住民成人教育國際觀摩暨學術研討會**。台北：國立台灣師大成人教育研究中心。
- 張善楠、黃毅志 (1999)。**臺灣原漢族群、社區與家庭對學童教育的影響**，收錄於洪泉湖、吳學燕主編《臺灣原住民教育》，P149-178，台北：師苑。
- 張麗君 (2004)。**國客雙語幼兒語言能力與創造力之關係**。行政院客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劃。
- 張美煜 (2004)。鄉土語言教學推動後，弱勢語言(客語原住民語)的新危機。**人文及社會學科教學通訊**，15(1)，P3-72。
- 張茂桂 (2006)。**台灣新典範**。蕭新煌等編撰，P90-135，台北：財團法人群策會李登輝學校。
- 張茂桂 (1995)。語言、族群意識與政治傾向—「閩南人」與「客家人」的比較。**台灣地區社會意向調查報告**，P111-132。
- 張慧端 (1996)。**台灣原住民社會發展方案執行成果評估報告書**。台灣省原住民行政局委託研究。
- 張學謙 (2000)。母語教育 e 趨勢 kap 基礎概念：拍倒語言歧視建立母語教育。**Taiwanese Collegian**，22，Denton，TX, U.S.A。
- 張學謙 (2004)。弱勢語言的地位規劃與語言復振：從語言歧視主義到語言公平。**語言人權語語言復振學術研討會論文集**，P61-76。
- 張學謙 (2008)。全母語幼稚園與語言復振。**幼教師培生暨幼稚園現職教師幼兒母語文學學術研討與教學觀摩會論文集**，P121-132。樹德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 張佳琳 (1993)。**台灣光復後原住民教育政策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 張素莉 (2006)。**族群意識與族群關係的網絡分析：以臺北縣市都市原住民為例**。國立台北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
- 許木柱 (1987)。阿美族的社會文化變遷與青少年適應。**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專刊乙種第 17 號。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許木柱 (1991b)。弱勢族群問題：社會與文化層面的探討，刊於楊國樞、葉啟政 (編)，台灣的社會問題，P399-428。臺北：巨流。
- 移川子之藏、馬淵東一、宮本延人 (1935)。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研究。東京都：刀江書院。
- 陳茂泰 (1995)。把有聲語言「消音」為文字語言：原住民族語言文字化的理論評估。台灣南島民族母語研究論文集，P57-76。台北：教育部教育研究委員會。
- 陳慧萍 (1997)。台東縣蘭嶼鄉雅美族第二語言能力，語言使用型態及語言態度之調查。靜宜大學英語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
- 陳麗華 (1996)。國小師生對於原住民的認知印象及其對都市原住民學童的接納態度研究。教育部委託專題報告。載於多元文化教育理論與實際國際學術研討會，P172-204，台北：國立台灣師大教育系。
- 陳紹馨纂修 (1964)。台灣省通志稿 卷二人民志人口篇。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 陳雨嵐 (2004)。台灣的原住民。台北：遠足文化。
- 陳淑娟、江文瑜 (2005)。語言能力、語言使用與母語維繫——以泰雅族水田部落為例。新竹教育大學語文學報，12，P139-154。
- 陳美如 (1996)。台灣光復後語言教育政策之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 曹逢甫 (1997)。族群語言政策：海峽兩岸的比較。台北：文鶴。
- 黃宣範 (1993)。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 — 台灣語言社會學研究。台北：文鶴
- 黃惠雯等譯 (2003)。Benjamin F. Carbytree, William L. Miller 著。最新質性方法與研究。台北縣永和市：韋伯文化國際。
- 黃瑞琴 (1991)。質的教育研究方法。台北：心理。
- 黃美英 (1994)。貧窮與歧視間的掙扎——台灣原住民婦女的都市經驗。收於原住民文化會議論文集。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 黃美金 (2000)。卑南語參考語法。台北：遠流出版社
- 黃富順 (1993)。如何進行有效的成人教學。成人教育，13，P6-12。
- 師瓊璐 (2000)。橫越生命的長河--三位國小女性教師的生命史研究。臺東師範學院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 葉錫南、詹惠珍、程玉秀(2004)。台灣地區的語言使用：語言能力與場域分析。師大學報四十九卷第一期。引用 <http://www.ntnu.edu.tw/acad/pub/j49/j491-14.htm>。引用日期 97 年 8 月 30 日。
- 葉德明 (1999)。華語文教學規範與理論基礎(專書)。台北：師大書苑。
- 靳洪剛 (1994)。語言發展心理學。台北：五南。
- 湯廷池 (1994)。「母語」教學與研究：理論與實際。第一屆臺灣本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P49-61。台北：國立台灣師大文學院及人文教育研究中心。
- 詹美娟 (1994)。大學成人學生及傳統學生學習特性之比較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 熊同鑫、黃志偉 (2003)。原住民母語教育的論述：多元文化思潮的反思。原住民教育，30，P55-76。
- 劉秋雲 (2002)。台灣地區原住民母語教育政策之探討：以布農族為例。國立政治大學語文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 劉伶、黃智顯等 (1984)。語言學概要。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 鄭良偉 (1980)。演變中的臺灣社會語文。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 鄭良偉 (1990)。重視母語文化的語文教育(一)。民眾日報，8 版。4 月 27 日。
- 蔡淑鈴 (2001)。語言使用與職業階層化的關係：比較台灣男性的族群差異。台灣社會學，1：P65-111。
- 蔡真宜 (2002)。臺灣母語教育政策之研究--以閩南語教育為例。台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未出版。
- 鄧紅風 (2004) (譯)。威爾·金里卡著。少數群體的權利：民族主義、多元文化主義與公民權。台北：左岸文化。
- 歐淑惠 (2005)。從多元文化教育看台灣母語政策。網路社會學通訊，第 51 期。引用自 <http://mail.nhu.edu.tw/~society/e-j/51/51-23.htm>，引用日期 97 年 7 月 20 日。
- 趙嘉文 (主編) (2003)。朗文語言教學及應用語言學辭典 (初版)。香港：培生。
- 賴鳳美 (1985)。一個山地社會人口變遷的研究—以台東縣海端鄉為例。中國文化大學民族與華僑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 盧慧真 (1997)。屏東縣泰武鄉排灣族母語流失之調查。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 謝世忠 (1987)。認同的汗名—臺灣原住民的族群變遷。臺北：自立晚報。
- 謝高橋 (1998)。加強原住民謀生技能提昇職業層次。省政研究發展叢書第 85 輯，政治大學。
- 譚光鼎 (2002)。新竹縣出外升學之原住民國中學生適應問題的探討。新竹縣教育研究集刊，2，P1-24。



二、西文部份：

- Allard, R. & Landry, R. (1992). Ethnolinguistic vitality beliefs and language maintenance and loss. In W. Fase, K. Jaespaert, & S. Kroon (eds.) *Maintenance and loss of minority languages*. 171-195. Amsterdam: Benjamins.
- Brown, H. D. (1994). *Teaching by principles: An interactive approach to language pedagogy*. Clevedon: Prentice Hall.
- Baker, C. & Jones, S. P. (1998). *Encyclopedia of bilingualism and bilingual education*. Multilingual Matters.
- Ellis, A. (1994). *Reason and emotion in psychotherapy: revised and updated*. Englewood Cliffs, N J: Carol Publishing Group.
- Fasold, P. (1984). *The sociolinguistics of society: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Fishman, Joshua A. (1970). *Sociolinguistics: a brief introduction*. Rowley: Newbury House.
- Fishman, Joshua A. (1972). *Language in sociocultural chang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Fishman, Joshua A. (1974). *Advances in language planning*. The Hague: Mouton.
- Ferguson, Charles A. (1959). *Diglossia*. in *Dil. series ed.* 1971.6-20 from World 15.1959; 325-40.
- Freeman, D.L & Long, M.H. (2000). *An introduction to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Research*.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 Gardner, R. C. & Lambert (1972). *Attitudes and motivation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Newbury House.
- Goldthorpe, J.E. (1986). *The sociology of the third world: Disparity and development*. U 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iles, Howard. (1973). Accent Mobility: A model and some data.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15: 87-105.
- Giles, H., Bourhis, R.Y. & Taylor, D.M. (1977). Towards a theory of language in ethnic group relations. In H. Giles (Eds.), *Language, ethnicity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Hardwood, J. H. Giles & R.Y. Bourhis. (1994). *The genesis of vitality theory*:

- Historical patterns and discorsal dimensions [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108:167-206.*
- Hower, J., & Edwards,K. (1979).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 character and adolescents' perception of parent behavior.*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 135, 23-32.
- Hitchcock, G. & Hughes, D. (1989). *Research & the teacher a qualitative introduction to school-based research* London: Routledge.
- Krauss, M. (1992). The world's languages in crisis. *Language.* 68(1):4-10.
- Krashen, S. D. (1981).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Oxford, Pergamon Press.
- Langness, L.L. (1965). *The life history in anthropological science.* NY: Holt, Richart and Winston.
- Lee, Hui-chi (2004). *A survey of language ability, language use and language attitudes of young aborigines in Taiwan.* In Hoffmann, Charlotte & Jehannes Ytsma (Eds.) *trilingualism in family, school, and community* pp.101-117. Clevedon, Buffalo: Multilingual Matters.
- Lenneberg, E. (1967) . *Biological foundations of language.* New York: Wiley.
- Lu, Li-jung, (1988). *A surve y of language attitudes, language use and ethnic identity in Taiwan.* M.A. thesis,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 Newport, E. L. (1990). *Maturationl constrains on language learning.* Cognitive Science, 14, 11-28.
- Newport, E. L. (1991). *Contrasting conceptions of the critical period for language.* In S. Carey & R. Gelman (Eds.), *The epigenesist of mind* (pp.111-130).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Ruiz, R. (1984). *Orientation in language planning.* NABE Journal, 8 (2), 15-34.
- Stern, H. H. (1972). Introduction. In M. Swain. (Ed.), *bilingual schooling.* Toronto: OISE.
- Slavin, R. E. (1992). *Research methods in education: A Practical guide.* Boston: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 Schumann, J. (1978). *The pidginization process: A model for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Rowley, MA: Newbury House.
- Smith, A. D. (1986).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Ltd.

- Smith, A. D. (1991). *National identity*. Reno: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 Selinker, L. (1972). Interlanguag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0, 209-231.
- Trenholm, S. & Jensen, A. (2000).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Belmont, CA: Wadsworth.
- Van den Berg, Marinus E. (1986). *Language planning and language use in Taiwan: A study of language choice behavior in public settings*. Taipei: Crane Publishing Co.



附件一 【原住民台語經驗調查問卷】

親愛的朋友您好：

這是一份有關原住民台語學習經驗的相關研究，我們希望藉由此份問卷瞭解您對台語及閩南族群的相關看法，問卷內容包括您的家庭背景及可能影響台語學習的各項變因，選填結果藉以提供研究者分析原住民學習台語時所使用相關策略，請您撥冗惠填以下個人資料及問卷，在適當選項上予以勾選。問卷內容僅供學術研究參考，敬請放心填寫。

謝謝您的協助！

國立台東大學暑期台灣語文教師在職碩士班

指導教授 張學謙 博士

研究生 王昱祺 敬上

2007/08

一、個人背景資料

說明：請在適當的空格勾選答案或填寫說明。

- 1.性別：___男，___女 2.年齡：___歲
- 3.教育程度：___自修，___小學肄/畢業，___國(初)中肄/畢業
___高中肄/畢業，___大學(專)以上。
- 4.職業：___公務人員，___教職人員，___教會人員，___工，___商，
___農漁牧，___軍，___學生，___自由業，___服務業，___無，
___其他(請說明_____)
- 5.族別：___原住民，請說明是哪一族：_____族。
___非原住民。
- 6.本族語言：_____語(請說明語別：_____)
- 7.能運用的語言：___國語 ___台語 ___客語 ___族語 ___日語 ___英語
___其他，請說明：_____ (可複選)

8.您目前主要的居住地是_____

9.您是否曾遷徙他地呢？

☐ 否，一直居住在原地。

☐ 是，曾遷徙到_____

10.您的原生家庭共有哪些成員呢？

☐父 ☐母 ☐兄____人 ☐姐____人 ☐弟____人 ☐妹____人

11.您是否已經結婚？您的配偶的族籍為何，您的配偶使用何種語言？

☐ 未婚 ☐ 已婚，配偶的族籍是_____，主要使用_____語。

二、語言使用

說明：在下列各種情況，您個人使用族語和台語的情形為何？請圈選適當的答案。如果您沒有兄弟姊妹、配偶或子女，則該欄不必作答。請注意，各題每一個語言都必須圈選一個數字。

(3=經常使用；2=有時候使用；1=完全不用)

使用語言：

情況 使用語言	本族語言	台 語	華 語
01. 與祖父母講話時	1 2 3	1 2 3	1 2 3
02. 與父母講話時	1 2 3	1 2 3	1 2 3
03. 與兄弟姊妹講話時	1 2 3	1 2 3	1 2 3
04. 與配偶講話時	1 2 3	1 2 3	1 2 3
05. 與子女講話時	1 2 3	1 2 3	1 2 3
06. 與好朋友講話時	1 2 3	1 2 3	1 2 3
07. 與不認識的人講話時	1 2 3	1 2 3	1 2 3
08. 與老師講話時	1 2 3	1 2 3	1 2 3
09. 與同學講話時	1 2 3	1 2 3	1 2 3
10. 與上司、老闆講話時	1 2 3	1 2 3	1 2 3
11. 與同事講話時	1 2 3	1 2 3	1 2 3
12. 與本族人講話時	1 2 3	1 2 3	1 2 3
13. 與他族的原住民講話時	1 2 3	1 2 3	1 2 3

情況 使用語言	本族語言	台 語	華 語
14. 與非原住民講話時	1 2 3	1 2 3	1 2 3
15. 在學校上課時	1 2 3	1 2 3	1 2 3
16. 在學校下課時	1 2 3	1 2 3	1 2 3
17. 在工作場合裡	1 2 3	1 2 3	1 2 3
18. 在市場買東西時	1 2 3	1 2 3	1 2 3
19. 在百貨公司或商店買東西時	1 2 3	1 2 3	1 2 3
20. 到教會或宗教場所時	1 2 3	1 2 3	1 2 3
21. 到公家機關辦事時	1 2 3	1 2 3	1 2 3
22. 談論有關日常生活的話題時	1 2 3	1 2 3	1 2 3
23. 談論有關公共事務的話題時	1 2 3	1 2 3	1 2 3

三、語言能力

1. 閩南語語言能力

1-1 聽：

☐ 完全聽得懂 ☐ 大部分聽得懂 ☐ 普通 ☐ 大部分聽不懂 ☐ 完全聽不懂

1-2 說：

☐ 非常流利 ☐ 流利 ☐ 普通 ☐ 不大流利 ☐ 不會說

1-3 你大概幾歲開始學閩南語？

☐ 從小就會 ☐ _____歲開始學 ☐ 不知道

1-4 你的閩南語是從哪裡學的？(可複選)

☐ 家裡 ☐ 學校 ☐ 街坊鄰里 ☐ 軍中 ☐ 工作場所 ☐ 電視廣播

☐ 孩子 ☐ 駐軍 ☐ 教會 ☐ 其他 _____

1-5 你的閩南語是跟誰學的？(可複選)

☐ 祖父母 ☐ 外祖父母 ☐ 爸爸媽媽 ☐ 兄弟姊妹 ☐ 鄰居 ☐ 老師

☐ 同學

☐ 工作伙伴 ☐ 牧師 ☐ 其他_____

2. 在族語部份，你自認可以達到何種程度？

- ☐ 很流利，可以完全以族語和族人對話 ☐ 尚可，聽得懂大部份的日常用語。
☐ 只聽得懂一些辭彙，不太會講。 ☐ 不會聽，也不會講。

3. 您覺得，會使用台語對於您的就學或就業狀況帶來何種影響？

- ☐ 很有用處 ☐ 略有幫助 ☐ 沒有明顯差別 ☐ 可能有妨礙 ☐ 反而幫倒忙

4. 你覺得台語好聽嗎？

- ☐ 非常好聽 ☐ 好聽 ☐ 普通 ☐ 不好聽 ☐ 非常不好聽

5. 用台語跟家人或親朋好友交談讓你感覺到親切嗎？

- ☐ 非常親切 ☐ 親切 ☐ 普通 ☐ 不親切 ☐ 非常不親切



附件二 【訪談同意書】

親愛的朋友，非常感謝您熱心參與本研究。研究者係台東大學暑期台灣語文教師在職碩士班的學生，本研究主題為「原住民的台語經驗」，研究之目的爲了想了解您在學習或使用台語的前後歷程。您只要與研究者分享您的經驗及想法即可。

研究的時間、地點可以由您決定，以您感覺自在且不受干擾的環境爲原則。在訪談的過程中，若您覺得題目不適當，您可以要求研究者做調整或是中止訪談。本次研究擬進行二至三次的訪談，每次約半小時。爲方便研究者日後資料之分析，過程中將全程錄音。您的訪談內容，研究者保證不隨意公開，謹做爲研究者與指導教授分析討論之用。日後論文撰寫與報告若需引用，將會以匿名方式呈現，待資料分析整理時，也將會徵詢您的意見及確認正確性。爲了與您討論的方便，若是可以，請您留下一至二個可以與您聯繫的方式，例如電話、電子信箱及網路即時通等。

最後再次感謝您的經驗分享對本研究之貢獻，若您仍有疑慮請隨時與研究者王昱祺 0911*****聯繫。

☐ 本人願意接受訪談

☐ 本人不願意接受訪談

受訪者_____ (簽名)

研究者_____ (簽名)

聯絡方式：1. _____ (手機或電話)

2. _____ (電子信箱)

3. _____ (skype 或 msn)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 月 日

附件三 【原住民的台語學習經驗 訪談稿】

【族群】

- ◎請概略的介紹您的族籍，家庭狀況，就學及就業的大概情形。
- ◎您的配偶的族籍是什麼？請概略的說說他(她)的成長背景，他(她)所使用的語言是否對您有所影響？
- ◎居住的區域附近，是否有說台語的人口呢，請談談您對於一般閩南族群的看法。
- ◎您以前是運用什麼語言與閩南人溝通？請說說曾經與他們接觸過的，印象深刻的事情。

【範疇】

- ◎在以往您就學的過程中，是否有接觸到台語的機會？
- ◎您首次接觸台語是在什麼場合？時間約是何時呢？
- ◎請問您為什麼會想學台語？您學習台語是透過什麼管道？有沒有什麼特殊的方法？(例如透過台語歌曲、看連續劇、收聽收看廣播及新聞….)
- ◎在台語的學習過程中是否曾遭遇不利的條件或令您挫敗的經驗？
- ◎您曾經在使用台語時，發生過什麼有趣的，或是讓您印象深刻的經驗嗎？
- ◎現在在什麼場合中您會使用台語？
- ◎現在在家庭中您與家人主要交談的語言種類是什麼？

【能力】

- ◎你目前會說台語嗎？如果會，可以應用到何種程度呢？
- ◎如果拿台語和國語來比較，您覺得學習台語的過程是比較困難的嗎？

【態度】

- ◎請問您最先學會的台語是什麼？是屬於哪些場合所運用的呢？
- ◎請說說您個人對於台語的看法？學會前及學會後有何不同？
- ◎就您所知，您的族人一般對台語的看法如何？
- ◎使用台語對你的學習(或就業)是否帶來幫助或有阻礙？
- ◎如果您現在(或以後)有小孩，您會教他們台語嗎？為什麼？
- ◎現在小學都有鄉土語言的課程，您的看法如何？